許地山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人民文学出版社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許地山选集

上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884　字数154,000　开本850×1168耗 1/32　印张8 5/16　插頁3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1—70000册
定价（3）0.80元



作者像

經者也模仿這四句作"皇圖肇固，帝德惟恩，道日增輝，法輪常轉。"這四句或者是嘉靖以後才有成。

關於劃文底時代，心經是唐玄奘三藏所譯，劃在大中年代序跋上雖並不成問題，至於第二經都是有可商之處。尊勝陀羅尼傳入中國[illegible]。唐宣宗大中五年（西紀八五一年）沙門悟空序佛陀波利譯本說佛陀波利於儀鳳元年到五臺山頂禮文殊師利菩薩化作老人令他回到西方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他並即回國取經於永淳二年[illegible]回至西京，皇帝即將他所奉梵本令日照三藏及[illegible]等共譯。原本皆在宮中。佛陀波利懇求梵僧，各持梵本語西明寺，於得善解梵語僧順貞譯他翻譯。於是同本有前後二譯，譯文稍有不同。佛陀波利便將梵本入五臺山，不再出來。

現在所存最古的尊勝陀羅尼是日本大和州法隆寺所貝葉。元慶七年（西紀一千九百四年）正戶雲雲寺淨厲和上抄錄出來，加上漢字音譯和義譯。西歷一八八四年，牛津大學馬克斯穆勒爾教授（Prof. F. Max Muller）同南條文雄先生[illegible]將淨嚴所抄梵音與其他諸本比較刊入牛津未刊文件第一卷第三篇（Anecdota Oxoniensia Vol. I, Part III.）中。如今所知唐譯本直接發現底確文共有十六種。

一法隆寺貝葉兩尺，題心經，尊勝陀羅尼和悉曇[illegible]十四字。此葉於隋大業五年（西紀六〇九年）傳入東

注（1）見序悟空此譯同唐譯，但依此是勝陀羅尼經。
（2）云載初大中五年，當西紀八五一年，也與譯文相合。

序

許地山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發起人之一。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几个月，我們七八个人，其中有瞿秋白同志、耿济之先生、許地山先生、瞿世英先生和我，就經常地在一起。我常到北京金魚胡同东口的青年会圖書室里借書看，这个关系是許地山先生联系上的，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在那里有两三玻璃橱的書，其中俄国文学名著，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柴霍甫和高尔基的小說和剧本的英譯本，特别为我所喜欢。还有几本用英文写的俄国文学史也成为我的常常光顧的讀物。我和瞿秋白同志、耿济之先生就譯起俄国文学的作品来，他們从俄国原文譯，我尝为他們写序。后来青年会的干事們，就委托我們替这个会編輯一种青年讀物，那就是《新社会旬刊》。在最初几期里，曾有些談青年修养和介紹科学知識的文章，但更多的乃是討論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論著。地山先生在这个刊物也發表了若干他早期的作品。五四运动發生的时候，我們成为几个学校的代表，又經常地在一起开会。

他生于一八九三年，比我們大了好几岁，而且到过緬甸，做过中学教师，比起我們那些初出茅廬的学生們显得老

成得多了。他出身于一个爱国者的家庭，在甲午中日战爭失敗，台灣被割讓后，抛弃了在台灣的全部財产，全家搬回祖国来，宁可过着穷困的生活，而沒有一个孩子肯留居在台灣。所以，他不能不很早地就自謀生活，当起教师来。他在一九一七年到北京燕京大学念書，就为的是一所教会大学，有津貼。

他于一九二〇年和我們一同發起文学研究会，并开始写起短篇小說来。改革后，面目全新的《小說月报》上，第一次刊載了他的創作《命命鳥》，就以他的独特的風格和題材引起讀者們很大的注意。显然地，他在早年就受了若干佛教的影响，并相当熟悉印度的文学的。以后，在这个刊物上，陆續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一九二四年，他到了英国，和老舍先生成为很好的朋友，并鼓励他写小說；《老张的哲学》，就是由地山先生的介紹而在《小說月报》上刊出的。他自己則于一九二七年回国，在燕京大学做了教授之后，写作的劲兒反而衰退了。他那时专心于編《大藏經索引》，写《中国道教史》（只写成了上卷），小說和散文却写得不多。一九三〇年，我到北京来教書，和他共事。他有一个抱負，想写一部《中国服装史》。为了研究"紐扣"的起源，就收集了不少古画的影印本和照片，还写了很多很多的卡片資料。但似乎沒有写成功什么。

我在燕京大学被司徒雷登和他的一派的人强迫离开，地山先生也就相繼地被逼离开了。一九三五年，他到了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教授，直到一九四一年他逝世为止。这

个时期正是全国一致奋起抗日救国的时期，上海和香港，以及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級、农民和知識分子都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团結起来，从事于救亡运动，抗日斗爭。他在香港乃是一位主要的抗日救国的人物，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了不少的貢献。他在香港的地位很高，已入"紳士"之列；但他完全認識到一个中国人应該怎样地在这祖国的危难之际，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里去。他走出書斋，走上街头。他在这时，才完全明白，中国抗战要胜利，必須由工人阶級和其先鋒队中国共产党来領导。他明辨是非，分清黑白，一切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他領头和汉奸文化作斗爭，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活动作斗爭。他努力宣传文字改革运动，主张从拼音文字为文字改革的最終目的。他日夜奔波地为抗日救国运动而忙着，不是开会，就是出席講演。他找到了正确的光明的抗日救国的大道，他就带領了大批人馬，走在这条大道上。他还不断地在写着小說和散文。他这时期所写的作品，風格和題材都变得尖銳得多，現实得多。早期的那种相当神秘的趣味，完全不見了。像《危巢墜簡》里的《鉄魚底鰓》一篇，可以代表了他的坚实的創作的开始。很可惜地正当他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正确的光明的大道时，正当他开始認識了眞理，开始从事于新的文学創作的时候，他却中途而逝了。他死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只活了四十九岁。大家都認为他的死乃是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大損失，乃是中国現代文学的一个大損失！虽然他的工作至今还在香港遺留下很好的影响，但他的过早的死亡，

使他这么一朵絢丽耀眼的奇花，正在盛放时节，就突然地为死亡所摧残，使他的絕代才华，沒能得到充分的發揚，这是多末不幸，多末残酷的事啊。

我們讀着这部《許地山选集》是有不足之感的，他是会有更好更多的成就的。如果他不死，他活着看到祖国的抗日战爭的胜利，大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他将会怎样兴奋地歌唱着，写作着啊。在这里，怎能不对幸运地活到今天、亲眼看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时代的作家們庆幸，并祝其能够歌唱得、創作得更多，更快，更好呢！不过，就在这部两卷本的选集里，我們已可看到許地山先生的不平凡的文学天才和其辛苦力作的成就来。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創作无疑地是中国現代文学上的耀目的光輝。我們談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时，不能忽略过这样一位有天才的作家。《許地山选集》的整理和出版，乃是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1958年6月6日郑振鐸序于北京

上卷目录

空山灵雨

弁言…… 3

心有專…… 5
蝉…… 6
蛇…… 7
笑…… 8
三迁……10
香……12
願……13
山响……15
愚妇人……16
蜜蜂和农人……19
荔枝……21
爱底痛苦……22
信仰底哀伤……24
暗途……26

3 0537 9460 2

816545

你为什么不来……28
海……30
梨花……31
难解决的問題……32
爱就是刑罰……34
債……36
嗷将出兮东方……39
鬼赞……41
万物之母……43
春底林野……46
花香霧气中底梦……48
茶蘼……51
七宝池上底乡思……54
銀翎底使命……58
美底牢獄……61
补破衣的老妇人……63
光底死……65
再会……67
桥边……70
头髮……72
疲倦的母亲……74
处女底恐怖……76
我想……79
乡曲底狂言……81

生……84
公理战胜……85
面具……87
落花生……88
别話……90
爱流汐涕……93

綴网劳蛛

命命鳥……99
商人妇……119
換巢鸞鳳……137
黃昏后……166
綴网劳蛛……180
無法投遞之邮件……202
海世間……219
海角底孤星……222
醍醐天女……227
枯楊生花……234
慕……255

空山灵雨

弁　言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間中希冀極乐，也是不可能的事。

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寬怀就枕。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記；在睡着时，偶得趾离过爱，引領我到回忆之乡，过那游离的日子，更不得不随醒随記。积时累日，成此小册。以其杂沓紛紜，毫無綫索，故名《空山灵雨》。

落华生　1922年1月25日

心有事(开卷的歌声)

心有事，無計問天；
　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
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
　我魂飘蕩，犹如出岫残烟。
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脫串；
　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
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
　箭折，珠沈，融作山溪泉。
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
　积怨成泪，泪又成川！
今日泪、雨交匯入海，海涨就要沈[illegible]；
　累得那只抱恨的精衛拚命去填。
呀，精衛！你这样做，虽經万劫也不能遂願；
　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鉄一样坚。
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
　各人才对立着，沈嘿無言。

蝉

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針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脫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

雨珠，你和它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鳥也快要看見它了！

蛇

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凳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讓我看見它，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地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来，告訴妻子說："今兒险些不能再見你的面！"

"什么緣故？"

"我在树林見了一条毒蛇，一看見它，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它，还是它怕我？"

妻子說："若你不走，誰也不怕誰。在你眼中，它是毒蛇；在它眼中，你比它更毒呢。"

但我心里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它伤了我，便是我伤了它。

笑

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因为我妻子心爱的一样东西讓我找着了，我得带回来給她。

一进門，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老媽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对妻子說："相离好几天，你悶得慌嗎？……呀，香得很！这是从那里来的？"

"窗檻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嗎？"

我嗅头香，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鉢上开着。我說："这盆花多会移进来的？这么大雨天，还能开得那么好，眞是难得啊！……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的香气。"

我們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我还往下問："良人，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

"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讓我聞一聞。"她說时，亲了我一下。小丫头看見了，掩着嘴笑，翻身揭开帘子，要往外走。

"玉耀，玉耀，回来。"小丫头不敢不回来，但，仍然抿着嘴笑。

"你笑什么？"

"我沒有笑什么。"

我为她們排解說："你明知道她笑什么，又何必問她呢，饒了她罢。"

妻子对小丫头說："不許到外头瞎說。去罢，到园里給我摘些瑞香来。"小丫头抿着嘴出去了。

三　迁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教他入学。她說："阿同的父亲是因为念書念死的。"

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的小伙伴玩，城市中应有的游戏，他們都玩过。他們最喜欢学警察、人犯、老爷、財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繩子捆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

一天，給花嫂子看見了，說："这还了得！孩子要学坏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着孩子到村庄里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間和他底小伙伴玩，村庄里应有的游戏，他們都玩过。他們最喜欢做牛、馬、牧童、肥猪、公鷄。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牵着騎着，鞭着他学耕田。

一天，又給花嫂子看見了，就說："这还了得！孩子要变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孩子到深山的洞里住。孩子整天在悬崖断谷間和他的小伙伴玩。他的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猢猴、大鹿、长尾三娘、大蛺蝶。他最爱学鹿的跳躍，猢猴的攀緣，蛺蝶的飞舞。

有一天，阿同从悬崖上飞下去了。他的同伴小生番来

給花嫂子报信，花嫂子說："他飞下去么？那么，他就有本領了。"

呀，花嫂子疯了！

香

妻子說："良人，你不是愛聞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沈香綫；現在已經寄到了。"她說着，便抽出妝台的抽屜，取了一条沈香綫，燃着，再插在小宣爐中。

我說："在香烟繞繚之中，得有清談。給我說一个生番故事罢。不然，就給我談佛。"

妻子說："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說，我也不会說。"

"你就随便說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竪我們都不大懂得。你且說，什么是佛法罢。"

"佛法么？一一色，一一声，一一香，一一味，一一触，一一造作，一一思維，都是佛法；惟有愛聞香的愛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因为你一愛，便成为你底嗜好；那香在你聞覚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願

南普陀寺里底大石，雨后稍微覚得干净，不过綠苔多长一些，天涯底淡霞好像給我們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底虹气，被陽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見我来，就問："你从那里来？我等你許久了。"

"我領着孩子們到海边撿貝壳咧。阿琼撿着一个破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給你看一看。"

"在这树蔭底下坐着，眞舒服呀！我們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說："你那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蔭，不应当受蔭。"

"你願我作这样的蔭么？"

"这样的蔭算什么！我願你作無边宝华盖，能普蔭一切世間諸有情；願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間諸有情；願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間諸障碍；願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間諸飢渴者；願你有六手，十二

手，百手，千万手，無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間等等美善事。”

我說：“極善，極妙！但我願做調味底精盐，滲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見盐体。”

妻子說：“只有調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滿足嗎？”

我說：“盐底功用，若只在調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山　响

群峰彼此談得呼呼地响。它們底話語，給我猜着了。

这一峰說："我們底衣服旧了，該換一換啦。"

那一峰說："且慢罢，你看，我这衣服好容易从灰白色变成青綠色，又从青綠色变成珊瑚色和黃金色，——質虽是旧的，可是形色还不旧。我們多穿一会罢。"

正在商量的时候，它們身上穿的，都出声哀求說："饒了我們，讓我們歇歇罢。我們底形态都变尽了，再不能为你們爭体面了。"

"去罢，去罢，不穿你們也算不得什么。横竪不久我們又有新的穿。"群峰都出着气这样說。說完之后，那紅的、黃的彩衣就陆續褪下来。

我們都是天衣，那不可思議的灵，不晓得甚时要把我們穿着得非常破烂，才把我們收入天橱。願它多用一点气力，及时用我們，使我們得以早早休息。

愚妇人

从深山伸出一条蜿蜒的路，窄而且崎岖。一个樵夫在那里走着，一面唱：

鹧鸪，鹧鸪，来年莫再鸣！
　鹧鸪一鸣草又生。
草木青青不过一百数十日，
　到头来，又是樵夫担上薪。

鹧鸪，鹧鸪，来年莫再鸣！
　鹧鸪一鸣虫又生。
百虫生来不过一百数十日，
　到头来，又要纷纷扑红灯。
鹧鸪，鹧鸪，来年莫再鸣！
……

他唱时，软和的晚烟已随他底脚步把那小路封起来了，他还要往下唱，猛然看见一个健壮的老妇人坐在溪涧边，对着流水哭泣。

“你是誰？有什么难过的事？說出来，也許我能帮助你。”

“我么？唉！我……不必問了。”

樵夫心里以为她一定是个要寻短見的人，急急把担卸下，进前几步，想法子安慰她。他說：“妇人，你有什么难处，請說給我听，或者我能帮助你。天色不早了，独自一人在山中是很危險的。”

妇人說：“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难过。自从我父母死后，我就住在这树林里。我底亲戚和同伴都叫我做石女。”她說到这里，眼泪就融下来了。往下她底話語就支离得怪难明白。过一会，她才慢慢說：“我……我到这两天才知道石女底意思。”

“知道自己名字底意思，更应当喜欢，为何倒反悲伤起来？”

“我每年看見树林里底果木开花，結实，把种子种在地里，又生出新果木来；我看見我底亲戚、同伴們不上二年就有一个孩子抱在她們怀里。我想我也要像这样——不上二年就可以抱一个孩子在怀里。我心里这样說，这样盼望，到如今，六十年了！我不明白，才打听一下。呀，这一打听，叫我多么难过！我沒有抱孩子的希望了，……然而，我就不能像果木，比不上果木么？”

“哈，哈，哈！”樵夫大笑了，他說，“这正是你底幸运哪！抱孩子的人，比你难过得多，你为何不往下再向她們打听一下呢？我告訴你，不曾怀过胎的妇人是有福的。”

一个路傍素不相識的人所說的話，那里能够把六十年的希望——迷梦——立时揭破呢？到現在，她底哭声，在樵夫耳边，还可以約略地听見。

蜜蜂和农人

雨刚晴，蝶兒沒有簑衣，不敢造次出来，可是瓜棚底四围，已滿唱了蜜蜂底工夫詩：

彷彷，徨徨！徨徨，彷彷！
　生就是这样，徨徨，彷彷！
趁机会把蜜釀，
　大家幫幫忙、
　　别誤了好时光。
彷彷，徨徨！徨徨，彷彷！

蜂虽然这样唱，那底下坐着三四个农夫却各人担着烟管在那里閑談。

人底寿命比蜜蜂长，不必像它們那么忙么？未必如此。不过农夫們不懂它們底歌就是了。但农夫們工作时，也会唱的。他們唱的是：

村中鷄一鳴，
　陽光便上升，

太陽上升好插秧。
禾秧要水养，
各人还为踏車忙。
东家莫截西家水，
西家不借东家粮。
各人只为各人忙——
“各人自扫門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荔　枝

短篱里头，一棵荔枝，結实累累。那朱紅的果实，被深綠的叶子托住，更是美观；主人舍不得摘它們，也許是为这个緣故。

三两个漫游武人走来，相对說："这棵紅了，熟了，就在这里摘一点罢。"他們嫌从正門进去麻煩，就把篱笆拆开，大搖大摆地进前。一个上树，两个在底下接；一面摘，一面尝，眞高兴呀！

屋里跑出一个老妇人来，哀声求他們說："大爷們，我这棵荔枝还沒有熟哩，請别作践它；等熟了，再送些給大爷們尝尝。"

树上的人說："胡說，你不見果子已經紅了么？怎么我們吃就是作践你底东西？"

"唉，我一年的生計，都看着这棵树。罢了，罢……"

"你还敢出声么？打死你算得什么；待一会，看把你这棵不中吃的树砍来做柴火燒，看你怎样。有能干，可以叫你們底人到广东吃去。我們那里也有好荔枝。"

唉，这也是战胜者、强者底权利么？

爱底痛苦

在綠蔭月影底下，朗日和風之中，或急雨飄雪的时候，牛先生必要說他底眞言，"啊，拉夫斯偏① "！他在三百六十日中，少有不說这話的时候。

暮雨要来，带着愁容的云片，急急飞避；不識不知的蜻蜓还在庭园間遨游着。爱誦眞言的牛先生悶坐在屋里，从西窗望見隔院底女友田和正抱着小弟弟玩。

姊姊把孩子底手臂咬得吃紧；擘他底两頰；搖他底身体；又掌他底小腿。孩子急得哭了。姊姊才忙忙地拥抱住他，推着笑說："乖乖，乖乖，好孩子，好弟弟，不要哭。我疼爱你，我疼爱你！不要哭。"不一会孩子底哭声果然停了。可是弟弟刚現出笑容，姊姊又該咬他，擘他，搖他，掌他咧。

檐前底雨好像珠帘，把牛先生眼中底对象隔住。但方才那种印象，却縈迴在他眼中。他把窗戶关上，自己一人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点点头，笑了一声，"哈，哈！这也是拉夫斯偏！"

---

① "拉夫斯偏"，即 love's pain 的音譯，爱情的痛苦的意思。

他走近書桌子，坐下，提起笔来，像要写什么似地。想了半天，才写上一句七言詩。他念了几遍，就摇头，自己說："不好，不好。我不会做詩，还是随便記些起来好。"

牛先生将那句詩塗掉以后，就把他底日記拿出来写。那天他要記的事情格外多。日記里应用的空格，他在午飯后，早已塡滿了。他裁了一张紙，写着：

> 黃昏，大雨。田在西院弄她底弟弟，动起我一个感想，就是：人都喜欢見他們所爱者的愁苦；要想方法教所爱者难受。所爱者越难受，爱者越喜欢，越加爱。
>
> 一切被爱的男子，在他們底女人当中，直如小弟弟在田底膝上一样。他們也是被爱者玩弄的。
>
> 女人底爱最难給，最容易收回去。当她把爱收回去的时候，未必不是一种游戏的冲动；可是苦了别人哪。
>
> 唉，爱玩弄人的女人，你何苦来这一下！愚男子，你底苦恼，又活該呢！

牛先生写完，复看一遍，又把后面那几句塗去，說："写得太过了，太过了！"他把那张紙付貼在日記上，正要起身，老媽子把哭着的孩子抱出来，一面說："姊姊不好，爱欺負人。不要哭，咱們找牛先生去。"

"姊姊打我！"这是孩子所能对牛先生說的話。

牛先生装作可怜的声音，憂郁的容貌，回答說："是么？姊姊打你么？来，我看看打到那步田地？"

孩子受他底撫慰，也就忘了痛苦，安靜过来了。現在吵鬧的，只剩下外間急雨底声音。

信仰底哀伤

在更闌人靜的时候，倫文就要到池边对他心里所立的乐神請求說："我怎能得着天才呢？我底天才缺乏了，我要表現的，也不能尽地表現了！天才可以像油那样，日日添注入我这盞小灯么？若是能，求你为我，注入些少。"

"我已經为你注入了。"

倫先生听見这句話，便放心回到自己底屋里。他舍不得睡，提起乐器来，一口气就制成一曲。自己奏了又奏，覚得滿意，才含着笑，到臥室去。

第二天早晨，他还沒有盥漱，便又把昨晚上的作品奏过几遍；随即封好，教人邮到歌剧場去。

他底作品一發表出来，許多批評随着在报上登載八九天。那些批評都很恭維他：說他是这一派，那一派。可是他又苦起来了！

在深夜的时候，他又到池边去，垂头丧气地对着池水，从口中發出顫声說："我所用的音节，不能达我底意思么？呀，我底天才丢失了！再給我注入一点罢。"

"我已經为你注入了。"

他屢次求，心中只听得这句回答。每一作品發表出来，

所得的批評，每每使他憂郁不乐。最后，他把乐器摔碎了，說："我信我底天才丢了，我不再作曲子了。唉，我所依賴的，枉費你眷顧我了。"

自此以后，社会上再不能享受他底作品；他也不晓得往那里去了。

暗　途

"我底朋友，且等一等，待我为你点着灯，才走。"

吾威听見他底朋友这样說，便笑道："哈哈，均哥，你以我为女人么？女人在夜間走路才要用火；男子，又何必呢？不用张罗，我空手回去罢，——省得以后还要給你送灯回来。"

吾威底村庄和均哥所住的地方隔着几重山，路途崎岖得很厉害。若是夜間要走那条路，無論是誰，都得带灯。所以均哥一定不讓他暗中摸索回去。

均哥說："你还是带灯好。这样的天气，又沒有一点月影，在山中，难保沒有危險。"

吾威說："若想起危險，我就回去不成了。……"

"那么，你今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如何？"

"不，我总得回去，因为我底父亲和妻子都在那边等着我呢。"

"你这个人，太过执拗了。沒有灯，怎么去呢？"均哥一面說，一面把点着的灯切切地遞給他。他仍是坚辞不受。

他說："若是你定要叫我带着灯走，那教我更不敢走。"

"怎么呢？"

"滿山都沒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是照得三两

步远；且要累得满山底昆虫都不安。若凑巧遇見长蛇也冲着火光走来，可又怎办呢？再說，这一点的光可以把那照不着的地方越显得危险，越能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灯一熄灭，那就更不好办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初时虽覚得有些妨碍，不多一会，什么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别一点。”

他說完，就出門。均哥还把灯提在手里，眼看着他向密林中那条小路穿进去，才摇摇头說：“天下竟有这样怪人！”

吾威在暗途中走着，耳边虽常听見飞虫、野兽底声音，然而他一点害怕也沒有。在蔓草中，时常飞些螢火出来，光虽不大，可也够了。他自己說：“这是均哥想不到，也是他所不能为我点的灯。”

那晚上他沒有跌倒，也沒有遇見毒虫野兽；安然地到他家里。

你为什么不来

在天桃开透、浓蔭欲成的时候，誰不想伴着他心爱的人出去游逛游逛呢？在密云不飞、急雨如注的时候，誰不願在深閨中等她心爱的人前来細談呢？

她悶坐在一张睡椅上，紊乱的心思像窗外的雨点——东抛，西織，来回無定。在有意無意之間，又順手拿起一把九連环慵懶懶地解着。

丫头进来說："小姐，茶点都預备好了。"

她手里还是慵懶懶地解着，口里却發出似答非答的声："……他为什么还不来？"

除窗外底雨声，和她手中輕微的銀环声以外，屋里可算靜極了！在这幽靜的屋里，忽然从窗外伴着雨声送来几句优美的歌曲：

你放声哭，
　因为我把林中善鳴的鳥籠住么？
你飞不动，
　因为我把空中底雁射杀么？
你不敢进我底門，

因为我家养狗提防客人么？
因为我家养猫捕鼠，
你就不来么？
因为我底灯火沒有籠罩，
烧死許多美丽的昆虫
你就不来么？
你不肯来，
因为我有……？

“有什么呢？”她听到末了这句，那紊乱的心就發出这样的問。她心中接着想：“因为我約你，所以你不肯来；还是因为大雨，使你不能来呢？”

海

我底朋友說："人底自由和希望，一到海面就完全失掉了！因为我們太不上算，在这無涯浪中無从显出我們有限的能力和意志。"

我說："我們浮在这上面，眼前虽不能十分如意，但后来要遇着的，或者超乎我們底能力和意志之外。所以在一个風狂浪駭的海面上，不能准說我們要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达到什么地方；我們只能把性命先保持住，随着波涛顛来播去便了。"

我們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里，眼看着載我們到半海就毀坏的大船漸漸沈下去。

我底朋友說："你看，那要載我們到目的地的船快要歇息去了！現在在这茫茫的空海中，我們可沒有主意啦。"

幸而同船的人，心憂得很，沒有注意听他底話。我把他底手搖了一下說："朋友，这是你縱談的时候么？你不帮着划桨么？"

"划桨么？这是容易的事。但要划到那里去呢？"

我說："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誰也沒有带着主意下来，誰也脫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們尽管划罢。"

梨　花

她們还在园里玩，也不理会細雨絲絲穿入她們底罗衣。池边梨花底顏色被雨洗得更白凈了，但朵朵都懶懶地垂着。

姊姊說："你看，花兒都倦得要睡了！"

"待我来搖醒它們。"

姊姊不及發言，妹妹底手早已抓住树枝搖了几下。花瓣和水珠紛紛地落下来，鋪得銀片滿地，煞是好玩。

妹妹說："好玩啊，花瓣一离开树枝，就活动起来了！"

"活动什么？你看，花兒底泪都滴在我身上哪。"姊姊說这話时，带着几分怒气，推了妹妹一下。她接着說："我不和你玩了；你自己在这里罢。"

妹妹見姊姊走了，直站在树下出神。停了半晌，老媽子走来，牵着她，一面走着，說："你看，你底衣服都湿透了；在陰雨天，每日要換几次衣服，教人到那里找太陽給你晒去呢？"

落下来的花瓣，有些被她們底鞋印入泥中；有些粘在妹妹身上，被她带走；有些浮在池面，被魚兒銜入水里。那多情的燕子不歇把鞋印上的残瓣和軟泥一同銜在口中，到梁閒去，构成它們底香巢。

难解决的問題

我叫同伴到釣魚磯去賞荷，他們都不願意去，剩我自己走着。我走到清佳堂附近，就坐在山前一塊石头上歇息。在瞻顧之間，小山后面一陣唧咕的声音夹着蝉声送到我耳边。

誰願意在优游的天日中故意要找出人家底秘密呢？然而宇宙間底秘密都从無意中得来。所以在那时候，我不离开那里，也不把两耳掩住，任憑那些声浪在耳边蕩来蕩去。

辟头一声，我便听得："这实是一个难解决的問題。……"

既說是难解决，自然要把怎样难的理由說出来。这理由無論是局內、局外人都爱听的。以前的話能否鑽入我耳里，且不用說，单是这一句，使我不能不注意。

山后底人接下去說："在这三位中，你說要那一位才合适？……梅說要等我十年；白說要等到我和别人結婚那一天；区說非嫁我不可，——她要終身等我。"

"那么，你就要区罢。"

"但是梅底景况，我很了解。她底苦衷，我应当原諒。她能为了我牺牲十年的光陰，从她底境遇看来，無論如何，

是很可敬的。設使梅居区底地位，她也能說，要終身等我。”

“那么，梅、区都不要，要白如何？”

“白么？也不过是她底环境使她这样达观。設使她处着梅底景况，她也只能等我十年。”

会話到这里就停了。我底注意只能移到池上，靜观那被輕風搖摆的芰荷。呀，叶底那对小鴛鴦正在那里歇午哪！不晓得它們从前也曾解决过方才的問題沒有？不上一分鐘，后面底声音又来了。

“那么，三个都要如何？”

“笑話，就是沒有理性的兽类也不这样办。”

又停了許久。

“不經过那些無用的礼节，各人快活地同过这一輩子不成嗎？”

“唔……唔……唔……这是后来的話，且不必提，我們先解决目前的困难罢。我实不肯故意辜負了三位中的一位。我想用拈鬮的方法瞎挑一个就得了。”

“这不更是笑話么？人間那有这么新奇的事！她們三人中誰願意遵你底命令，这样办呢？”

他們大笑起来。

“我們私下先拈一拈，如何？你权当做白，我自己权当做梅，剩下是区底份。”

他們由严重的密語化为滑稽的談笑了。我怕他們要鬧下坡来，不敢逗留在那里，只得先走。釣魚磯也沒去成。

爱就是刑罰

"这什么时候了，还埋头在案上写什么？快同我到海边去走走罢。"

丈夫尽管写着，沒站起来，也沒抬头对他妻子行个"注目笑"的礼。妻子跑到身边，要搶掉他手里底笔，他才說："对不起，你自己去罢。船，明天一早就要开，今晚上我得把这几封信赶出来；十点鐘还要送到船里底邮箱去。"

"我要人伴着我到海边去。"

"請七姨子陪你去。"

"七妹子說我嫁了，应当和你同行；她和别的同学先去了。我要你同我去。"

"我实在对不起你，今晚不能随你出去。"他們爭执了許久，結果还是妻子独自出去。

丈夫低着头忙他底事体，足有四点鐘工夫。那时已經十一点了，他沒有进去看看那新婚的妻子回来了沒有，披起大衣大踏步地出門去。

他回来，还到書房里检点一切，才进入臥房。妻子已先睡了。他們底約法：睡迟的人得亲过先睡者底嘴才許上床。所以这位少年走到床前，依法亲了妻子一下。妻子急用手在

唇边来回擦了几下。那意思是表明她不受这个接吻。

丈夫不敢上床，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会，他走到窗前，两手支着下頜，点点的泪滴在窗櫺上。他說："我从来沒受过这样刑罰！……你底爱，到底在那里？"

"你說爱我，方才为什么又刑罰我，使我孤另？"妻子說完随即起来，安慰他說，"好人，不要当眞，我和你鬧玩哪。爱就是刑罰，我們能免掉么？"

債

他一向就住在妻子家里，因为他除妻子以外，沒有别的亲戚。妻家底人爱他底聪明，也怜他底伶仃，所以万事都尊重他。

他底妻子早已去世，膝下又沒有子女。他底生活就是念書、写字，有时还弹弹七弦。他决不是一个書呆子，因为他常要在書內求理解，不像書呆子只求多念。

妻子底家里有很大的花园供他游玩；有許多奴僕听他使令。但他从沒有特意到园里游玩；也沒有呼唤过一个僕人。

在一个陰郁的天气里，人無論在什么地方都不舒服的。岳母叫他到屋里閑談，不晓得为什么緣故就劝起他来。岳母說："我覚得自从儷兒去世以后，你就比前格外客气。我劝你毋須如此，因为外人不知道都要怪我。看你穿成这样，还不如家里底僕人，若有生人来到，叫我怎样过得去？倘或有人欺負你，說你这长那短，尽可以告訴我，我責罰他給你看。"

"我那里懂得客气！不过我只覚得我欠的債太多，不好意思多要什么。

"什么債？有人問你算賬么？唉，你太过見外了！我看你和自己底子侄一样。你短了什么，尽管問管家的要去；若有人敢說閑話，我定不饒他。"

"我所欠的是一切的債。我看見許多貧乏人、愁苦人，就如該了他們無量数的債一般。我有好的衣食，总想先償还他們。世間若有一个人吃不飽足，穿不暖和，住不舒服，我也不敢公然独享这具足的生活。"

"你說得太玄了！"她說过这話，停了半晌才接着点头說，"很好，这才是讀書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然而你要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呢？你有清还的計划沒有？"

"唔……唔……"他心里从来沒有想到这个，所以不能回答。

"好孩子，这样的債，自来就沒有人能还得清，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你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債主罢。說到具足生活，也是沒有涯岸的。我們今日所謂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你多念一点書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底苗圃，是煩恼底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煩恼，除弃絕生命外，沒有别条道路。然而，我們那能办得到？个个人都那么怕死！你不要作这种非非想，还是順着境遇做人去罢。"

"时間，……計划，……做人……"这几个字从岳母口里發出，他底耳鼓就如受了極猛烈的椎击。他想来想去，已想昏了。他为解决这事，好几天沒有出来。

那天早晨，女佣端粥到他房里，沒見他，心中非常疑惑。因为早晨，他沒有什么地方可去。海边呢，他是不輕易到

的。花园呢，他更不願意在早晨去。因为丫头們都在那个时候到园里爭摘好花去献給她們几位姑娘。他最怕見的是人家毀坏現成的东西。

女佣四围一望，驀地看見一封信被留針刺在門上。她忙取下来，給别人一看，原来是給老夫人的。

她把信拆开，遞給老夫人。上面写着：

亲爱的岳母：

你問我的話，教我实在想不出好回答。而且，因你这一問，使我越發覚得我所負的債更重。我想做人若不能还債，就得避債，决不能教債主把他揪住，使他受苦。若論还債，依我的力量、才能，是不济事的。我得出去找几个帮忙的人。如果不能找着，再想法子。現在我去了，多謝你栽培我这么些年。我底前途，望你記念；我底往事，願你忘却。我也要时时祝你平安。

婿容融留字

老夫人念完这信，就非常愁悶。以后，每想起她底女婿，便好几天不高兴。但不高兴尽管不高兴，女婿至終沒有回来。

曒将出兮东方

在山中住，总要起得早，因为似醒非醒地眠着，是山中各样的朋友所憎恶的。破晓起来，不但可以静观彩云底变幻；和細听鳥語底婉轉；有时还从山巔、树表、溪影、村容之中給我們許多不可說不可說的愉快。

我們住在山压檐牙閣里，有一次，在曙光初透的时候，大家还在床上眠着，耳边恍惚听見一队童男女底歌声，唱道：

榻上人，应覚悟！
　晓鷄頻催三两度。
君不見——
　“曒将出兮东方”，
微光已透前村树？
　榻上人，应覚悟！

往后又跟着一节和歌：

曒将出兮东方！

啾将出兮东方!
会見新曦被四表,
使我乐兮無央。

那歌声还接着往下唱,可惜离远了,不能听得明白。

嘯虛对我說:"这不是十年前你在学校里教孩子唱的么?怎么会跑到这里唱起来?"

我說:"我也很詫异,因为这首歌,連我自己也早已忘了。"

"你底暮气滿面,当然会把这歌忘掉。我看你現在要用贊美光明的声音去贊美黑暗哪。"

我說:"不然,不然。你何尝了解我?本来,黑暗是不足詛咒,光明是毋須贊美的。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能妨害你什么,你以何因緣而生出差别心来?若說要贊美的話,在早晨就該贊美早晨;在日中就該贊美日中;在黃昏就該贊美黃昏;在长夜就該贊美长夜;在过去、現在、将来一切时間,就該贊美过去、現在、将来一切时間。說到詛咒,亦复如是。"

那时,朝曦已射在我們脸上,我們立即起来,計划那日底游程。

鬼　贊

你們曾否在凄凉的月夜听过鬼贊？有一次，我独自在空山里走，除远处寒潭的魚躍出水声略可听見以外，其余种种，都被月下的冷露幽閉住。我底衣服極其潤湿，我两腿也走乏了。正要轉回家中，不晓得怎样就經过一区死人底聚落。我因疲極，才坐在一个祭壇上少息。在那里，看見一群幽魂高矮不齐，从各坟墓里出来。他們仿佛沒有看見我，都向着我所坐的地方走来。

他們从这墓走过那墓，一排排地走着，前头唱一句，后面应一句，和举行什么巡礼一样。我也不覚得害怕，但靜靜地坐在一旁，听他們底唱和。

第一排唱："最有福的是誰？"

往下各排挨着次序应。

"是那曾用过視官、而今不能辨明暗的。"

"是那曾用过听官、而今不能辨声音的。"

"是那曾用过覺官、而今不能辨香味的。"

"是那曾用过味官、而今不能辨苦甘的。"

"是那曾用过触官、而今不能辨粗細、冷暖的。"

各排应完，全体都唱："那弃絕一切感官的有福了！我

們底髑髏有福了！”

第一排底幽魂又唱：“我們底髑髏是該贊美的。我們要贊美我們底髑髏。”

領首的唱完，还是挨着次序一排排地应下去。

“我們贊美你，因为你哭的时候，再不流眼泪。”

“我們贊美你，因为你發怒的时候，再不發出紧急的气息。”

“我們贊美你，因为你悲哀的时候再不皺眉。”

“我們贊美你，因为你微笑的时候，再沒有嘴唇遮住你底牙齿。”

“我們贊美你，因为你听見贊美的时候再沒有血液在你底脉里顫动。”

“我們贊美你，因为你不肯受时間底播弄。”

全体又唱：“那弃絕一切感官的有福了！我們底髑髏有福了！”

他們把手举起来一同唱：

“人哪，你在当生、来生的时候，有泪就得尽量流；有声就得尽量唱；有苦就得尽量尝；有情就得尽量施；有欲就得尽量取；有事就得尽量成就。等到你疲劳、等到你歇息的时候，你就有福了！”

他們誦完这段，就各自分散。一时，山中睡不熟的云直望下压，远地的丘陵都給埋沒了。我险些兒也迷了路途，幸而有断断續續的魚躍出水声从寒潭那边传来，使我稍微認得归路。

万物之母

在这經过离乱的村里，荒屋破篱之間，每日只有几縷零零落落的炊烟冒上来；那人口底稀少可想而知。你一进到無論那个村里，最喜欢遇見的，是不是村童在阡陌間或园圃中跳来跳去；或走在你前头，或随着你步后模仿你底行动？村里若沒有孩子們，就不成村落了。在这經过离乱的村里，不但沒有孩子，而且有人向你要求孩子！

这里住着一个不滿三十岁的寡妇，一見人来，便要求說："善心善行的人，求你对那位总爷說，把我底兒子給回。那穿虎紋衣服、戴虎兒帽的便是我底兒子。"

他底兒子被乱兵杀死已經多年了。她从不会忘記：总爷把無情的剑拔出来的时候，那穿虎紋衣服的可怜兒还用双手招着，要她撲抱。她要跑去接的时候，她底精神已和黃昏底霞光一同麻痺而熟睡了。唉，最慘的事豈不是人把寡妇怀里的独生子夺过去，且在她面前害死嗎？要她在醒后把这事完全藏在她記忆的多宝箱里，可以說，比剖芥子来藏須弥还难。

她底屋里排列了許多零碎的东西，当时她兒子玩过的小团也在其中。在黃昏时候，她每把各样东西抱在怀里說：

"我底兒，母亲豈有不救你，不保护你的？你現在在我怀里咧。不要作声，看一会人来又把你夺去。"可是一过了黃昏，她就立刻醒悟过来，知道那所抱的不是她底兒子。

那天，她又出来找她底"命"。月底光明蒙着她，使她在不知不覚間进入村后的山里。那座山，就是白天也少有人敢进去，何况在盛夏底夜間，杂草把樵人底小径封得那么严！她一点也不害怕，攀着小树，緣着蔦蘿，慢慢地上去。

她坐在一塊大石上歇息，無意中給她听見了一两声的兒啼。她不及判别，便說："我底兒，你藏在这里么？我来了，不要哭啦。"

她从大石下来，随着声音底来处，爬入石下一个洞里。但是里面一点东西也沒有。她很疲乏，不能再爬出来，就在洞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醒时，心神还是非常恍惚。她坐在石上，耳边还留着昨晚上的兒啼声。这当然更要动她底心，所以那方从靄云被里鑽出来的朝陽無力把她脸上和鼻端底珠露晒乾了。她在瞻顧中，才看出对面山岩上坐着一个穿虎紋衣服的孩子。可是她看錯了！那边坐着的，是一只虎子；它底声音从那边送来很像兒啼。她立即离开所坐的地方，不管当中所隔的谷有多么深，尽管攀緣着，向那边去。不幸早露未乾，所依附的都很湿滑，一失手，就把她溜到谷底。

她昏了許久才醒回来。小伤总免不了，却还能够走动。她爬着，看見身边暴露了一付小髑髏。

"我底兒，你方才不是还在山上哭着么？怎么你母亲来

得迟一点，你就变成这样？”她把髑髏抱住，說，“呀，我底苦命兒，我怎能把你医治呢？”悲苦尽管悲苦，然而，自她丢了孩子以后，不能不算这是她第一次的安慰。

从早晨直到黃昏，她就坐在那里，不但不覚得餓，連水也沒喝过。零星几点，已悬在天空，那天就在她底安慰中过去了。

她忽想起幼年时代，人家告訴她的神話，就立起来說：“我底兒，我抱你上山頂，先为你摘两顆星星下来，嵌入你底眼眶，教你看得見；然后給你找香象底皮肉来补你底身体。可是你不要再哭，恐怕給人听見，又把你夺过去。”

“敬姑，敬姑。”找她的人們在滿山中这样叫了好几声，也沒有一点影响。

“也許她被那只老虎吃了。”

“不，不对。前晚那只老虎是跑下来捕云哥圈里底牛犢被打死的。如果那东西把敬姑吃了，决不再下山来赴死。我們再进深一点找罢。”

唉，他們底工夫白費了！縱然找着她，若是她还沒有把星星抓在手里，她心里怎能平安，怎肯随着他們回来？

春底林野

春光在万山环抱里，更是泄漏得迟。那里底桃花还是开着，漫游的薄云从这峰飞过那峰，有时稍停一会，为的是挡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它底蔭下避避光焰底威吓。

岩下底蔭处和山谿底旁边滿长了微蕨和其它鳳尾草。紅、黃、蓝、紫的小草花点綴在綠茵上头。

天中底云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它們底舌簧。輕風把它們底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样有耳無耳的生物。桃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听得大醉，也和着声音底节拍一会倒，一会起，沒有鎮定的时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撿桃花底落瓣哪。他們撿着，清兒忽嚷起来，道："嗄，邕邕来了！"众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底尽头盼望。果然邕邕也在那里摘草花。

清兒道："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若是他能办得到，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瓔珞围在他身上，封他为大哥如何？"

众人都答应了。

阿桐走到邕邕面前，道："我們正等着你来呢。"

阿桐底左手盘在邕邕底脖上，一面走一面說："今天他們要替你办嫁妆，教你做我底妻子。你能做我底妻子么？"

邕邕狠視了阿桐一下，回头用手推开他，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上。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众孩子嚷道："我們見过邕邕用手推人了！阿桐贏了！"

邕邕从来不会拒絕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就能使她动手呢？是春光底蕩漾，把他这种心思泛出来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这样呢？

你且看：漫游的薄云还是从这峰飞过那峰。

你且听：云雀和金鶯底歌声还布滿了空中和林中。在这万山环抱的桃林中，除那班爱鬧的孩子以外，万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蒙了。

花香霧气中底梦

在复茅塗泥的山居里，那阻不住的花香和霧气从疏帘窜进来，直扑到一对梦人身上。妻子把丈夫搖醒，說："快起罢，我們底被褥快湿透了。怪不得我总覚得冷，原来太陽被囚在浓霧底监獄里不能出来。"

那梦中的男子，心里自有他底温暖，身外底冷与不冷他毫不介意。他沒有睜开眼睛便說："噯呀，好香！許是你桌上的素馨露洒了罢？"

"那里？你还在梦中哪。你且睜眼看帘外底光景。"

他果然揉了眼睛，拥着被坐起来，对妻子說："怪不得我冉梦見一群女子在微雨中游戏。若是你不叫醒我，我还要往下梦哪。"

妻子也拥着她底絨被坐起来說："我也有梦。"

"快說給我听。"

"我梦見把你丢了。我自己一人在这山中遍处找寻你，怎么也找不着。我越过山后，只見一个美丽的女郎挽着一籃珠子向各树底花叶上头乱撒。我上前去向她問你底下落，她笑着問我：'他是誰，找他干什么？'我当然回答，他是我底丈夫，——"

"原来你在梦中也記得他!"他笑着說这話,那双眼睛还显出很滑稽的样子。

妻子不喜欢了。她轉过脸背着丈夫說:"你說什么話!你老是要挑剔人家底話語,我不往下說了。"她推开絨被,随即呼喚丫头預备脸水。

丈夫速把她揪住,央求說:"好人,我再不敢了。你往下說罢。以后若再饒舌,情願挨罰。"

"誰希罕罰你?"妻子把这次的和平画押了。她往下說,"那女人对我說,你在山前柚花林里藏着。我那时又像把你忘了。……"

"哦,你又……不,我应許过不再說什么的;不然,我就要挨罰了。你到底找着我沒有?"

"我沒有向前走,只站在一边看她撒珠子。說来也很奇怪:那些珠子粘在各花叶上都变成五彩的零露,連我底身体也沾滿了。我忍不住,就問那女郎。女郎說:'东西还是一样,沒有变化,因为你底心思前后不同,所以覚得变了。你認为珠子,是在我撒手之前,因为你想我这籃子决不能盛得露水。你認为露珠时,在我撒手之后,因为你想那些花叶不能留住珠子。我告訴你:你所認的不在东西,乃在使用东西的人和时間;你所愛的不在体質,乃在体質所表的情。你怎样愛月呢?是愛那悬在空中已經老死的暗球么?你怎样愛雪呢?是愛它那种砭人肌骨的凛冽么?'"

"她一說到雪,我打了一个寒噤,便醒起来了。"

丈夫說:"到底沒有找着我。"

妻子一把抓住他底头髮，笑說："这不是找着了嗎？……我說，这梦怎样？"

"凡你所梦都是好的。那女郎底話也是不錯。我們最愉快的时候豈不是在接吻后，彼此底凝視嗎？"他向妻子癡笑，妻子把絨被拿起来，盖在他头上，說："恶鬼！这会可不讓你有第二次的凝視了。"

茶　蘼

我常得着男子送給我的东西，总沒有当它們做宝貝看。我底朋友师松却不如此，因为她从不曾受过男子底贈与。

自鳴鐘敲过四下以后，山上礼拜寺底聚会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的羊，爭要下到山坡覓食一般。那边有一个男学生跟着我們走，他底正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里拿着一枝茶蘼，且行且嗅。茶蘼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过是一种無聊举动便了。

"松姑娘，这枝茶蘼送給你。"他在我們后面嚷着。松姑娘回头看見他滿脸堆着笑容遞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說："很多謝，很多謝。"宗之只笑着点点头，随即从西边的山径轉回家去。

"他給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想他有什么意思，他就有什么意思。"我这样回答她。走不多远，我們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茶蘼。那花像有極大的魔力，不讓她撒手一样。她要放下时，每覚得花兒对她說："为什么离夺我？我不是从宗之手里遞給你，交你照管的嗎？"

呀，宗之底眼、鼻、口、齿、手、足、动作，沒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躍着，沒有一件不在她眼前的花枝显現出来！她心里說："你这美男子，为甚緣故送給我这花兒？"她又想起那天經壇上的講章，就自己回答說："因为他顧念他使女底卑微，从今而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这是她愛荼蘼花，还是宗之愛她呢？我也說不清，只記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坐在榕树根談話的时候，他家底人跑来对他說："松姑娘吃了一朵什么花，說是你給她的，現在病了。她家底人要找你去問話咧。"

他吓了一跳，也摸不着头脑，只說："我那时节給她东西吃？这眞是……！"

我說："你細想一想。"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才提醒他說："你前个月在斜道上不是給了她一朵荼蘼嗎？"

"对呀，可不是給了她一朵荼蘼！可是我那里教她吃了呢？"

"为什么你单給她，不給别人？"我这样問他。

他很直截地說："我并沒有什么意思，不过随手摘下，随手送給别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許多东西給人，也沒有什么事；怎么一朵小小的荼蘼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还坐在那里沈吟，我便促他說："你还能在这里坐着么？不管她是誤会，你是有意，你既然給了她，現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那有什么意思？"

我說："你且去看看罢。蚌蛤何尝立志要生珠子呢？也

不过是外間的沙粒偶然滲入它底壳里，它就不得不用尽工夫分泌些粘液把那小沙裹起来罢了。你虽無心，可是你底花一到她手里，管保她不因花而爱起你来嗎？你敢保她不把那花当做你所賜給爱的标識，就納入她底怀中，用心里無限的情思把它围繞得非常严密嗎？也許她本無心，但因你那美意的沙無意中掉在她爱的貝壳里，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躊躇了，且去看看罢。”

宗之这才站起来，皺一皺他那副冷靜的脸庞，跟着来人从林菁底深处走出去了。

七宝池上底乡思

弥陀說："極乐世界底池上，
　　何来凄切的泣声？
　迦陵頻迦，你下去看看
　　是誰这样猖狂。"
于是迦陵頻迦鼓着翅膀，
　　飞到池边一棵宝树上，
　　还歇在那里，引頸下望：
"咦，佛子，你豈忘了这里是天堂？
　　你豈不爱这里底宝林成行？
　　　树上底花花相对，
　　　　叶叶相当？
　　你豈不聞这里有等等妙音充耳；
　　豈不見这里有等等庄严宝相？
　　住这样具足的乐土，
　　　为何尽自悲伤？"
坐在宝蓮上的少妇还自啜泣，合掌回答說：
"大士，这里是你底家乡，
　在你，当然不覚得有何等苦况。

我底故土是在人間，
怎能教我不哭着想？

“我要来的时候，
我全身都冷却了；
但我底夫君，还用他温暖的手将我摟抱，
用他融溶的泪滴在我額头。

“我要来的时候，
我全身都挺直了；
但我底夫君，还把我底四肢来回曲挠。

“我要来的时候，
我全身底顏色，已变得直如死灰；
但我底夫君还用指头压我底两頰，
看看从前的粉紅色能否复回。

“現在我整天坐在这里，
不时听見他底悲啼。
唉，我額上底泪痕，
我臂上底暖气，
我脸上底顏色，
我全身底关节，
都因着我夫君底声音，

烧起来，溶起来了！
我指望来这里享受快乐，
現在反憔悴了！

“呀，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止住他底悲啼。
我巴不得現在就回去止住他底悲啼。”

迦陵頻迦說：
“你且靜一靜，
我为你吹起天笙，
把你心中愁悶的垒塊平一平；
且化你耳边底悲啼为欢声。
你且靜一靜，
我为你吹这天笙。”

“你底声不能变为爱底噴泉，
不能灭我身上一切爱痕底烈焰；
也不能变为忘底深淵，
使他将一切情愫投入里头，
不再将人惦念。
我还得回去和他相見，
去解他底眷恋。”

"呵，你这样有情，
　　誰还能对你劝說
　　向你拦禁？
回去罢，須記得这就是輪迴因。"

弥陀說："善哉，迦陵！
　你乃能为她說这大因緣！
縱然碎世界为微塵，
　这微塵中也住着無量有情。
所以世界不尽，有情不尽；
　有情不尽，輪迴不尽；
　輪迴不尽，济度不尽；
　济度不尽，乐土乃能显現不尽。"

話說完，蓮瓣漸把少妇裹起来，再合成一朵菡萏低垂着。微風一吹，它荏弱得支持不住，便堕入池里。

迦陵頻迦好像記不得这事，在那花花相对、叶叶相当的林中，向着别的有情歌唱去了。

銀翎底使命

黃先生約我到獅子山籠陰湿的地方去找捕蝇草。那时刚过梅雨之期，远地青山还被烟霞蒸着，惟有几朵山花在我們眼前淡定地看那在溪澗里逆行的魚兒喋着它們底残瓣。

我們沿着溪澗走。正在找寻的时候，就看見一朵大白花从上游順流而下。我說："这时候，那有偌大的白荷花流着呢？"

我底朋友說："你这近視鬼！你准看出那是白荷花么？我看那是……"

說时迟，来时快，那白的东西已經流到我們跟前。黃先生急把采集网拦住水面；那时，我才看出是一只鴿子。他从网里把那死的飞禽取出来，詫异說："是誰那么不仔細，把人家底传書鴿打死了！"他說时，从鴿翼下取出一封长的小信来，那信已被水浸透了；我們慢慢把它展开，披在一塊石上。

"我們先看看这是从那里来，要寄到那里去的，然后給它寄去，如何？"我一面說，一面看着。但那上头不特地址沒有，甚至上下的款識也沒有。

黃先生說："我們先看看里头写的是什么，不必講私德了。"

我笑着說："是，沒有名字的信就是公的；所以我們也可以披閱一遍。"

于是我們一同念着：

你敎昆兒帶銀翎、翠翼来，吩咐我，若是它們空着回去，就是我还平安的意思。我恐怕他知道，把这两只小宝貝寄在霞妹那里；誰知道前天她开籠擱飼料的时候，不提防把翠翼放走了！

噯，爱者，你看翠翼沒有帶信回去，定然很安心，以为我还平安無事。我也很盼望你常想着我底精神和去年一样。不过現在不能不对你說的，就是过几天人就要把我接去了！我不得不叫你速速来和他計較。你一来，什么事都好办了。因为他怕的是你和他講理。

噯，爱者，你見信以后，必得前来，不然，就見我不着；以后只能在累累荒冢中讀我底名字了，这不是我不等你，时間不讓我等你喲！

我盼望銀翎平平安安地帶着它底使命回去。

我們念完，黃先生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誰能猜呢？反正是不幸的事罢了。現在要紧的，就是怎样处置这封信。我想把它貼在树上，也許有知道这事的人經过这里，可以把它帶去。"我搖着头，且輕輕地把信揭起。

黃先生說："不如拿到村里去打听一下，或者容易找出一点綫索。"

我們商量之下，就另鈔一张起来，仍把原信系在鴿翼底

下。黄先生用采掘锹子在溪边挖了一个小坑，把鸽子葬在里头，回头为它立了一座小碑，且从水中淘出几块美丽的小石压在墓上。那墓就在山花盛开的地方，我一翻身，就把些花瓣搞下来，也落在这使者底墓上。

美底牢獄

嫦求正在鏡台边理她底晨妝，見她底丈夫从远地回来，就把头攏住，問道："我所需要的你都給带回来了沒有？"

"对不起！你虽是一个建筑师或泥水匠，能为你自己建筑一座'美底牢獄'，我却不是一个轉运者，不能为你搬运等等材料。"

"你念書不是念得越糊塗，便是越高深了！怎么你底話，我一点也听不懂？"

丈夫含笑說："不懂么？我知道你开口爱美，閉口爱美，多方地要求我給你带等等装飾回来；我想那些东西都围繞在你底体外，合起来，豈不是成为一座监禁你的牢獄嗎？"

她靜默了許久，也不做声。她底丈夫往下說："妻呀，我想你还不明白我底意思。我想所有美丽的东西，只能讓它們散布在各处，我們只能在它們底出处爱它們；若是把它們聚攏起来，擱在一处，或在身上，那就不美了。……"

她睜着那双柔媚的眼，搖着头說："你說得不对，你說得不对。若不剖蚌，怎能得着珠璣呢？若不开山，怎能得着金刚、玉石、瑪瑙等等宝物呢？而且那些东西，本来不美，必得人把它們琢磨出来，加以装飾，才能显得美丽咧。若說我要

装飾，就是建筑一所美底牢獄，且把自己监在里头，且問誰不被监在这种牢獄里头呢？如果世間眞有美底牢獄，像你所說，那么，我們不过是造成那牢獄的一沙一石罢了。”

“我底意思就是听其自然，連这一沙一石也毋須留存。孔雀何为自己修飾羽毛呢？芰荷何嘗把它底花染紅了呢？”

“所以說它們沒有美感！我告訴你，你自己也早已把你底牢獄建筑好了。”

“胡說！我何曾？”

“你心中不是有許多好的想像；不是要照你底好理想去行事么？你所有的，是不是从古人曾經建筑过的牢獄里检出其中的残片？或是在自己的世界取出来的材料呢？自然要加上一点人为才能有意思。若是我底形状和荒古时候的人一样，你还爱我嗎？我准敢說，你若不好好地住在你底牢獄里头，且不时时把牢獄底墻垣垒得高高的，我也不能爱你。”

刚愎的男子，你何嘗佩服女子底話？你不过会說：“就是你会說話！等我思想一会兒，再与你决战。”

补破衣的老妇人

她坐在檐前，微微的雨絲飄搖下来，多半聚在她脸庞底皺紋上头。她一点也不理会，尽管收拾她底筐子。

在她底筐子里有很美丽的零剪綢緞；也有很粗陋的麻头、布尾。她从沒有理会雨絲在她头、面、身体之上乱扑；只提防着筐里那些好看的材料沾湿了。

那边来了两个小弟兄。也許他們是学校回来。小弟弟管她叫做“衣服底外科医生”；現在見她坐在檐前，就叫了一声。

她抬起头来，望着这两个孩子笑了一笑。那脸上底皺紋虽皺得更厉害，然而生底痛苦可以从那里挤出許多，更能表明她是一个享乐天年的老婆子。

小弟弟說：“医生，你只用筐里底材料在别人底衣服上，怎么自己底衣服却不管了？你看你肩脖补的那一塊又該掉下来了。”

老婆子摩一摩自己底肩脖，果然随手取下一塊小方布来。她笑着对小弟弟說：“你底眼睛实在精明！我这塊原沒有用綫縫住，因为早晨忙着要出来，只用浆子暫时糊着，盼望晚上回去弥补；不提防雨絲替我揭起来了！……这揭得

也不錯。我，既如你所說，是一个衣服底外科医生，那么，我是不怕自己底衣服害病的。”

她仍是整理筐里底零剪綢緞，沒理会雨絲零落在她身上。

哥哥說：“我看爸爸底手册里夾着許多的零剪文件；他也是像你一样：不时地翻来翻去。他……”

弟弟插嘴說：“他也是另一样的外科医生。”

老婆子把眼光射在他們身上，說：“哥兒們，你們說得对了。你們底爸爸愛惜小册里底零碎文件，也和我愛惜筐里底零剪綢緞一般。他湊合多少地方的好意思，等用得着时，就把它們編連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理解。所不同的，就是他用的头脑；我用的只是指头便了。你們叫他做……”

說到这里，父亲从里面出来，問起事由，便点头說：“老婆子，你底話很中肯要。我們所为，原就和你一样，东搜西罗，無非是些綢头、布尾，只配用来补补破衲袄罢了。”

父亲說完，就下了石阶，要在微雨中到葡萄园里，看看他底葡萄长芽了沒有。这里孩子們还和老婆子爭論着要号他們底爸爸做什么样医生。

光底死

光离开他底母亲去到無量無边一切生命的世界上。因为他走的时候脸上常带着很憂郁的容貌，所以一切能思維、能造作的灵体也和他表同情；一見他，都低着头容他走过去，甚至带着泪眼避开他。

光因此更煩悶了。他走得越远，力量越不足；最后，他躺下了。他躺下的地方，正在这塊大地。在他旁边有几位聪明的天文家互相議論說："太陽底光，快要無所附丽了，因为他冷死的时期一天近似一天了。"

光垂着头，低声訴說："唉，諸大智者，你們为何凈在我母亲和我身上担憂？你們豈不明白我是为饒益你們而来么？你們从沒有在我面前做过我曾为你們做的事。你們沒有接納我，也沒有……"

他母亲在很远的地方，見他躺在那里嘆息，就叫他回去說："我底命兒，我所愛的，你回来罢。我一天一天任你自由地离开我，原是为众生底益处；他們既不承受，你何妨回来？"

光回答說："母亲，我不能回去了。因为我走遍了一切世界，遇見一切能思維、能造作的灵体，到現在还沒有一句話

能够对你回报的。不但如此，这里还有人正咒詛我們哪！我那有面目回去呢？我就安息在这里罢。”

他底母亲听見这話，一种幽沈的顏色早已現在脸上。他从地上慢慢走到海边，带着自己底身体、威力，一分一厘地浸入水里。母亲也跟着暈过去了。

再　会

靠窗榻坐着那位老人家是一位航海者，刚从海外归来的。他和萧老太太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彼此虽别离了那么些年，然而他們会面时，直像忘了当中經过的日子。現在他們正談起少年时代的旧話。

"蔚明哥，你不是二十岁的时候出海的么？"她屈着自己底指头，数了一数，才用那双被閱历染浊了的眼睛看着她底朋友說，"呀，'四十五年就像我現在数着指头一样地过去了！"

老人家把手捋一捋鬍子，很得意地說："可不是！……記得我到你家辞行那一天，你正在园里飼你那只小鹿；我站在你身边一棵正开着花的枇杷树下，花香和你头上底油香杂窜入我底鼻中，当时，我底别緒也不晓得要从那里說起；但你只低头撫着小鹿。我想你那时也不能多說什么，你竟然先問一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們再能相見呢'？我就慢答道：'毋須多少时候。'那时，你……"

老太太截着說："那时候的光景我也記得很清楚。当你說这句的时候，我不是說'要等再相見时，除非是黑墨有洗得白的时节'。哈哈！你去时，那縷漆黑的头髮現在豈不是

已被海水洗白了么？"

老人家摩摩自己底头顶，說："对啦！这也算应驗哪！可惜我总不見芳哥，他过去多少年了？"

"唉，久了！你看我已經抱过四个孙兒了。"她說时，看着窗外几个孩子在瓜棚下玩，就指着那最高的孩子說，"你看鼎兒已經十二岁了，他公公就在他弥月后去世的。"

他們談話时，丫头端了一盘牡蠣煎餅来。老太太举手讓着蔚明哥說："我定知道你底嗜好还沒有改变，所以特地为你做这东西。

"你記得我們少时，你母亲有一天做这样的餅給我們吃。你拿一塊，吃完了才嫌餅里底牡蠣少，助料也不如我的多，鬧着要把我底餅搶去。当时，你母亲說了一句話，教我常常忆起，就是'好孩子，算了罢。助料都是攪在一起滲勻的。做的时候，誰有工夫把分量細細去分配呢？这自然是免不了有些多，有些少的；只要餅底气味好就够了。你所吃的原不定就是为你做的，可是你已經吃过，就不能再要了。'蔚明哥，你說末了这話多么感动我呢！拿这个来比我們底境遇罢：境遇虽然一个一个排列在面前，容我們有机会选择，有人选得好，有人选得歹，可是选定以后，就不能再选了。"

老人家拿起餅来吃，慢慢地說："对啦！你看我这一生淨在海面生活，生活極其簡单，不像你这么繁复，然而我还是像当时吃那餅一样——也就飽了。"

"我想我老是多得便宜。我底'境遇底餅'虽然多一些助料，也許好吃一些，但是我底飽足是和你一样的。"

談旧事是多么开心的事！看这光景，他們像要把少年时代的事迹一一回溯一遍似地。但外面的孩子們不晓得因什么事鬧起来，老太太先出去做判官；这里留着一位鑼鏾的航海者靜靜地坐着吃他底餅。

桥　边

我們住的地方就在桃溪溪畔。夹岸遍是桃林：桃实、桃叶映入水中，更显出溪边底静謐。眞想不到倉皇出走的人还能享受这明媚的景色！我們日日在林下游玩；有时踱过溪桥，到朋友底蔗园里找新生的甘蔗吃。

这一天，我們又要到蔗园去，刚踱过桥，便見阿芳——蔗园底小主人——很憂郁地坐在桥下。

"阿芳哥，起来領我們到你园里去。"他举起头来，望了我們一眼，也沒有說什么。

我哥哥說："阿芳，你不是說你一到水边就把一切的煩悶都洗掉了嗎？你不是說你是水边底蜻蜓么？你看歇在水莊花上那只蜻蜓比你怎样？"

"不錯。然而今天就是我第一次的憂悶。"

我們都下到岸边，围繞住他，要打听这回事。他說："方才紅兒掉在水里了！"紅兒是他底腹婚妻，天天都和他在一塊兒玩的。我們听了他这話，都惊訝得很。哥哥說："那么，你还能在这里悶坐着嗎？还不赶紧去叫人来？"

"我一回去，我媽心里底憂郁怕也要一顆一顆地結出来，像桃实一样了。我宁可独自在此憂伤，不忍使我媽媽知

道。”

我底哥哥不等她完，一股气就跑到紅兒家里。这里阿芳还在皺着眉头，我也眼巴巴地望着他，一声也不响。

“誰掉在水里啦？”

我一听，是紅兒底声音，速回头一望，果然哥哥携着紅兒来了！她笑眯眯地走到芳哥跟前，芳哥像很惊訝地望着她。很久，他才出声說：“你底話不灵了么？方才我貪着要到水边看看我底影兒，把它擱在树枒上，不留神輕風一搖，把它搖落水里。它随着流水往下流去；我回头要抱它，它已不在了。”

紅兒才知道掉在水里的是她所贈与的小囝。她曾对阿芳說那小囝也叫紅兒，若是把它丢了，便是丢了她。所以芳哥这么謹慎看护着。

芳哥实在以紅兒所說的話是千眞万眞的，看今天的光景，可就教他怀疑了。他說：“哦，你底話也是不准的！我这时才知道丢了你底东西不算丢了你，眞把你丢了才算。”

我哥哥对紅兒說：“無意的話倒能教人深信：芳哥对你的信念，头一次就在無意中給你打破了。”

紅兒也不着急，只优游地說：“信念算什么？要眞相知才有用哪。……也好，我借着这个就知道他了。我們还是到蔗园去罢。”

我們一同到蔗园去，芳哥方才的憂郁也和糖汁一同吞下去了。

头　髮

这村里底大道今天忽然点綴了許多好看的树叶，一直达到村外底麻栗林边。村里底人，男男女女都穿得很整齐，像举行什么大节期一样，但六月間沒有重要的节期，婚礼也用不着这么张罗，到底是为甚事？

那边底男子們都唱着他們底歌，女子也都和着。我只靜靜地站在一边看。

一队兵押着一个壯年的比丘从大道那头进前。村里底人見他来了，歌唱得更大声。妇人們都把头髮披下来，爭着跪在道傍，把头髮鋪在道中；从远一望，直像整匹的黑綀摊在那里。那位比丘从容地从众女人底头髮上走过；后面底男子們都嚷着："可贊美的孔雀旗呀！"

他們这一嚷就把我提醒了。这不是倡自治的孟法师入獄的日子嗎？我心里这样猜，赶到他离村里底大道远了，才轉过篱笆底西边。刚一拐弯，便遇着一个少女摩着自己底头髮，很懊恼地站在那里。我問她說："小姑娘，你站在此地，为你們底大师伤心么？"

"固然。但是我还咒詛我底头髮为什么偏生短了，不能摊在地上，教大师脚下底塵土留下些少在上头。你說今日

村里底众女子，那一个不比我荣幸呢？”

“这有什么荣幸？若你有心恭敬你底国土和你底大师就够了。”

“咦！静藏在心里底恭敬是不够的。”

“那么，等他出獄的时候，你底头髮就够长了。”

女孩子听了，非常喜欢，至于跳起来說：“得先生这一祝福，我底头髮在那时定能比别人长些。多謝了！”

她跳着从篱笆对面的流連子园去了。我从西边一直走，到那麻栗林边。那里底土很湿，大师底脚印和兵士底鞋印在上头印得很分明。

疲倦的母亲

那边一个孩子靠近車窗坐着，远山，近水，一幅一幅，次第嵌入窗戶，射到他底眼中。他手画着，口中还咿咿哑哑地唱些沒字曲。

在他身边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低着头瞌睡。孩子轉过脸来，搖了她几下，說："媽媽，你看看，外面那座山很像我家門前的呢。"

母亲举起头来，把眼略睜一睜，沒有出声，又支着頤睡去。

过一会，孩子又搖她，說："媽媽，'不要睡罢，看睡出病来了'。你且睜一睜眼看看外面八哥和牛打架呢。"

母亲把眼略略睜开，輕輕打了孩子一下，沒有做声，支着头又睡去。

孩子鼓着腮，很不高兴。但过一会，他又唱起来了。

"媽媽，听我唱歌罢。"孩子对着她說了，又搖她几下。

母亲带着不喜欢的样子說："你鬧什么？我都見过，都听过，都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很疲乏，不容我歇一下么？"

孩子說："我們是一起出来的，怎么我还頂精神，你就疲乏起来？难道大人不如孩子么？"

車还在深林平畴之間穿行着。車中底人，除那孩子和一二个旅客以外，少有不像他母亲那么酣睡的。

处女底恐怖

深沈院落，静到極地；虽然我底脚步走在細草之上，还能惊动那伏在綠丛里的蜻蜓。我每次来到庭前，不是听見投壺底音响，便是聞得四弦底顫动；今天，連窗上鉄馬底輕撞声也沒有了！

我心里想着这时候小坡必定在里头和人下围棋；于是輕輕走着，也不声张，就进入屋里。出乎主人底意想，跑去站在他后头，等他驀然發覚，豈不是很有趣？但我輕揭帘子进去时，并不見小坡，只見他底妹子伏在書案上假寐。我更不好声张，还从原处躡出来。

走不远，方才被惊的蜻蜓就用那碧玉琢成的一千只眼瞧着我。一見我来，他又鼓起云母的翅膀飞得颯颯作响。可是破岑寂的，还是屋里大踏大步的声音。我心知道小坡底妹子醒了，看見院里有客，紧紧要迴避，所以不敢回头观望，讓她安然走入內衙。

"四爷，四爷，我們太爷請你进来坐。"我听得是玉笙底声音，回头便說："我已經进去了，太爷不在屋里。"

"太爷随即出来，請到屋里一候。"她揭开帘子讓我进去。果然他底妹子不在了！丫头刚走到衙內院子的光景，

便有一股柔和而带笑的声音送到我耳边說："外面伺候的人一个也沒有；好在是西衙底四爷，若是生客，教人怎样进退？"

"来的無論生熟，都是朋友，又怕什么？"我認得这是玉笙回答她小姐的話語。

"女子怎能不怕男人，敢独自一人和他們应酬么？"

"我又何尝不是女子？你不怕，也就沒有什么。"

我才知道她并不曾睡去，不过迴避不及，装成那样的。我走近案边，看見一把画未成的紈扇擱在上头。正要坐下，小坡便进来了。

"老四，失迎了。舍妹跑进去，才知道你来。"

"豈敢，豈敢。請原諒我底莽撞。"我拿起紈扇問道，"这是令妹写的？"

"是。她方才就在这里写画。笔法有什么缺点，还求指教。"

"指教倒不敢；总之，这把扇是我撿得的，是沒有主的，我要带它回去。"我搖着扇子这样說。

"这不是我底东西，不干我事。我叫她出来与你当面交涉。"小坡笑着向帘子那边叫，"九妹，老四要把你底扇子拿去了！"

他妹子从里面出来；我忙趋前几步——陪笑，行礼。我說："請饒恕我方才的唐突。"她沒做声，尽管笑着。我接着說："令兄应許把这扇送給我了。"

小坡搶着說："不！我只說你們可以直接交涉。"

她还是笑着，沒有做声。

我說："請九姑娘就案一揮，把这画完成了，我好立刻带走。"

但她仍不做声。她哥哥不耐煩，促她說："到底是允許人家是不允許，尽管說，害什么怕？"妹子扫了他一眼，說："人家就是这么害怕嘛。"她对我說："这是不成东西的，若是要，我改天再奉上。"

我速速說："够了，我不要更好的了。你既然应許，就将这一把賜給我罢。"于是她仍旧坐在案边，用丹青来染那紈扇。我們都在一边看她运笔。小坡笑着对妹子說："現在可不怕人了。"

"当然。"她含笑对着哥哥。自这声音發出以后，屋里、庭外都非常沈寂；窗前也沒有鉄馬底輕撞声。所能听見的只有画笔在笔洗里拨水的微响，和顏色在扇上的运行声。

我　想

我想什么？

我心里本有一条达到極乐园地的路，从前曾被那女人走过的；現在那人不在了，这条路不但是荒蕪，并且被野草、閑花、棘枝、繞藤占据得找不出来了！

我許久就想着这条路，不单是开給她走的，她不在，我豈不能独自来往？

但是野草、閑花这样美丽、香甜，我怎舍得把它們去掉呢？棘枝、繞藤又那样横逆、蔓延，我手里又沒有器械，怎敢惹它們呢？我想独自在那路上徘徊，总沒有实行的日子。

日子一久，我連那条路底方向也忘了。我只能日日跑到路口那个小池底岸边靜坐，在那里悵望，和沈思那草掩藤封的道途。

狂風一吹，野花乱墜，池中錦魚道是好餌来了，爭着上来啖喋。我所想的，也浮在水面被魚喋入口里；复幻成泡沫吐出来，仍旧浮回空中。

魚还是活活泼泼地游；路又不肯自己开了；我更不能把所想的撇在一边。呀！

我定睛望着上下游泳的錦魚；我底回想也随着上下游

鱼

呀，女人！你現在成为我“記忆底池”中底錦魚了。你有时浮上来，使我得以看見你；有时沈下去，使我費神猜想你是在某片落叶底下，或某塊沙石之間。

但是那条路底方向我早忘了，我只能每日坐在池边，盼望你能从水底浮上来。

乡曲底狂言

在城市住久了，每要害起村庄的相思病来。我喜欢到村庄去，不单是貪玩那不染塵垢的山水，并且爱和村里底人攀談。我常想着到村里听庄稼人說两句愚拙的話語，胜过在都邑里領受那些智者底高談大論。

这日，我們又跑到村里拜訪耕田的隆哥。他是这小村底长者，自己耕着几亩地，还艺一所菜园。他底生活倒是可以羡慕的。他知道我們不願意在他矮陋的茅屋里，就讓我們到篱外底瓜棚底下坐坐。

横空的长虹从前山底凹处吐出来，七色的影印在清潭的水面。我們正凝神看着，驀然听得隆哥好像对着别人說："冲那边走罢，这里有人。"

"我也是人，为何这里就走不得？"我們轉过脸来，那人已站在我們跟前。那人一見我們，应行的礼，他也懂得。我們問过他底姓名，請他坐。隆哥看見这样，也就不做声了。

我們看他不像平常人，但他有什么毛病，我們也無从說起。他对我們說："自从我回来，村里底人不晓得当我做个什么。我想我并沒有坏意思，我也不打人，也不叫人吃亏，也不占人便宜，怎么他們就这般地欺負我——連路也不許

我走？”

和我同来的朋友問隆哥說：“他底职業是什么？”隆哥还沒作声，他便說：“我有事做，我是有职業的人。”說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折子来，对我底朋友說：“我是做买卖的。我做了許久了，这本折子里所記的賬不晓得是人該我的，还是我該人的，我也記不清楚，請你給我看看。”他把折子遞給我底朋友，我們一同看，原来是同治年間的废折！我們忍不住大笑起来，隆哥也笑了。

隆哥怕他招笑話，想法子把他轟走。我們問起他底来历，隆哥說他从少在天津做买卖，許久沒有消息，前几天刚回来的。我們才知道他是村里新回来的一个狂人。

隆哥說：“怎么一个好好的人到城市里就变成一个疯子回来？我听見人家說城里有什么疯人院，是造就这种疯子的。你們住在城里，可知道有沒有这回事？”

我回答說：“笑話！疯人院是人疯了才到里边去；并不是把好好的人送到那里教疯了放出来的。”

“既然如此，为何他不到疯人院里住，反跑回来到处騷扰？”

“那我可不知道了。”我回答时，我底朋友同时对他說：“我們也是疯人，为何不到疯人院里住？”

隆哥很詫异地問：“什么？”

我底朋友对我說：“我这話，你說对不对？認眞說起来，我們何尝不狂？要是方才那人才不狂呢。我們心里想什么，口又不敢說，手也不敢动，只会装出一副脸孔；倒不如他

想說什么便說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分誠实，是我們做不到的。我們若想起我們那些受拘束而显出来的动作，比起他那眞誠的自由行动，豈不是我們倒成了狂人？这样看来，我們才疯，他并不疯。”

隆哥不耐煩地說：“今天我們都發狂了，說那个干什么？我們談別的罢。”

瓜棚底下閑談，不覚把印在水面长虹惊跑了。隆哥底兒子赶着一对白鵝向潭边来。我底精神又貫注在那純净的家禽身上。鵝見着水也就發狂了。它們互叫了两声，便拍着翅膀趋入水里，把靜明的鏡面踏破。

生

我底生活好像一棵龙舌兰，一叶一叶慢慢地长起来。某一片叶在一个时期曾被那美丽的昆虫做过巢穴；某一片叶曾被小鳥們歇在上头歌唱过。現在那些叶子都落掉了！只有瘢楞的痕迹留在干上，人也忘了某叶某叶曾經显过的样子；那些叶子曾經历过的事迹惟有龙舌兰自己可以記忆得来，可是它不能說給别人知道。

我底生活好像我手里这管笛子。它在竹林里长着的时候，許多好鳥歌唱給它听；許多猛兽长嘯給它听；甚至天中底風、雨、雷、电都不时教給它發音底方法。

它长大了，一切教师所教的都納入它底記忆里，然而它身中仍是空空洞洞，沒有什么。

做乐器者把它截下来，开几个气孔，擱在唇边一吹，它从前学的都吐露出来了。

公理战胜

那晚上要举行战胜紀念第一次的典礼，不曾尝过战苦的人們爭着要尝一尝战后的甘味。式場前头底人，未到七点鐘，早就挤滿了。

那边一个声音說："你也来了！你可是为庆賀公理战胜来的？"这边随着回答道："我只来瞧热鬧，管他公理战胜不战胜。"

在我耳边恍惚有一个說話带乡下土腔的說："一个洋皇上生日倒比什么都热鬧！"

我底朋友笑了。

我郑重地对他說："你听这愚拙的話，倒很入理。"

"我也信——若說战神是洋皇帝的話。"

人声、乐声、槍声和等等杂响混在一处，几乎把我們底耳鼓震裂了。我底朋友說："你看，那边預备放烟花了，我們过去看看罢。"

我們远远站着，看那紅、黃、蓝、白諸色火花次第地冒上来。"这眞好，这眞好！"許多人都是这样頌揚。但这是不是頌揚公理战胜？

旁边有一个人說："你这灿烂的烟花，何尝不是地獄底

火焰？若是眞有个地獄，我想其中的火焰也是这般好看。”

我底朋友低声对我說：“对呀，这烟花豈不是从紀念战死的人而来的？战死的苦我們沒有尝到，由战死而显出来的地獄火焰我們倒看見了。”

我說：“所以我們今晚的来，不是要趁热鬧，乃是要憑吊那班愚昧可怜的牺牲者。”

談論尽管談論，烟花还是一样地放。我們底声音常是淪沒在騰沸的人海里。

面　具

人面原不如那紙制的面具喲！你看那紅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的面容，無論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它們一点也不改变。紅的还是紅，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的还是目眦欲裂。

人面呢？顏色比那紙制的小玩意兒好而且活动，带着生气。可是你褒奖他的时候，他虽是很高兴，脸上却装出很不願意的样子；你指摘他的时候，他虽是懊恼，脸上偏要显出勇于納言的顏色。

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我們要学面具，但不要戴它，因为面具后头应当讓它空着才好。

落花生

我們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說："讓它荒蕪着怪可惜，既然你們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罢。"我們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媽媽說："今晚我們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請你們爹爹来尝尝我們底新花生，如何？"我們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底茅亭举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說："你們爱吃花生么？"

我們都爭着答应："爱！"

"誰能把花生底好处說出来？"

姊姊說："花生底气味很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制油。"

我說："無論何等人都可以用賤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爹爹說："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貴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們底果实悬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羡慕的心。它

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們都說：“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說：“这是我对于你們的希望。”

我們談到夜闌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沒有了，然而父亲底話現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别　話

素輝病得很重，离她停息的时候不过是十二个时辰了。她丈夫坐在一边，一手支頤，一手把着病人底手臂，宁靜而悬摯的眼光都注在他妻子底面上。

黃昏底微光一分一分地消失，幸而房里都是白的东西，眼睛不至于失了它們底辨别力。屋里底靜默，早已布滿了死底气色；看护妇又不进来，她底脚步声只在門外輕輕地蹀过去，好像告訴屋里底人說："生命底步履不望这里来，离这里漸次远了。"

强烈的电光忽然从玻璃泡里底金絲發出来。光底浪把那病人底眼瞼冲开。丈夫見她这样，就回复他底希望，悬摯地說："你——你醒过来了！"

素輝好像沒听見这話，眼望着他，只說别的。她說："曖，珠兒底父亲，在这时候，你为什么不带她来見見我？"

"明天带她来。"

屋里又沈嘿了許久。

"珠兒底父亲哪，因为我身体軟弱、多病的緣故，教你犧牲許多光陰来看顧我，还阻碍你許多比服事我更要紧的事。我实在对你不起。我底身体实不容我……。"

"不要紧的，服事你也是我应当做的事。"

她笑，但白的被窩中所显出来的笑容并不是欢乐底标識。她說："我很对不住你，因为我不曾为我們生下一个男兒。"

"那里的話！女孩子更好。我爱女的。"

凄凉中底喜悅把素輝身中預备要走的魂拥回来。她底精神似乎比前强些，一听丈夫那么說，就接着道："女的本不足爱：你看許多人——連你——为女人惹下多少煩惱！……不过是——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不会爱或拒絕爱女人的，縱然他沒有煩惱，他是万灵中最愚蠢的人。珠兒底父亲，珠兒底父亲哪，你佩服这話么？"

这时，就是我們——旁边底人——也不能为珠兒底父亲想出一句答辞。

"我离开你以后，切不要因为我就一輩子过那鰥夫底生活。你必要为我的緣故，依我方才的話爱别的女人。"她說到这里把那只几乎动不得的右手举起来，向枕边摸索。

"你要什么？我替你找。"

"戒指。"

丈夫把她底手扶下来，輕輕在她枕边摸出一只玉戒指来遞給她。

"珠兒底父亲，这戒指虽不是我們訂婚用的，却是你給我的；你可以存起来，以后再給珠兒底母亲，表明我和她的連屬。除此以外，不要把我底东西給她，恐怕你要当她是我；不要把我們底旧話說給她听，恐怕她要因你底話就生出差别心，說你爱死的妇人甚于爱生的妻子。"她把戒指輕輕

地套在丈夫左手底無名指上。丈夫随着扶她的手与他底唇边略一接触。妻子对于这番厚意，只用微微睜开的眼睛看着他。除掉这样的回报，她实在不能表現什么。

丈夫說："我应当为你做的事，都对你說过了。我再說一句，無論如何，我永久爱你。"

"咦，再过几时，你就要把我底尸体扔在荒野中了！虽然我不常住在我底身体內，可是人一离开，再等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才能互通我們恋爱底消息呢？若說我們将要住在天堂的話，我想我也永無再遇見你的日子，因为我們底天堂不一样。你所要住的，必不是我現在要去的。何况我还不配住在天堂？我虽不信你底神，我可信你所信的眞理。縱然眞理有能力，也不为我們这小小的緣故就永远把我們結在一塊。珍重罢，不要爱我于离别之后。"

丈夫既不能說什么話，屋里只可讓死底靜寂占有了。楼底下恍惚敲了七下自鳴鐘。他为尊重医院底規則，就立起来，握着素輝底手說："我底命，再見罢，七点鐘了。"

"你不要走，我还和你談話。"

"明天我早一点来，你累了，歇歇罢。"

"你总不听我底話。"她把眼睛閉了，显出很不願意的样子。丈夫無奈，又停住片时，但她实在累了，只管躺着，也沒有什么話說。

丈夫輕輕躡出去。一到楼口，那脚步又退后走，不肯下去。他又躡回来，悄悄到素輝床边，見她显着昏睡的形态。枯涩的泪点滴不下来，只挂在眼瞼之間。

爱流汝涨

月兒底步履已踏过稻家底东墙了。孩子在院里已等了許久，一看見上半弧底光刚射过墙头，便忙忙跑到屋里叫道："爹爹，月兒上来了，出来給我燃香罢。"

屋里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他底心負了無量的愁悶。外面底月亮虽然还像去年那么圓滿，那么光明，可是他对于月亮底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当孩子进来叫他的时候，他就起来，勉强回答說："宝璜，今晚上不必拜月，我們到院里对着月光吃些果品，回头再出去看看别人底热鬧。"

孩子一听見要出去看热鬧，更喜得了不得。他說："为什么今晚上不拈香呢？記得从前是媽媽点給我的。"

父亲沒有回答他。但孩子底話很多，問得父亲越發伤心了。他对着孩子不甚說話。只有向月不歇地嘆息。

"爹爹今晚上不舒服么？为何气喘得那么厉害？"

父亲說："是，我今晚上病了。你不是要出去看热鬧么？可以教素云姐带你去，我不能去了。"

素云是一个年长的丫头。主人底心思、性地，她本十分明白，所以家里無論大小事几乎是她一人主持。她带宝璜出門，到河边看看船上和岸上各样的灯色；便中就告訴孩子

說："你爹爹今晚不舒服了，我們得早一点回去才是。"

孩子說："爹爹白天还好好地，为何晚上就害起病来？"

"唉，你記不得后天是媽媽底百日嗎？"

"什么是媽媽底百日？"

"媽媽死掉，到后天是一百天底工夫。"

孩子实在不能理会那"一百日"底深密意思。素云只得說："夜深了，咱們回家去罢。"

素云和孩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經躺在床上，見他們回来，就說："你們回来了。"她跑到床前回答說："二舍，我們回来了，晚上大哥兒可以和我同睡，我招呼他，好不好？"

父亲說："不必。你还是睡你的罢。你把他安置好，就可以去歇息，这里沒有什么事。"

这个七岁的孩子就睡在离父亲不远的一张小床上。外头底鼓乐声，和树梢底月影，把孩子弄得不能睡覚。在睡眠的时候，父亲本有命令，不許說話；所以孩子只得默听着，不敢發出什么声音。

乐声远了，在近处底杂响中，最激刺孩子的，就是从父亲那里發出来的啜泣声。在孩子底思想里，大人是不会哭的。所以他很詫异地問："爹爹，你怕黑么？大猫要来咬你么？你哭什么？"他說着就要起来，因为他也怕大猫。

父亲阻止他，說："爹爹今晚上不舒服，沒有别的事。不許起来。"

"咦，爹爹明明哭了！我每哭的时候，爹爹說我底声音像河里水声衆淅衆淅地响；現在爹爹底声音也和那个一样。

呀，爹爹，别哭了。爹爹一哭。教宝璜怎能睡覚呢？”

孩子越說越多，弄得父亲底心緒更乱。他不能用什么話来对付孩子，只說：“璜兒，我不是說过，在睡覚时不許說話么？你再說时，爹爹就不疼你了。好好地睡罢。”

孩子只复說一句：“爹爹要哭，教人怎样睡得着呢？”以后他就靜默了。

这晚上底催眠歌，就是父亲底抽噎声。不久，孩子也因着这声就發出微細的鼾息；屋里只有些杂响伴着父亲發出哀音。

綴網劳蛛

命命鳥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覚經》，流水似地念着。她底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底身体全然变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会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底时計，好像等什么人来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底法輪学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边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卍字徽章和一个时計。一进門就知那是佛教底經堂。

敏明那天来得早一点，所以屋里还沒有人。她把各样功課念过几遍，瞧壁上底时計正指着六点一刻。她用手挡住眉头，望着窗外低声地說："这时候还不来上学，莫不是还沒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底感情非常的好，就是新来的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

"鏗鐺……鏗鐺……"一輛电車循着鉄軌从北而来，駛到学校門口停了一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車上跳下来。他底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綠的絲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

的短褂；下身围着一条紫色的絲裙；脚下踏着一双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底世家子弟。这男子走进院里，脚下底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响。那声音传到屋里，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来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对他說："哼哼，加陵！請你的早安。你来得算早，現在才六点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誚我，我还以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边，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晚上父亲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点才讓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点。你約我早来，到底有什么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辞行。"加陵一听这話，眼睛立刻瞪起来，显出很惊訝的模样，說："什么？你要往那里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底父亲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够了；过几天可以跟着他专心当戏子去，不必再像从前念几天唱几天那么劳碌。我現在就要退学，后天将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說："我为什么不願意？我家以演剧为职業是你所知道的。我父亲虽是一个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优，但这几年間他底身体漸漸軟弱起来，手足有点不灵活，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这事上很有长处，也乐得順从他底命令。"加陵說："那么，我对于你底意思就沒有挽回的余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为这事納悶。我們底离别必不能长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亲和我必要常在这里演戏。有时到乡村去，也不过三两

个星期就回来。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里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听得出神，不提防外边早有五六个孩子进来，有一个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底跟前說：“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对敏明說：“‘玫瑰’花里底甘露流出来咧。”——他瞧見敏明脸上有一点泪痕，所以这样說。西边一个孩子接着說：“对呀！怪不得‘蜜蜂’舍不得离开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拦住。她說：“别和他們胡鬧。我們还是說我們的罢。”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学校，盼望你在念書的时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时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决不会把你忘了。你若是过十天不回来，或者我会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过几天准能回来。”

說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教师由南边的門进来。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礼。教师蹲在席上，回头向加陵說：“加陵，曼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点半了，你快去罢。”加陵听了这話，立刻走到門边，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随手拿了一把油伞就要出門。教师对他說：“九点鐘就得回来。”加陵答应一声就去了。

加陵回来，敏明已經不在她底席上。加陵心里很是难过，脸上却不露出什么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底書。晌午的时候，那位教师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过教师，一面检点他底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里，他父亲婆多瓦底正在屋里嚼槟榔。一見加陵进来，忙把沫紅唾出，問道："下午放假么？"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为早晨我跟曇摩婢和尙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亲說："哦，曇摩婢在道上曾告訴你什么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說：我底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当和尙去。他又說：这意思已經向父亲提过了。父亲啊，他实在向你提过这話么？"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过。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样打算？"加陵說："我現时有点不願意。再过十五六年，或者能够从他。我想再入高等学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点西洋底学問。"他父亲詫异說："西洋底学問！啊！我底兒，你想差了。西洋底学問不是好东西，是毒藥喲。你若是有了那种学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这里的西洋人，多半是干些杀人的勾当，做些損人利己的买卖，和开些誹謗佛法的学校。什么聖保罗因斯提丟啦、聖約翰海斯苦尔啦，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的。我說你要求西洋底学問会發生危险就在这里。"加陵說："誹謗与否，在乎自己，并不在乎外人底煽惑。若是父亲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尔，我准保能持守得住，不会受他們底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爱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沒有什么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晚上我和你說的話。我一想起当日你叔叔和你底白象主（緬甸王尊号）提婆底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沈痛的是他們在蛮得勒将白象主擄去；又在瑞大光塔設駐防营。瑞大光塔是我們底聖地，

他們竟然叫些行凶的人在那里住，豈不是把我們底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底学校，还是清清凈凈去当沙門。一則可以为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为你底父母积福；三則为你将来往生極乐的預备。出家能得这几种好处，总比西洋底学問强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决不能办。不如一面入学，一面跟着曇摩蜱学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劝不过来，就說："你既是决意要入别的学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欢你跟曇摩蜱学習經典。你畢業后就轉入仰光高等学校罢，那学校对于緬甸底風俗比較保存一点。"加陵說："那么，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蜱和法輪学校底教师。"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气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后一塊兒到湖里逛逛。你就叫他們开飯罢。"婆多瓦底說完，就进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来加陵住的地方离綠綺湖不远。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园，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国人替它起的。湖边滿是热带植物。那些树木底顏色、形态，都是很美丽，很奇异。湖西远远望見瑞大光，那塔底金色光衬着湖边的椰树、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边，后面有几个宮女持着羽葆随着她一样。此外好的景致，随处都是。不論什么人，一到那里，心中的憂郁立刻消灭。加陵那天和父亲到那里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

过了三个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学校。他在学校里常常思念他最爱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从那天早晨一别，

老是沒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进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拆开看时，却是敏明底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来，他等不得見父亲底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里奔来。

敏明底家还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僕瑪弥見他推門进来，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来的。你来得正好，待我进去告訴她。"她說完这話就速速进里边去，大声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来找你呢。快下来罢。"加陵在后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厅門，敏明已迎出来。

敏明含笑对加陵說："誰教你来的呢？这三个月不見你底信，大概因为功課忙的緣故罢？"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学校，每天下午还要到曇摩蜱那里……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写信給你。因为我抓起笔来就沒了主意，不晓得要写什么才能叫你覚得我底心常常有你在里头。我想你这几个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样地犯了这种毛病。"敏明說："你猜的不錯。你許久不到我屋里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会。"敏明把手搭在加陵底肩胛上，一面吩咐瑪弥預备檳榔、淡巴菰和些少細点，一面携着加陵上楼。

敏明底臥室在楼西。加陵进去，瞧見里面的陈設还是和从前差不多。楼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毯。窗上垂着两幅很細致的帷子。她底盥具就放在窗边。外头悬着几盆風兰。瑞大光底金光远远地从那里射来。靠北是臥榻，离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盖住。壁上悬着一幅提婆

和率裴雅洛观剧的画片。还有好些綉垫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个垫子到窗边，刚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样吃的东西捧上来。“你嚼檳榔啵。”敏明說完这話，随手送了一个檳榔到加陵嘴里，然后靠着她底鏡台坐下。

加陵嚼过檳榔，就对敏明說：“你这次回来，技艺必定很长进；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艺术演奏起来，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戏来的。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么妨碍呢？你还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罢，完了咱們再談心。”敏明說：“这几天我父亲刚刚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槃节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給你瞧罢。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乐和我。这舞蹈的譜可以借用‘达撒罗撒’，歌調借用‘恩斯民’。这两支譜，你都会嗎？”加陵忙答应說：“都会，都会。”

加陵擅于奏巴打拉（一种竹制的乐器，詳見《大清会典圖》），他一听見敏明叫他奏乐，就立刻叫瑪弥把那种乐器搬来。等到敏明舞过一次，他就跟着奏起来。

敏明两手拿住两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嫻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还跟得上，舞过一会，加陵就奏起“恩斯民”底曲調；只听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贊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长得丑劣。
咱們是同一个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远同在一个身里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别人把咱們底身体分做两个，
是他們把自己底指头压在眼上，
所以会生出这样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这样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会。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底技艺精到这个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这歌曲底故事說給我听。"敏明說："这曲倒沒有什么故事，不过是平常的恋歌，你能把里头的意思听出来就够了。"加陵說："那么，你这支曲是为我唱的。我也很願意对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底感情几年来就漸漸浓厚。这次見面的时候，又受了那么好的感触，所以彼此底心里都承認他們求婚底机会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帮父亲二三年才嫁，可是她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为敏明是一个很信佛法的女子，怕她后来要到尼庵去实行她底独身主义，所以不敢动求婚底念头。現在瞧出她底心志不在那里，他就决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底同意，把她娶过来。照緬甸底風俗，子女底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底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亲底意見，所以要履行这种手續。

他們談了半晌工夫，敏明底父亲宋志从外面进来，抬头瞧見加陵坐在窗边，就說："加陵君，别后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过身来对敏明說："你父亲回来了。"敏明待下去，她父亲已經登楼。他們三人坐过一会，談了几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辞。敏明說："你来的时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几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里歇一歇，恰好瑪弥上楼来收拾东西。宋志就对她說："你把那盘檳榔送到我屋里去罢。"瑪弥說："这是他們剩下的，已經残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来。"

瑪弥把檳榔送到宋志屋里，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么事情似的。宋志一見瑪弥进来，就起身对她說："我瞧他們两人实在好得太厉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吃亏。你有什么好方法教他們二人底爱情冷淡沒有？"瑪弥說："我又不是蠱师，那有好方法离間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么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于嫁他。因为他們一个是屬蛇，一个是屬鼠的（緬甸底生肖是算日的，礼拜四生的屬鼠，礼拜六生的屬蛇），就算我們肯将姑娘嫁給他，他底父亲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的虽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克的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师来，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点法术更为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种人叫做蠱师，专用符呪替人家制造命运。有时叫沒有爱情的男女，忽然發生爱情；有时将如胶似漆的夫妻化为仇敌。操这种职業的人以暹罗底僧侶最

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这种职業的也不少。宋志因为瑪弥底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师去了。

晌午的时候，宋志和蠱师沙龙回来。他讓沙龙进自己底臥房。瑪弥一見沙龙进来，木鷄似的站在一边。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师，引起宋志今天的实行，实在对不起她底姑娘。她想到这里，就一直上楼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里念書，听見这消息，急和瑪弥下来。躡步到屏后，傾耳听他們底談話。只听沙龙說："这事很容易办。你可以将她常用的貼身东西拿一两件来，我在那上头画些符，念些呪，然后給回她用，过几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这里有她一条常用的領巾，是她昨天回来的时候忘記帶上去的。这东西可用嗎？"沙龙說："可以的，但是能够得着……"

敏明听到这里已忍不住，一直走进去向父亲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底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么意，請你放心。"宋志慕地里瞧見他女兒进来，簡直不知道要用什么話对付她。沙龙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談你底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底計我已知道了。你快去办你底事罢。"宋志說："我底兒，你今天疯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里肯依父亲底話，她一味和沙龙吵鬧，弄得她父亲和沙龙很沒趣。不久，沙龙垂着头走出来；宋志滿面怒容蹲在床上吸烟；敏明也忿忿地上楼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来和父亲用飯。她想父亲終久会

用蠱术离間他們，不由得心里难过。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綉枕早已被她底眼泪湿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鏡台梳洗，从鏡里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为綉枕褪色，印在她底脸上——不覚笑起来。她把脸上那些印迹洗掉的时候，瑪弥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来。敏明把花放在一边，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围繞瑞大光的彩云，不理会那塔底金光向她底眼瞼射来，她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里的感想和目前的光融洽，精神上現出催眠底状态。她自己覚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听見底下的护塔鈴叮叮当当地响。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献的宝石，个个都發出很美丽的光明。她心里喜欢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宝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撿时，那宝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宝石掉下的緣故，不覚有一种更美丽的宝光从那里射出来。她心里覚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头来要瞧瞧那空兒里头的光景。不提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后，原来是一扇宝石的門。

那門被敏明推开之后，里面的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边，望里一瞧，覚得里头的山水、树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見过的。她在不知不覚中，已經向前走了几十步。耳边恍惚听見有人对她說："好啊！你回来啦。"敏明回头一看，覚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时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听見"回来"这两字，心里很是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这里，为

何說我回来？你是誰？我好像在那里与你会过似的。这是什么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这些日子，連自己家乡和平日間往来的朋友也忘了。肉体底障碍眞是大喲。”敏明听了这話，簡直莫明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么好福气住在这里。我眞是在这里住过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曾住过这里，我就領你到处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听見那人要領她到处去逛逛，就忙忙答应。但所見的东西，敏明一点也記不清楚，总覚得样样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那么迷糊，就对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过一座碧玉牌楼。两边的树罗列成行，开着很好看的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备。树上有些鳥声，唱得很好听。走路时，有些微風慢慢吹来，吹得各色的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还在空中飞来飞去。敏明底头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遍体熏得很香。那人說：“这些花木都是你底老朋友；你常和它們往来。它們底花是长年开放的。”敏明說：“这眞是好地方，只是我总記不起来。”

走不多远，忽然听見很好的乐音。敏明說：“誰在那边奏乐？”那人回答說：“那里有人奏乐，这里的声音都是發于自然的。你所听的是前面流水底声音。我們再走几步就可以瞧見。”进前几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浮着奇异的花草，还有好些水鳥在那里游泳。敏明只認得些荷花、鸂

鵡；其余都不認得。那人很不憚煩，把各样的东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过一道桥，迎面立着一片琉璃墻。敏明說："这墻眞好看，是誰在里面住？"那人說："这里头是乔答摩宣講法要的道場。現时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里聆听法音。轉过这个墻角就是正門。到的时候，我領你进去听一听。"敏明貪恋外面的風景，不願意进去。她說："咱們逛会兒才进去罢。"那人說："你只会听粗陋的声音，看簡略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会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墻底尽头，还是穿入树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进前；树上底鳥声，叫得更好听。敏明抬起头来，忽然瞧見南边的树枝上有一对很美丽的鳥呆立在那里，絲毫的声音也不从他們底嘴里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只只鳥兒都出声吟唱，为什么那对鳥兒不出声音呢？那是什么鳥？"那人說："那是命命鳥。为什么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听見"命命鳥"三字，心里似乎有点覚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对那人說："那可不是我和我底好朋友加陵么，为何我們都站在那里？"那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覚得。"敏明搶前几步，看来还是一对呆鳥。她說："还是一对鳥兒在那里；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几个弯，当前現出一节小溪把两边的树林隔开。对岸的花草，似乎比这边更新奇。树上底花瓣也是常常掉下来。树下有許多男女：有些躺着的，有些站着的，有

些坐着的。各人在那里說說笑笑，都現出很亲密的样子。敏明說："那边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点，我們一同过去逛逛罢。"那人說："对岸可不能去。那落的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过去逛逛罢。"那人見敏明一定要过去，就对她說："你必要过那边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桥过去。"他說完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头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边，打算找一道桥过去。但找来找去总找不着，只得站在这边瞧过去。

她瞧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几乎被葬在底下。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的水边，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个紫衣的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过别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对于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愛过别的女人。"紫衣女子听了，向他微笑，就离开他。走不多远，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树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过别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对于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愛过别的女人。"

敏明瞧見这个光景，心里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为什么当面撒謊，和那两位男子底回答为什么不約而同？她回头瞧那坐在水边底男子还在那里。又有一个穿紅衣的女子走到他面前，还是对他說紫衣女子所說的話。那男子底回答和从前一样，一个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

衣女子，还是挨着次序向各个男子說話。她走远了，話語底內容虽然听不見，但她底形容老沒有改变。各个男子对她也是显出同样的表情。

敏明瞧見各个女子对于各个男子所說的話都是一样；各个男子底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里正在疑惑，忽然来了一陣狂風把对岸底花瓣刮得干干凈凈，那班男女立刻变成很凶恶的容貌，互相噬食起来。敏明瞧見这个光景，吓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声喝道："噯呀！你們底感情眞是反复無常。"

敏明手里那杯咖啡被这一喝，全都泻在她底裙上。楼下底瑪弥听見楼上底喝声，也赶上来。瑪弥瞧見敏明周身冷汗，仆在鏡台上头，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样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来，不便对瑪弥細說，胡乱答应几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刚才的异象，抬头再瞧窗外底瑞大光，覚得那塔还是被彩云繞住，越显得十分美丽。她立起来，換过一条綠色的裙子，就坐在她底臥榻上头。她想起在树林里忽然瞧見命命鳥变做她和加陵那回事情，心中好像覚悟他們两个是这边的命命鳥，和对岸自称为命命鳥的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你不在那边。幸亏我不能过去。"

她自經过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变化。对于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对于加陵的态度更是不像从前。加陵一点也覚不出来，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从敏明回来，加陵沒有一天不来找她。近日覚得敏

明底精神异常，以为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兴。加陵觉得他自己有好些难解决的問題，不能不对敏明說。第一，是他父亲願意他去当和尙；第二，縱使准他娶妻，敏明底生肖和他不对，頑固的父亲未必承認。現在瞧見敏明这样，不由得不把衷情吐露出来。

加陵一天早晨来到敏明家里，瞧見她底态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还长呢。我在咱們底事情上头已經有了打算。父亲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办法就是'照例逃走'。你这两天是不是为这事生气呢？"敏明說："这倒不值得生气。不过这几晚睡得迟，精神有一点疲倦罢了。"

加陵以为敏明底話是眞，就把前日向父亲要求的情形說給她听。他說："好朋友，你瞧我底父亲多么固执。他一意要我去当和尙，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底事，他还要請人来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敏明說："什么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亲把曇摩竭請来。我以为有别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对我講什么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的。我且念給你听：

"佛問摩邓曰：'女愛阿难何似？'女言：'我愛阿难眼；愛阿难鼻；愛阿难口；愛阿难耳；愛阿难声音；愛阿难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气不淨。'

"曇摩竭說得天花乱墜，我只是偷笑。因为身体上的污

秽，人人都有，那能因着这些小事，就把爱情割断呢？况且这經本来不合对我說；若是对你念，还可以解释得去。”

敏明听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摩邓嗎？怎样說对我念就可以解释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底意思不是說你是摩邓，是說这本經合于对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触犯了她。敏明听了那几句經，心里更是明白。他們两人各有各底心事，总沒有尽情吐露出来。加陵坐不多会，就告辞回家去了。

涅槃节近啦。敏明底父亲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动身，在那晚上到她家里，为的是要給她送行。但一进門，連人影也沒有。轉过角門，只見瑪弥在她屋里縫衣服。那时候約在八点鐘底光景。

加陵問瑪弥說：“姑娘呢？”瑪弥抬头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来找她。她不曾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点鐘工夫了。”加陵說：“眞的么？”瑪弥回了一声：“我还騙你不成。”低头还是做她底活計。加陵說：“那么，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别处可去，她一定不会趁瑞大光底热鬧。他回到家里，見敏明沒来，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凉。因为那夜底月亮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的时候，她必招几个朋友到那里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湖去。到的时候，覚得湖里靜寂得很。这几天是涅槃节期，各庙里都很热鬧；綠綺湖底冷

月沒人来賞玩，是意中底事。加陵从爱德华第七底造像后面上了山坡，瞧見沒人在那里，心里就有几分詫异。因为敏明每次必在那里坐，这回不見她，諒是沒有来。

他走得很累，就在凳上坐一会。他在月影朦朧中瞧見地下有一件东西；撿起来看时，却是一条蝉翼紗的領巾。那巾底两端都綉一个吉祥海云的徽識，所以他認得是敏明的。

加陵知道敏明还在湖边，把領巾藏在袋里，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弯虹桥，轉到水边底乐亭，瞧沒有人，又折回来。他在山丘上注神一望，瞧見西南边隐隐有个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几分像敏明。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垣后面，意思是要吓她。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么东西似的，所以靜靜伏在那里看她要做什么。

敏明找了半天，随在乐亭旁边摘了一枝优鉢曇花，走到湖边，向着瑞大光合掌礼拜。加陵見了，暗想她为什么不到瑞大光膜拜去？于是再躡足走近湖边底薔薇垣。那里离敏明礼拜的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触犯她，所以不敢做声。只听她底祈祷：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万劫以来，迷失本来智性；因此堕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恋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轉生極乐国土。願勇猛無畏阿弥陀，俯听恳求接引我。南無阿弥陀佛。

加陵听了她这番祈祷，心里很受感动。他沒有一点悲痛，竟然从薔薇垣里跳出来，对着敏明說："好朋友，我听你

刚才的祈祷，知道你厭弃这世間，要离开它。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么时候来的？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为你底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开。你到那里，我也到那里。”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記得你父亲願你做一个轉法輪的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后还有相見的日子。”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这話有些不对。譬如我要到蛮得勒去，不是嫌恶仰光，不过我未到过那城，所以願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恶仰光，他巴不得立刻离开才好。現在，你是第二类底人；我是第一类底人。为什么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会来；更不料他一下就决心要跟从她。現在听他这一番話語，知道他与自己底覚悟虽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底命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这时，她才把前几天的事告訴加陵。加陵听了，心里非常的喜欢，說：“有那么好的地方，为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离不开你了，我們一塊兒去罢。”

那时月光更是明亮。树林里螢火無千無万地閃来閃去，好像那世界底人物来赴他們底喜筵一样。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上，一手牵着她。快到水边的时候，加陵回过脸来向敏明底唇边啜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亲我一下么？”敏明好像不曾听見，还是直地走。

他們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一点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見加陵說：“咱們是

生命底旅客，現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还是照着他們所走的路；瑞大光远远送一点鼓乐底声音来；动物园底野兽也都为他們唱很雄壮的欢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的水，不願意替他們守这旅行底秘密，要找机会把他們底躯壳送回来。

（原載1921年《小說月报》12卷1号）

商人妇

"先生，請用早茶。"这是二等艙底侍者催我起床的声音。我因为昨天上船的时候太过忙碌，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倦，从九点一直睡到早晨七点还沒有起床。我一听侍者底招呼，就立刻起来；把早晨应办的事情弄清楚，然后到餐厅去。

那时节餐厅里滿坐了旅客。个个在那里喝茶，閑話：有些預言欧战誰胜誰負的；有些議論袁世凱該不該做皇帝的；有些猜度新加坡印度兵变乱是不是受了印度革命党运动的；那种唧唧咕咕的声音，弄得一个餐厅几乎变成菜市。我不慣听这个，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艙里，拿了一本《西青散記》跑到右舷找一个地方坐下，預备和書里底双卿談心。

我把書打开，正要看时，一位印度妇人携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到跟前，和我面对面地坐下。这妇人，我前天在極乐寺放生池边曾見过一次；我也瞧着她上船；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見她在左右舷乘凉。我一瞧見她，就动了我底好奇心；因为她底装束虽是印度的，然而行动却不像印度妇人。

我把書搁下，偷眼瞧她，等她回眼过来瞧我的时候，我

又装做念書。我好几次是这样办，恐怕她疑我有别的意思，此后就低着头，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她在那里信口唱些印度歌給小孩听，那孩子也指东指西問她說話。我听她底回答，無意中又把眼睛射在她脸上。她見我抬起头来，就顧不得和孩子周旋，急急地用閩南土話問我說："这位老叔，你也是要到新加坡去么？"她底口腔很像海澄底乡人；所問的也带着乡人底口气。在說話之間，一字一字慢慢地拼出来，好像初学說話的一样。我被她这一問，心里底疑团結得更大，就回答說："我要回厦門去。你曾到过我們那里么？为什么能說我們底話？""呀！我想你瞧我底装束像印度妇女，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华侨叫祖国做唐山）人。我实在告訴你，我家就在鴻漸。"

那孩子瞧見我們用土話对談，心里奇怪得很，他搖着妇人底膝头，用印度話問道："媽媽，你說的是什么話？他是誰？"也許那孩子从来不曾听过她說这样的話，所以覚得希奇。我巴不得快点知道她底底蘊，就接着問她："这孩子是你养的么？"她先回答了孩子，然后向我嘆一口气說："为什么不是呢！这是我在麻德拉斯养的。"

我們越談越熟，就把从前的畏縮都除掉。自从她知道我底里居、职業以后，她再也不称我做"老叔"，便轉口称我做"先生"。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說給我听。我因为她底境遇很希奇，就請她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她談得高兴，也就应許了。那时，我才把書收入口袋里，注神听她訴說自己底历史。

我十六岁就嫁給青礁林蔭乔为妻。我底丈夫在角尾开糖鋪。他回家的时候虽然少，但我們底感情决不因为这样就生疏。我和他过了三四年的日子，从不曾拌过嘴，或鬧过什么意見。有一天，他从角尾回来，脸上現出憂悶的容貌。一进門就握着我底手說："惜官（閩俗：长輩称下輩或同輩底男女彼此相称，常加'官'字在名字之后），我底生意已經倒閉，以后我就不到角尾去啦。"我听了这話，不由得問他："为什么呢？是买卖不好嗎？"他說："不是，不是，是我自己弄坏的。这几天那里賭局，有些朋友招我同玩，我起先贏了許多，但是后来都輸得精光，甚至連店里底生財家伙，也輸給人了。……我实在后悔，实在对你不住。"我怔了一会，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話来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么話来責备他。

他見我底泪流下来，忙替我擦掉，接着說："哎！你从来不曾在我面前哭过；現在你向我掉泪，簡直像熔融的鉄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兒上一样。我底难受，实在比你更大。你且不必担憂，我找些資本再做生意就是了。"

当下我們二人面面相覷，在那里靜靜地坐着。我心里虽有些規劝底話要对他說，但我每将眼光射在他脸上的时候，就覚得他有一种妖魔的能力，不容我說，早就理会了我底意思。我只說："以后可不要再要錢，要知道賭錢……"

他在家里閑着，差不多有三个月。我所积的錢財倒还够用，所以家計用不着他十分挂虑。他鎮日出外借錢做資本，可惜沒有人信得过他，以致一文也借不到。他急得無可

奈何，就动了过番（閩人說到南洋为过番）的念头。

他要到新加坡去的时候，我为他摒挡一切应用的东西，又拿了一对玉手鐲教他到厦門兌来做盘費。他要趁早潮出厦門，所以我們别离的前一夕足足說了一夜的話。第二天早晨，我送他上小船，独自一人走回来，心里非常煩悶，就伏在案上，想着到南洋去的男子多半不想家，不知道他会这样不会。正这样想，驀然一片急步声达到門前，我認得是他，忙起身开了門，問："是漏了什么东西忘記带去么？"他說："不是，我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我到那边的时候，無論做什么事，总得給你来信。若是五六年后我不能回来，你就到那边找我去。"我說："好罢。这也值得你回来叮嚀，到时候我必知道应当怎样办的。天不早了，你快上船去罢。"他紧握着我底手，长嘆了一声，翻身就出去了。我注目直送到榕蔭尽处，瞧他下了长堤，才把小門关上。

我与林蔭乔别离那一年，正是二十岁。自他离家以后，只来了两封信，一封說他在新加坡丹讓巴葛开杂貨店，生意很好。一封說他底事情忙，不能回来。我連年望他回来完聚，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虛空了。

邻舍底妇人常劝我到南洋找他去。我一想，我們夫妇离别已經十年，过番找他虽是不便，却强过独自一人在家里挨苦。我把所积的錢財检妥，把房子交給乡里底荣家长管理，就到厦門搭船。

我第一次出洋，自然受不慣風浪底顛簸，好容易到了新加坡。那时节，我心里底喜欢，簡直在这輩子里头不曾再遇

見。我請人带我到丹讓巴葛义和誠去。那时我心里底喜欢更不能用言語来形容。我瞧店里底买卖很热鬧，我丈夫这十年間的發达，不用我估量，也就罗列在眼前了。

但是店里底伙計都不認識我，故得对他們說明我是誰，和来意。有一位年輕的伙計对我說："头家（閩人称店主为头家）今天沒有出来，我領你到住家去罢。"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里住；同时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不然，断沒有所謂住家的。我在路上就向伙計打听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人力車轉了几个弯，到一所半唐半洋的楼房停住。伙計說："我先进去通知一声。"他撇我在外头，許久才出来对我說："头家早晨出去，到現在还沒有回来哪。头家娘請你进去里头等他一会兒，也許他快要回来。"他把我两个包袱——那就是我底行李——拿在手里，我随着他进去。

我瞧見屋里底陈設十分华丽。那所謂头家娘的，是一个馬来妇人，她出来，只向我略略点了一个头。她底模样，据我看来很不恭敬，但是南洋底規矩我不懂得，只得陪她一礼。她头上戴的金刚鑽和珠子，身上綴的宝石、金、銀，衬着那副黑脸孔，越显出丑陋不堪。

她对我說了几句套話，又叫人遞一杯咖啡給我，自己在一边吸烟、嚼檳榔，不大和我攀談。我想是初会生疏的緣故，所以也不敢多問她底話。不一会，得得的馬蹄声从大門直到廊前，我早猜着是我丈夫回来了。我瞧他比十年前胖了許多，肚子也大起来了。他口里含着一枝雪茄，手里扶着一根象牙杖，下了車，踏进門来，把帽子挂在架上。見我坐

在一边，正要發問，那馬来妇人上前向他唧唧咕咕地說了几句。她底話我虽不懂得，但瞧她底神气像有点不对。

我丈夫回头問我說："惜官，你要来的时候，为什么不預先通知一声？是誰叫你来的？"我以为他見我以后，必定要对我說些温存的話，那里想到反把我詰問起来！当时我把不平的情緒压下，陪笑回答他，說："唉，蔭哥，你豈不知道我不会写字么？咱們乡下那位写信的旺师常常給人家写别字，甚至把意思弄錯了；因为这样，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写。我又是决意要来找你的，不論迟早总得动身，又何必多費这番工夫呢？你不曾說过五六年后若不回去，我就可以来嗎？"我丈夫說："吓！你自己倒会出主意。"他說完，就横横地走进屋里。

我听他所說的話，簡直和十年前是两个人。我也不明白其中的緣故：是嫌我年长色衰呢，我覚得比那馬来妇人还俊得多；是嫌我德行不好呢，我嫁他那么多年，事事承順他，从不曾做过越出范圍的事。蔭哥給我这个悶葫蘆，到現在我还猜不透。

他把我安頓在楼下，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屋里，也不和我說話。那馬来妇人倒是很殷勤，走来对我說："蔭哥这几天因为你底事情很不喜欢。你且寬怀，过几天他就不生气了。晚上有人請咱們去赴席，你且把衣服穿好，我和你一塊兒去。"

她这种甘美的語言，叫我把从前猜疑她的心思完全打銷。我穿的是湖色布衣，和一条大紅縐裙；她一見了，不由

得笑起来。我觉得自己滿身村气，心里也有一点慚愧。她說："不要紧，請咱們的不是唐山人，定然不注意你穿的是不是时新的样式。咱們就出門罢。"

馬車走了許久，穿过一丛椰林，才到那主人底門口。进門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一面张望，一面随着她到客厅去。那里果然有很奇怪的筵席摆設着。一班女客都是馬来人和印度人。她們在那里嘰哩咕嚕地說說笑笑，我丈夫底馬来妇人也撇下我去和她們談話。不一会，她和一位妇人出去，我以为她們逛花园去了，所以不大理会。但过了許久的工夫，她們只是不回来，我心急起来，就向在座的女人說："和我来的那位妇人往那里去？"她們虽能会意，然而所回答的話，我一句也懂不得。

我坐在一个鞔垫上，心头跳动得很厉害。一个僕人拿了一壺水来，向我指着上面的筵席作势。我瞧見别人洗手，知道这是食前的規矩，也就把手洗了。她們讓我入席，我也不知道那里是我应当坐的地方，就順着她們指定給我的坐位坐下。她們祷告以后，才用手向盘里取自己所要的食品。我头一次掬东西吃，一定是很不自然，她們又教我用指头的方法。我在那时，很怀疑我丈夫底馬来妇人不在座，所以無心在筵席上张罗。

筵席撤掉以后，一班客人都笑着向我亲了一下吻就散了。当时我也要跟她們出門，但那主妇叫我等一等。我和那主妇在屋里指手画脚做哑談，正笑得不可开交，一位五十来岁的印度男子从外头进来。那主妇忙起身向他說了几句

話，就和他一同坐下。我在一个生地方遇見生面的男子，自然羞縮到了不得。那男子走到我跟前說："喂，你已是我底人啦。我用錢买你。你住这里好。"他說的虽是唐話，但語格和腔調全是不对的。我听他說把我买过来，不由得慟哭起来。那主妇倒是在身边殷勤地安慰我。那时已是入亥时分，他們教我进里边睡，我只是和衣在厅边坐了一宿，那里肯依他們底命令！

先生，你听到这里必定要疑我为什么不死。唉！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他們守着我好像囚犯一样，無論什么时候都有人在我身旁。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情緒过了，不但不願死，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底命运到底是怎样的。

买我的人是印度麻德拉斯底回教徒阿戶耶。他是一个穆穆商，因为在新加坡發了財，要多娶一个姬妾回乡享福。偏是我底命运不好，趁着这机会就变成他底外国骨董。我在新加坡住不上一个月，他就把我带到麻德拉斯去。

阿戶耶給我起名叫利亚。他叫我把脚放了，又在我鼻上穿了一个窟窿，带上一只鑽石鼻环。他說照他們底風俗，凡是已嫁的女子都得带鼻环，因为那是妇人底記号。他又把很好的"克尔塔"(回妇上衣)、"馬拉姆"(胸衣)和"埃撒"(袴)教我穿上。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回回婆子了。

阿戶耶有五个妻子，連我就是六个。那五人之中，我和第三妻的感情最好。其余的我很憎恶她們，因为她們欺負我不会說話；又常常戏弄我。我底小脚在她們当中自然

是希罕的，她們虽是不歇地摩挲，我也不怪。最可恨的是她們在阿戶耶面前播弄是非，教我受委屈。

阿噶利馬是阿戶耶第三妻底名字，就是我被卖时张罗筵席的那个主妇。她很爱我，常劝我用"撒馬"来塗眼眶，用指甲花来塗指甲和手心。回教底妇人每日用这两种东西和我們唐人用脂粉一样。她又教我念孟加里文和亚剌伯文。我想起自己因为不能写信的緣故，致使蔭哥有所借口，現在才到这样的地步；所以願意在这举目無亲的时候用功学習些少文字。她虽然沒有什么学問，但当我底教师是綽綽有余的。

我从阿噶利馬念了一年，居然会写字了！她告訴我他們教里有一本天書，本不輕易給女人看的，但她以后必要拿那本書来教我。她常对我說："你底命运会那么蹇涩，都是阿拉給你注定的。你不必想家太甚，日后或者有大快乐临到你身上，叫你享受不尽。"这种定命的安慰，在那时节很可以教我底精神活泼一点。

我和阿戶耶虽無夫妻底情，却免不了有夫妻底事。哎！我这孩子（她說时把手撫着那孩子底頂上）就是到麻德拉斯的第二年养的。我活了三十多岁才怀孕，那种痛苦为我一生所未經过。幸亏阿噶利馬能够体貼我，她常用話安慰我，教我把目前的苦痛忘掉。有一次她瞧我过于难受，就对我說："呀！利亚，你且忍耐着罢。咱們沒有無花果树底福分（《可兰經》載阿丹浩挖被天魔阿扎贼来引誘，吃了阿拉所禁的果子，当时他們二人底天衣都化沒了。他們覚得赤身底羞耻，

就向乐园里底树借叶子围身。各种树木因为他們犯了阿拉底戒命，都不敢借，惟有無花果树瞧他們二人怪可怜的，就慷慨借些叶子給他們。阿拉嘉許無花果树底行为，就賜它不必經过开花和受蜂蝶攪扰的苦而能結果），所以不能免掉怀孕底苦。你若是感得痛苦的时候，可以默默向阿拉求恩，他可怜你，就賜給你平安。"我在临产的前后期，得着她許多的帮助，到現在还是忘不了她底情意。

自我产后，不上四个月，就有一件失意的事教我心里不舒服；那就是和我底好朋友离别。她虽不是死掉，然而她所去的地方，我至終不能知道。阿噶利馬为什么离开我呢？說来話长，多半是我害她的。

我們隔壁有一位十八岁的小寡妇名叫哈那，她四岁就守寡了。她母亲苦待她倒罢了，还要說她前生的罪業深重，非得叫她辛苦，来生就不能超脫。她所吃所穿的都跟不上别人，常常在后园里偷哭。她家底园子和我們底园子只隔一度竹篱，我一听見她哭，或是听見她在那里，就上前和她談話，有时安慰她，有时給东西她吃，有时送她些少金錢。

阿噶利馬起先瞧見我周济那寡妇，很不以为然。我屢次对她說明，在唐山不論什么人都可以受人家底周济，从不分什么教門。她受我底感化，后来对于那寡妇也就發出哀怜的同情。

有一天，阿噶利馬拿些銀子正从篱間遞給哈那，可巧被阿戶耶瞥見。他不声不张，躡步到阿噶利馬后头，給她一掌，順口罵說："小母畜，賤生的母猪，你在这里干什么？"他

回到屋里，气得滿身哆嗦，指着阿噶利馬說："誰教你把錢給那婆罗門妇人？豈不把你自己玷汙了嗎？你不但玷汙了自己，更是玷汙我和清眞聖典。'馬賽拉'（是阿拉禁止的意思）！快把你底'布卡'（面幕）放下来罢。"

我在里头听得清楚，以为罵过就沒事。誰知不一会的工夫，阿噶利馬珠泪承睫地走进来，对我說："利亚，我們要分离了！"我听这話吓了一跳，忙問道："你說的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她說："你不听見他叫我把'布卡'放下来罢？那就是休我的意思。此刻我就要回娘家去。你不必悲哀，过两天他气平了，总得叫我回来。"那时我一陣心酸，不晓得要用什么話来安慰她，我們抱头哭了一場就分散了。唉！"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长大癩"，这两句話实在是人間生活底常例呀！

自从阿噶利馬去后，我底凄凉的历書又从"賀春王正月"翻起。那四个女人是与我素無交情的。阿戶耶呢，他那副黝黑的脸，猬毛似的鬍子，我一見了就憎厭，巴不得他快离开我。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乳育孩子，此外沒有别的事情。我因为阿噶利馬底事，吓得連花园也不敢去逛。

过几个月，我底苦生涯快挨尽了！因为阿戶耶借着病回他底乐园去了。我从前听見阿噶利馬說过：妇人于丈夫死后一百三十日后就得自由，可以随便改嫁。我本欲等到那規定的日子才出去，無奈她們四个人因为我有孩子，在財产上恐怕給我占便宜，所以多方窘迫我。她們底手段，我也不忍說了。

哈那劝我先逃到她姊姊那里。她教我送一点錢財給她姊夫，就可以得到他們底容留。她姊姊我曾見过，性情也很不錯。我一想，逃走也是好的，她們四个人底心腸鬼蜮到極，若是中了她們底暗算，可就不好。哈那底姊夫在亚可特住。我和她約定了，教她找机会通知我。

一星期后，哈那对我說她底母亲到别处去，要夜深才可以回来，教我由篱笆逾越过去。这事本不容易，因事后須得使哈那不致于吃亏。而且篱上界着一行鐵綫，实在教我难办。我抬头瞧見篱下那棵波罗蜜树有一枒横过她那边，那树又是斜着长上去的。我就告訴她，叫她等待人靜的时候在树下接应。

原来我底住房有一个小門通到园里。那一晚上，天际只有一点星光，我把自己細軟的东西藏在一个口袋里，又多穿了两件衣裳，正要出門，瞧見我底孩子睡在那里。我本不願意带他同行，只怕他醒时瞧不見我要哭起来，所以暫住一下，把他抱在怀里，讓他吸乳。他吸的时节，才实在感得我是他底母亲，他父亲虽与我沒有精神上的关系，他却是我养的。况且我去后，他不免要受别人底折磨。我想到这里，不由得双泪直流。因为多带一个孩子，会教我底事情越發难办。我想来想去，还是把他駝起来，低声对他說："你是好孩子，就不要哭，还得乖乖地睡。"幸亏他那时好像理会我底意思，不大作声。我留一封信在床上，說明願意抛弃我应得的产業和逃走的理由，然后从小門出去。

我一手往后托住孩子，一手拿着口袋，躡步到波罗蜜树

下。我用一条繩子拴住口袋，慢慢地爬上树，到分杈的地方少停一会。那时孩子哼了一两声，我用手輕輕地拍着，又搖他几下，再把口袋攆上来，抛过去給哈那接住。我再爬过去，摸着哈那为我預备的繩子，我就紧握着，讓身体慢慢墜下来。我底手耐不得摩擦，早已被繩子銼伤了。

我下来之后，謝过哈那，忙忙出門，离哈那底門口不远就是愛德耶河，哈那和我出去雇船，她把話交代清楚就回去了。那舵工是一个老头子，也許听不明白哈那所說的話。他划到塞德必特車站，又替我去买票。我初次搭車，所以不大明白行車底規矩；他叫我上車，我就上去。車开以后，查票人看我底票才知道我搭錯了。

車到一个小站，我赶紧下来，意思是要等别輛車搭回去。那时已經夜半，站里底人說上麻德拉斯的車要到早晨才开。不得已就在候車处坐下。我把"馬支拉"(回妇外衣)披好，用手支住袋假寐，約有三四点鐘的工夫。偶一抬头，瞧見很远一点灯光由栅栏之間射来，我赶快到月台去，指着那灯問站里底人。他們当中有一个人笑說："这妇人連方向也分不清楚了。她認啓明星做車头底探灯哪。"我瞧眞了，也不覚得笑起来，說："可不是！我底眼眞是花了。"

我对着啓明星，又想起阿嘻利馬底話。她曾告訴我那星是一个擅于迷惑男子的女人变的。我因此想起蔭哥和我底感情本来很好，若不是受了番婆底迷惑，决不忍把他最愛的結髮妻卖掉。我又想着自己被卖的不是不能全然归在蔭哥身上。若是我情願在唐山过苦日子，無心到新加坡去依

賴他，也不会發生这事。我想来想去，反笑自己逃得太过唐突。我自問既然逃得出来；又何必去依賴哈那底姊姊呢？想到这里，仍把孩子抱回候車处，定神解决这問題。我带出来的东西和現銀共值三千多卢比，若是在村庄里住，很可以够一輩子底开消；所以我就把独立生活底主意拿定了。

天上底諸星陆續收了它們底光，惟有啓明仍在东方閃爍着。当我瞧着它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声音从它底光传出来，說："惜官，此后你别再以我为迷惑男子的女人。要知道凡光明的事物都不能迷惑人。在諸星之中，我最先出来，告訴你們黑暗快到了；我最后回去，为的是領你們紧接受着太陽底光亮；我是夜界最光明的星。你可以当我做你心里底殷勤的警醒者。"我朝着它，心花怒开，也形容不出我心里底感謝。此后我一見着它，就有一番特别的感触。

我向人打听客栈所在的地方，都說要到貞葛布德才有。于是我又搭車到那城去。我在客栈住不多的日子，就搬到自己底房子住去。

那房子是我把鑽石鼻环兌出去所得的金錢买来的。地方不大，只有二間房和一个小园，四面种些露兜树当做圍墻。印度式的房子虽然不好，但我爱它靠近村庄，也就顧不得它底外观和內容了。我雇了一个老婆子帮助料理家务，除养育孩子以外，还可以念些印度書籍。我在寂寞中和这孩子玩弄，才覚得孩子的可爱，比一切的更甚。

每到晚間，就有一种很庄重的歌声送到我耳里。我到园里一望，原来是从对門一个小家庭發出来。起先我也不

知道他們唱来干什么，后来我才晓得他們是基督徒。那女主人以利沙伯不久也和我認識，我也常去赴他們底晚祷会。我在貞葛布德最先認識的朋友就算他們那一家。

以利沙伯是一个很可亲的女人，她劝我入学校念書，且应許給我照顧孩子。我想偷閑度日也是沒有什么出息，所以在第二年她就介紹我到麻德拉斯一个妇女学校念書。每月回家一次瞧瞧我底孩子，她为我照顧得很好，不必我担憂。

我在校里沒有分心的事，所以成績甚佳。这六七年的工夫，不但学問长进，連从前所有的見地都改变了。我畢業后直到于今就在貞葛布德附近一个村里当教習。这就是我一生經历底大概。若要詳細說来，虽用一年的工夫也說不尽。

現在我要到新加坡找我丈夫去。因为我要知道卖我的到底是誰。我很相信蔭哥必不忍做这事；縱然是他出的主意，終有一天会悔悟过来。

惜官和我談了足有两点多鐘，她說得很慢，加之孩子时时攪扰她，所以沒有把她在学校的生活对我詳細地說。我因为她說得工夫太长，恐怕精神过于受累，也就不往下再問。我只对她說："你在那漂流的时节，能够自己找出这条活路，实在可敬。明天到新加坡的时候，若是要我帮助你去找蔭哥，我很乐意为你去干。"她說："我那里有什么聪明，这条路不过是冥冥中的指导者替我开的。我在学校里所念的

書，最感动我的是《天路历程》和《鲁滨逊漂流記》，这两部書給我許多安慰和模范。我現时簡直是一个女鲁滨逊哪。你要帮我去找蔭哥，我实在感激。因为新加坡我不大熟悉，明天总得求你和我……"說到这里，那孩子催着她进艙里去拿玩具給他。她就起来，一面續下去說："明天总得求你帮忙。"我起立对她行了一个敬礼，就坐下把方才的会話录在怀中日記里头。

过了二十四点鐘，东南方微微露出几个山峰。滿船底人都十分忙碌，惜官也顧着检点她底东西，沒有出来。船入港的时候，她才携着孩子出来与我坐在一条长凳上头。她对我說："先生，想不到我会再和这个地方相見。岸上底椰树还是舞着它們底叶子；海面底白鷗还是飞来飞去向客人表示欢迎；我底愉快也和九年前初会它們那时一样。如箭的时光，轉眼就过了那么多年，但我至終瞧不出从前所見的和現在所見的当中有什么分别。……呀！'光陰如箭'的話，不是指着箭飞得快說，乃是指着箭底本体說。光陰無論飞得多么快，在里头的事物还是沒有什么改变；好像附在箭上的东西，箭虽是飞行着，它們却是一点不更改。……我今天所見的和从前所見的虽是一样，但願蔭哥底心腸不要像自然界底現象变更得那么慢；但願他回心轉意地接納我。"我說："我和你表同情。听說这船要泊在丹讓巴葛底碼头，我想到时你先在船上候着，我上去打听一下再回来和你同去。这办法好不好呢？"她說："那么，就教你多多受累了。"

我上岸問了好几家都說不認得林蔭乔这个人，那义和

鹹底招牌更是找不着。我非常着急，走了大半天觉得有一点累，就上一家广东茶居歇足，可巧在那里給我查出一点端倪。我問那茶居底掌柜。据他說：林蔭乔因为把妻子卖給一个印度人，惹起本埠多数唐人底反对。那时有人說是他出主意卖的，有人說是番婆卖的，究竟不知道是誰做的事。但他底生意因此受莫大的影响，他瞧着在新加坡站不住，就把店門关起来，全家搬到别处去了。

我回来将所查出的情形告訴惜官，且劝她回唐山去。她說："我是永远不能去的，因为我带着这个櫻色孩子，一到家，人必要耻笑我；况且我对于唐文一点也不会，回去豈不要餓死嗎？我想在新加坡住几天，細細地訪查他底下落。若是訪不着时，仍旧回印度去。……唉，現在我已成为印度人了！"

我瞧她底情形，实在想不出什么話可以劝她回乡，只嘆一声說："呀！你底命运实在苦！"她听了反笑着对我說："先生啊，人間一切的事情本来沒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換一句話說：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昨天我对你訴說自己境遇的时候，你听了觉得很苦，因为我把从前的情形陈說出来，罗列在你眼前，教你感得那是現在的事；若是我自己想起来，久别、被卖、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乐在內。所以你不必为我嘆息，要把眼前的事情看开才好。……我只求你一样，你到唐山时，若是有便，就請到我村里通知我母亲一声。我母亲算来已有七十多岁，她住

在鴻漸，我底唐山亲人只剩着她咧。她底門外有一棵很高的橄欖树。你打听良姆，人家就会告訴你。”

船离碼头的时候，她还站在岸上揮着手巾送我。那种誠摯的表情，教我永远不能忘掉。我到家不上一月就上鴻漸去。那橄欖树下底破屋滿被古藤封住，从門縫兒一望，隐約瞧見几座朽腐的木主擱在桌上，那里还有一位良姆！

（原載1921年《小說月报》12卷4号）

換巢鸞鳳

一 歌声

那时刚过了端陽节期，滿园里底花草倚仗膏雨底恩澤，都爭着向太陽献它們底媚态。——鳥兒、虫兒也在这灿烂的庭园歌舞起来。和鸞独自一人站在囀鸝亭下。她所穿的衣服和檻下紫蚨蜨花底顏色相仿。乍一看来，簡直疑是被陽光底威力拥出来的花魂。她一手用蒲葵扇挡住当午的太陽，一手提着长褂，望發出蝉声的梧桐前进。——走路时，珠鞋一步一步印在軟泥嫩苔之上，印得一路都是方胜了。

她走到一株瘦削的梧桐底下，瞧見那蝉踞在高枝嘶嘶地叫个不住，想不出什么方法把那小虫带下来，便将手扶着树干尽力一搖，叶上底残雨趁着机会飞滴下来，那小虫也带着残声飞过墻东去了。那时，她才后悔不該把树搖动，教那餓鬼似的雨点爭先恐后地扑在自己身上。那虫歇在墻东底树梢，还振着肚皮向她解嘲說："值也！值也！……值"她憤不过，要跑过那边去和小虫見个輸贏。刚过了月門，就听見一縷清逸的歌声从南窗里送出来。她爱音乐的心本是受了父亲底影响，一听那抑揚的腔調，早把她所要做的事擱在脑

后了。她悄悄地走到窗下，只听得：

……

你在江湖流落尚有雌雄侶；
虧我影只形单异地栖。
風急衣单無路寄，
寒衣做起誤落空閨。
日日望到夕陽，我就愁倍起，
只見一围衰柳鎖住长堤。
又見人影一鞭残照里，
几回錯認是我郎归，
……

正听得津津有味，一种娇嬈的声音从月門出来："大小姐你在那里干什么？太太請你去瞧金魚哪。那是客人从东沙带来送給咱們的。好看得很，快进去罢。"她回头見是自己底丫头嬋而，就示意不教她做声，且招手叫她来到跟前，低声对她說："你听这歌声多好？"她底声音想是被窗里底人听見，話一說完，那歌声也就止住了。

嬋而說："小姐，你瞧你底长褂子都已湿透，鞋子也給泥沾汚了。咱們回去罢。别再听啦。"她說："刚才所听的实在是好，可惜你来迟一点，領教不着。"嬋而問："唱的是什么？"她說："是用本地話唱的。我到的时候，只听得什么……尚有雌雄侶……影只形单异地栖。……"嬋而不由她說完，就插

嘴說："噢，噢，小姐，我知道了。我也会唱这种歌兒。你所听的叫做《多情雁》，我也会唱。"她听見嬅而也会唱，心里十分喜欢，一面走一面問："这是那一类底歌呢？你說会唱，为什么你来了这两三年从不曾唱过一次？"嬅而說："这就叫做粵謳，大半是男人唱的。我恐怕老爷罵，所以不敢唱。"她說："我想唱也無妨。你改天教給我几支罢。我很喜欢这个。"她們在談話間，已經走到飲光斋底門前，二人把脚下底泥刮掉，才踏进去。

飲光斋是陽江州衙內底靜室。由这屋里往北穿过三思堂就是和鸞底臥房。和鸞和嬅而进来的时候，父亲崇阿、母亲赫舍里氏、妹妹鳴鶯，和表兄啓禎正围坐在那里談話。鳴鶯把她底座讓出一半，对和鸞說："姊姊快来这里坐着罢。爸爸給咱們講养魚經哪。"和鸞走到妹妹身边坐下，瞧見当中悬着一个琉璃壺，壺內底水映着五色玻璃窗底彩光，把金魚底顏色衬得越發好看。崇阿只管在那里說，和鸞却不大介意。因为他惦念着跟嬅而学粵謳，巴不得立刻回到自己底臥房去。她坐了一会，仍扶着嬅而出来。

崇阿瞧見和鸞出去，就說："这孩子进来不一会兒，又跑出去，到底是忙些什么？"赫氏笑着回答說："也許是瞧見禎哥兒在这里，不好意思坐着罢。"崇阿說："他們天天在一塊兒也不害羞，偏是今天就迴避起来。眞是奇怪！"原来啓禎是赫氏底堂侄子；他底祖上，不晓得在那一代有了战功，給他蔭袭一名輕車都尉。只是他父母早已去世，从小就跟着姑姑过日子。他姑丈崇阿是正白旗人，由笔帖式出身，出知

陽江州事；他底学問虽不甚好，却很喜欢談論新政。当时所有的新式报像《时务报》、《清議报》、《新民丛报》，和康、梁們底著述，他除了办公以外，不是弹唱，就是和这些新書报周旋。他又深信非整頓新軍，不能救国家复兴起来。因为这样，他在啓禎身上的盼望就非常奢大。有时下乡剿匪，也带着同行，为的是叫他見習些战务。年来瞧見啓禎长得一副好身材，心里更是喜欢，有意思要将和鸞配給他。老夫妇曾經商量过好几次，却沒有正式提起。赫氏以为和鸞知道这事，所以每到啓禎在跟前的时候，她要避开，也就讓她迴避。

再說和鸞跟嬸而学了几支粵謳，总覚得那腔調不及那天在园里所听的好。但是她很聪明，曲譜一上口，就会照着弹出来。她自己費了很大的工夫去学粵謳，方才摸着一点門径，居然也会撰詞了。她在三思堂听着父亲弹琵琶，不覚技痒起来。等父亲弹完，就把那乐器抱过来，对父亲說："爸爸，我这两天学了些新調兒，自己覚得很不錯；現在把它弹出来，您瞧好听不好听？"她說着，一面用手去和弦子，然后把琵琶立起来，唱道：

蕭疏雨，問你要落几天？

你有天宮唔①住，偏要在地上流連，

你为饒益众生，捨得将自己作践；

我地②得到你来，就唔使劳煩个位散花仙。

① "唔"等于"不"，讀如英文m。

② "我地"等于"我們"。

人地話①雨打風吹会将世界变，
　　果然你一来到就把錦繡装飾滿园。
你睇②娇紅嫩綠委实增人恋，
　　可怪啜③好世界，重有个只啼不住的杜鵑！
鵑呀！願我啖④血洒来好似雨啜周徧，
　　一点一滴潤透三千大千。
劝君休自蹇，要把愁眉展；
　　但願人間一切血泪和汗点，
一洒出来就同雨点一样化做甘泉。

"这是前天天下雨的时候做的，不晓得您听了以为怎样？"崇阿笑說："我兒，你多会学会这个？这本是曠夫怨女之詞，你把它換做写景，也还可听。你倒有一点聪明，是誰教給你的？"和鸞瞧見父亲喜欢，就把那天怎样在园里听見，怎样央嬡而教，自己怎样学，都說出来。崇阿說："你是在龙王庙后身听的嗎？我想那是祖鳳唱的。他唱得很好，我下乡时，也曾叫他唱給我听。"和鸞便信口問："祖鳳是誰？"崇阿說："他本是一个囚犯。去年黃总爷擡举他，請我把他开释，留在营里当差。我瞧他底身材、气力都很好，而且他底刑期也快到了，若是有正經事業給他做，也許有用，所以把他交

① "人地話"就是"人家說"。
② "睇"就是北方的"瞧"字，音ㄊㄧㄢˇ。
③ "啜"等于"如此"，"这样"。音ㄗㄨㄛˇ。
④ "嘅"等于"的"，"底"。音ㄍㄜˋ。

給黃总爷調遣去，他現在当着第三棚底什长哪。”和鸞說：“噢，原来是这里头底兵丁。他底声音实在是好。我总覚得嫦而唱的不及他万一。有工夫还得叫他来唱一唱。”崇阿說：“这倒是容易的事情。明天把他調进內班房当差，就不怕沒有机会听他的。”崇阿因为祖鳳底气力大，手足敏捷，很合自己底軍人理想，所以很看重他。这次調他进来，虽說因着愛女兒的緣故，还是免不了寓着提拔他的意思。

二　射复

自从祖鳳进来以后，和鸞不时喚他到鸚鵡亭弹唱，久而久之，那人人有的“大欲”就把他們纏住了。他們此后相会底罗針不是指着弹唱那方面，乃是指着“情話”那方面。愛本来沒有等第、沒有貴賤、沒有貧富的分別。和鸞和祖鳳虽有主僕底名分，然而在他們底心識里，这种阶級底成見早已消灭無余。崇阿耳边也稍微听見二人底事，因此后悔得很。但他很信他底女兒未必就这样不顧体面，去做那無耻的事，所以他对于二人底事，常在疑信之間。

八月十二，交酉时分，滿园底树被残霞照得紅一塊，紫一塊。树上底归鳥在那里唧唧喳喳地乱嚷。和鸞坐在苹婆树下一条石凳上头，手里弹着她底乐器，口里低声地唱。那时，歌声、琵琶声、鳥声、虫声、落叶声和大堂上定更的鼓声混合起来，变成一种特别的音乐。祖鳳从如楼船屋那边走来，說：“小姐，天黑啦，还不进去么？”和鸞对着他笑，口里仍然唱着，也不回答他。他进前正要挨着和鸞坐下，猛听得一

声："鸞兒，天黑了，你还在那里干什么？快跟我进来。"祖鳳听出是老爷底声音，一縷烟似的就望閣提花丛里鑽进去了。和鸞随着父亲进去，挨了一頓大申斥。次日，崇阿就借着别的事情把祖鳳打四十大板，仍旧赶回第三棚，不許他再到上房来。

和鸞受过父亲底責备，心里十分委屈。因为衙內上上下下都知道大小姐和祖什长在园里被老爷撞見的事，弄得她很沒意思。崇阿也覚得那晚上把女兒申斥得太过，心里也有点怜惜。又因为她年紀大了，要赶紧将她說給啓禎，省得再出什么錯。他就吩咐下人在团圓节預备一桌很好的瓜果在园里，全家底人要在那里賞月行乐。崇阿底意思：一来是要叫女兒喜欢；二来是要借着机会向啓禎提亲。

一輪明月給流云捆住，朦朧的霧气充滿园中，只有印在地面的花影稍微可以分出黑白来。崇阿上了如楼船屋底楼上，瞧見啓禎在案头点烛，就說："今晚上天气不大好啊！你快去催她們上来，待一会，恐怕要下雨。"啓禎听見姑丈底話，把香案瓜果整理好，才下楼去。月亮越上越明，云影也漸漸散了。崇阿高兴起来，等她們到齐的时候，就拿起琵琶弾了几支曲。他要和鸞也弾一支。但她底心里，煩悶已極，自然是不願意弾的。崇阿要大家在这晚上都得着乐趣，就出了一个賭果子的玩意兒。在那楼上賞月的有赫氏、和鸞、鳴鸞、啓禎，連崇阿是五个人。他把果子分做五份，然后对众人說："我想了个新样的射复，就是用你們常念的《千家詩》和《唐詩》里底詩句，把一句詩当中換一个字，所換的字

还要射在别句詩上。我先說了，不許用偏僻的句。因为这不是叫你們賭才情，乃是教你們鬪快乐。我們就挨着次序一人唱一句，拈鬮定射复底人。射中的就得唱句人的贈品；射不中就得挨罰。"大家听了都請他举一个例。他就說："比如我唱一句：长安云边多丽人。要問你：明明是水，为什么說云？你就得在《千家詩》或《唐詩》里头找一句来答复。若說：美人如花隔云端，就算复对了。"和鬱和鳴鶯都高兴得很，她們低着头在那里默想。惟有啓禎跑到書房把書翻了大半天才上来。姊妹們說他是先翻書再来賭的，不讓他加入。崇阿說："不要紧，若詩不熟，看也無妨。我們只是取乐，毋須認眞。"于是都挨着次序坐下，个个側耳听着那唱句人底声音。

第一次是鳴鶯，唱了一句："楼上花枝笑不眠。"問："明明是独，怎么說不？"把鬮一拈，該崇阿复。他想了一会，就答道："春色恼人眠不得。"鳴鶯說："中了。"于是把两个石榴送到父亲面前。第二次是赫氏唱："主人有茶欢今夕。"問："明明是酒，为什么变成茶？"鳴鶯就答："寒夜客来茶当酒。"崇阿說："这句复得好。我就把这两个石榴加贈給你。"第三次是啓禎，唱："纖云四卷天来河。"問："明明是無，怎样說来？"崇阿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合适的来。啓禎說："姑丈这次可要挨罰了。"崇阿說："好。你自己复出来罢。我实在想不起来。"啓禎显出很得意的样子，大声念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弄得滿坐底人都瞧着笑。崇阿說："你这句射得不大好。姑且算你贏了罢。"他把果子送給啓禎，正

要唱时，当差的說："省城来了一件要紧的公文。师爷要請老爷去商量。"祟阿立刻下楼，到签押房去。和鸞站起来唱道："千树万树梨花飞。"問："明明是开，为什么又飞起来？"赫氏答道："春城無处不飞花。"她接了和鸞底贈品，就对鳴鶯說："該你唱了。"于是鳴鶯唱一句："桃花尽日夹流水。"問："明明是随，为何說夹？"和鸞答道："两岸桃花夹古津。"这次应当是赫氏唱，但她一时想不起好句来，就讓給啓禎。他唱道："行人弓箭各在肩。"問："明明是腰，怎会在肩？那腰空着有什么用处？"和鸞說："你这問太长了。叫人怎样复？"啓禎說："还不知道是你射不是，你何必多嘴呢？"他把籌筒摇了一下才教各人抽取。那黑籌可巧落在鳴鶯手里。她想一想，就笑說："莫不是腰横秋水雁翎刀嗎？"啓禎忙說："对，对，你很聪明。"和鸞只掩着口笑。啓禎說："你不要笑人，这次該你了，瞧瞧你的又好到什么地步。"和鸞說："禎哥这唱实在差一点，因为沒有复到肩字上头。"她說完就唱："青草池塘独听蝉。"問："明明是蛙，怎么說蝉？"可巧該啓禎射。他本来要找机会諷嘲和鸞，借此报复她方才的批評。可巧他想不起来，就說一句俏皮話："瀨虾蟆自然不配在青草池塘那里叫喚。"他說这句話是誠心要和和鸞起哄。个人心事自家知，和鸞听了，自然猜他是說自己和祖鳳底事，不由得站起来說："哼，莫笑蛇無角，成龙也未知。禎哥，你以为我听不懂你底話么？咳，何苦来！"她說完就悻悻地下楼去。赫氏以为他們是鬧玩，还在上头嚷着："这孩子眞会負气，回头非叫她父亲打她不可。"

和鸞跑下来，踏着花陰要向自己房里去。繞了一个弯，刚到轉鸝亭，忽然一团黑影从树下拱起来，把她吓得魂不附体。正要举步疾走，那影兒已走近了。和鸞一瞧，原来是祖鳳。她說："亚鳳，你昏夜里在园里吓人干什么？"祖鳳說："小姐，我正候着你，要給你說一宗要紧的事。老爷要把你我二人重办，你知道不知道？"和鸞說："笑話，那里有这事？你从那里听来的？他刚和我們一塊兒在如楼船屋楼上賞月哪。"祖鳳說："現在老爷可不是在签押房嗎？"和鸞說："人来說师爷有要事要和他商量，并沒有什么。"祖鳳說："現在正和师爷相議这事呢。我想你是不要紧的，不过最好还是暫避几天，等他气过了再回来。若是我，一定得逃走，不然，連性命也要沒了。"和鸞惊說："眞的么？"祖鳳說："誰还哄你？你若要跟我去时，我就領你閃避几天再回来。……無論如何，我总走的。我为你挨了打，一定不能撇你在这里；你若不和我同行，我宁願死在你跟前。"他說完掏出一枝手槍来，把槍口向着自己底心坎，裝做要自杀的样子。和鸞瞧見这个光景，她心里已經軟化了。她把槍夺过来，撫着祖鳳底肩旁說："也罢，我不忍瞧見你对着我做伤心的事，你且在这里等候，我回去房里換一双平底鞋再来。"祖鳳說："小姐底长褂也得換一換才好。"和鸞回答一声："知道。"就忙忙地走进去。

三　一失足

她回到房中，知道嬋而还在前院和女僕斗牌。瞧瞧时

計才十一点零，于是把鞋換好，胡乱拿了几件衣服出来。祖鳳見了她，忙上前牵着她底手說："咱們由这边走。"他們走得快到衙后底角門，祖鳳教和鸞在一株榕树底下站着。他到角門边底更房見沒有人在那里，忙把墻上底鑰匙取下。出了房門，就招手叫和鸞前来。他說："我且把角門开了讓你先出去。我随后爬墻过去带着你走。"和鸞出去以后，他仍把角門关鎖妥当，再爬过墻去。原来衙后就是矗山，虽不甚高，树木却是不少。衙內底花园就是山頂底南部。二人下了矗山，沿着山脚走。和鸞猛然对祖鳳說："呀！我們要到那里去？"祖鳳說："先到我朋友底村庄去，好不好？"和鸞問說："什么村庄，离城多远呢？"祖鳳說："逃难的人，一定是越远越好的。咱們只管走罢。"和鸞說："我可不能远去。天亮了，我这身装束，誰还認不得？""对呀，我想你可以扮男装。"和鸞說："不成，不成，我底头髮和男子不一样。"祖鳳停步想了一会，就說："我为你設法。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就回来。"他去后，不久就拿了一頂遮羞帽（陽江妇人用的竹帽），一套青布衣服来。他說："这就可以过关啦。"和鸞改装后，将所拿的东西交給祖鳳。二人出了五馬坊，望东門迈步。

那一晚上，各城門都关得很晚，他們竟然安安稳稳地出城去了。他們一直走，已經过了一所医院。路上一个人也沒有，只有天空悬着一个半明不亮的月。和鸞走路时，心里老是七上八下地打算。現在她可想出不好来了。她和祖鳳刚要上一个山坡，就止住說："我錯了。我不应当跟你出来。

我須得回去。"她轉身要走，只是脚已無力，不听使喚，就坐在一塊大石上头。那地两面是山，树林里不时發出一种可怕的怪声。路上只有他們二人走着。和鸞到这时候，已經哭将起来。她对祖鳳說："我宁願回去受死，不願往前走了。我实在害怕得很，你快送我回去罢。"祖鳳說："現在可不能回去，因为城門已經关了。你走不动，我可以駝你前行。"她說："明天一定会給人知道的。若是有人追来，要怎样办呢？"祖鳳說："我們已經改装，由小路走一定無妨。快走罢，多走一步是一步。"他不由和鸞做主，就把她駝在背上，一步一步登了山坡。和鸞伏在后面，把眼睛閉着，把双耳掩着。她全身底筋肉也顫动得很厉害。那种恐慌的光景，簡直不能用笔墨形容出来。

蜿蜒的道上，从远看只像一个人走着；挨近却是两个。前头一种强烈之喘声和背后那微弱的气息相应和。上头的烏云把月籠住，送了几粒雨点下来。他們讓雨淋着，还是一直地望前。刚渡过那龙河，天就快亮了。祖鳳把和鸞放下，对她說："我去叫一頂轎子給你坐罢。天快要亮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子，咱們再不能这样走了。"和鸞哭着說："你要带我到那里去呢？若是給人知道了，你說怎好？"祖鳳說："不碍事的。咱們一同走着，看有轎子，再雇一頂給你，我自有主意。"那时东方已有一点紅光，雨也止了。他去雇了一頂轎子，讓和鸞坐下，自己在后面紧紧跟着。足行了一天，快到那篤墟了。他恐怕到的时候沒有住处，所以在半路上就打發轎夫回去。和鸞扶着他慢慢地走，到了一間破庙底門

口。祖鳳教和鸞在牴牾旁边候着，自己先进里头去探一探，一会兒他就攙着和鸞进去。那晚上就在那里歇息。

和鸞在梦中惊醒。从月光中瞧見那些陈破的神像：脸上底鬍子，和身上底破袍被風刮得舞动起来。那光景实在狰獰可怕。她要伏在祖鳳怀里，又想着这是不应当的。她懊悔極了，就推祖鳳起来，叫他送自己回去。祖鳳这晚上倒是好睡，任她怎样搖也搖不醒来。她要自己出来，那些神像直瞧着她，叫她动也不敢动。次日早晨，祖鳳牵着她仍从小路走。祖鳳所要找的朋友，就在这附近住，但他記不清那条路底方位。他們朝着早晨的太陽前行，由光綫中，瞧見一个人从对面走来。祖鳳瞧那人底容貌，像在那里見过似的，只是一时記不起他底名字。他要用他們底暗号来試一試那人，就故意上前撞那人一下，大声喝道："呸！你盲了嗎？"和鸞瞧这光景，力劝他不要闖祸，但她底力量那里禁得住祖鳳。那人受祖鳳这一喝，却不生气，只回答說："我却不盲，因为我底眼睛比你大。"說完还是走他的。祖鳳听了，就低声对和鸞說："不怕了，咱們有了宿处了。我且問他这附近有房子沒有；再問他認識亚成不認識。"說着就叫那人回来，殷勤地問他說："你既然是豪杰，請問这附近有甲子借人沒有？"那人指着南边一条小路說："从这条綫打听去罢。"祖鳳趁机問他："你認得金成么？"那人一听祖鳳問金成，就把眼睛望他身上估量了一回，說："你問他做什么？他已不在这里。你莫不是由城来的么？是黃得胜叫你来的不是？"祖鳳連声答了几个是。那人望四围一瞧，就說："这里不是說話

的地方。你可以到我那里去，我再把他底事情告訴你。”

原来那人也姓金，名叫权。他住在那篤附近一个村子，曾經一度到衙門去找黃总爷。祖鳳就在那时見他一次。他們一說起来就記得了。走的时节，亚权問祖鳳說：“随你走的可是尊嫂？”祖鳳支离地回答他。和鸞听了十分懊恼，但她底脸帽子遮住，所以沒人理会她底当时的神气。三人順着小路走了約有三里之遙，当前横着一条小溪澗，架着两岸底桥是用一塊旧棺木做的。他們走过去，进入一丛竹林。亚权說：“到我底甲子了。”祖鳳、和鸞跟着亚权进入一間矮小的茅屋。讓坐之后，和鸞还是不肯把帽子摘下来。祖鳳說：“她初出門，还害羞咧。”亚权說：“莫如請嫂子到房里歇息，我們就在外头談談罢。”祖鳳叫和鸞进房里，回头就問亚权說：“現在就請你把成哥底下落告訴我。”亚权嘆了一口气，說：“哎！他現时在开平县底监里哪，他在几个月前出去‘打单’，兵来了还不逃走，所以給人撾住了。”这时祖鳳底脸上显出一副很惊惶的模样，說：“噢，原来是他。”亚权反問什么意思。他就說：“前晚上可不是中秋嗎？省城来了一件要紧的文書，师爷看了，忙請老爷去商量。我正和黃总爷在龙王庙里談天，忽然在签押房当差的朱爷跑来，低声地对黃总爷說：开平县监里一个劫犯供了他和土匪勾通，要他立刻到堂对質。黃总爷听了立刻把几件細軟的东西藏在怀里，就望头門逃走。他临去时，教我也得逃走。說：这案若發作起来，連我也有份。所以我也逃出来。現在給你一說，我才明白是他。”亚权說：“逃得过手，就算好运气。我想你們也餓

了，我且去煮些沙来給你們耕罢。”他說着就到檐下煮飯去了。

和鸞在里面听得很清楚，一見亚权出去，就站在門边怒容向着祖鳳說：“你們方才所說的話，我已听明白了。你現在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对我說。不然，我……”她說到这里，咽喉已經噎住。祖鳳进前几步，和声对她說：“我底小姐，我实在是把你欺騙了。老爷在签押房所商量的与你并沒有什么相干，乃是我和黃总爷底事。我要逃走，又舍不得你，所以想些話来騙你，为的是要叫你和我一塊住着。我本来要扮做更夫到你那里，刚要到更房去取家具。可巧就遇着你，因此就把你哄住了。”和鸞說：“事情不应当这样办，这样叫我怎样見人？你为什么对人說我是你底妻子？原来你底……”祖鳳瞧她越說越气，不容她說完就插着說：“我底小姐，你不曾說你是最爱我的嗎？你舍得教我离开你嗎？”亚权听見里面小姐长小姐短的話，忙进来打听到底是那一回事。祖鳳知瞞不过，就把事情底原委說給他知道。他們二人用了許多話語才把和鸞底气减少了。

亚权也是和黃总爷一党的人，所以很出力替祖鳳遮藏这事。他为二人找一个藏身之所，不久就搬到离亚权底茅屋不远一所小房子住去。

四　他底宗教

和鸞所住的屋子靠近山边。屋后一脉流水，四围都是竹林。屋內只有两鋪床，一张桌子和几张竹椅。壁上底白

灰掉得七零八落了，日光从瓦縫間射下来。祖鳳坐在她底脚下，側耳听着她說："亚鳳啊，我这次跟你到这个地方，要想回家，也办不到的。現在与你立約，若能依我，我就跟着你；若是不能，你就把我杀掉。"祖鳳說："只要你常在我身边，我就沒有不依从你的事。"和鸞說："我从前盼望你往上长进，得着一官半职，替国家爭气；就是老爷，在你身上也有这样的盼望。我告訴你，須要等你出头以后，才許入我房里；不然，就别妄想。"祖鳳底良心現在受責罰了。和鸞底話，他一点也不敢反抗。只問她說："要到什么地步才算呢？"和鸞說："不須多大，只要能带兵就够了。"祖鳳連連点头說："这容易，这容易。我只須換个名字再投軍去就有盼望。"

祖鳳在那里等机会入伍，但等来等去总等不着。只得先把从前所学的手艺編做些竹器到墟里發卖。他每日所得的錢差可以够二人度用。有一天，他在墟里瞧見庙前貼着一张很大的告示。他进前一瞧，别的字都不認得，只認得"黃得胜……祖鳳……逃……捉拿……花紅四百元……"他看了，知道是通緝底告示，吓得紧跑回去。一踏进門，和鸞手里拿着一块四寸見方的紅布，上面印着一个不像八卦、不像两仪的符号，在那瞧着。一見祖鳳回来，就問他說："这是什么东西？"祖鳳說："你既然搜了出来，我就不能不告訴你。这就是我底腰平。小姐，你要知道我和黃总爷都是洪門底豪杰；我們二人都有这个。这就是入門的憑据。我坐监的时候，黃总爷也是因为同会底緣故才把我保釋出来

的。"和鸞說："那么亚权也是你們底同党了。""是的。……呀！小姐，事情不好了。老爷底告示已經貼在墟里，要捉拿我和黃总爷哪。这里还是陽江該管的地方，咱們必不能再住在此；不如往东走，到那扶去避一下。那里是新宁（台山）地界，也許稍微安稳一点。"他一面說，一面催和鸞速速地把东西检点好，在那晚上就搬到那扶墟去了。

他們搬到那扶附近一个荒村。圍在四面的，不是山，就是树林。二人在那里藏身倒还安靜。祖鳳改名叫做李猛，每日仍是做些竹器卖錢。他很奉承和鸞，知她嗜好音乐，就做了一管短簫，常在她面前吹着。和鸞承受他底崇敬，也就心滿意足，不十分想家啦。

时光易过，他們在那里住着，已經过了两个冬节。那天晚上，祖鳳从墟里回来，腋膀下夾着一架琵琶，喜喜欢欢地跳躍进来，对和鸞說："小姐，我将今天所賺的錢为你买了这个。快弹一弹，瞧它底声音如何。"和鸞說："呀！我現在那里有心玩弄这个？許久不弹，手法也生了。你先擱着罢，改天我喜欢弹的时候，再弹給你听。"他把琵琶擱下，說："也罢。我且告訴你一桩可喜的事情：亚权今天到墟里找我，說他要到省城吃粮去。他說現在有一位什么司令要招民軍去打北京，有好些兄弟們劝他同行。他也邀我一塊兒去。我想我底机会到了。我这次出門，都是为你的緣故；不然，我宁願在这里做小营生，光景虽苦，倒能时常亲近你。他們明后天就要动身。"和鸞听說打北京，就惊异說："也許是你听差了罢？北京是皇都，誰敢去打？况且官制里头也沒有什么

叫做司令的。或者你把东京听做北京罢。”祖鳳說：“不差，不差，我所听的一定不錯。他明明說是革命党起事，要招兵打滿洲的。”和鸞說：“呀，原来是革命党造反！前几年，老爷才杀了好几个哪。我劝你别去罢，去了定会把自己底命革掉。”他迫着要履和鸞底約，以为这次是好机会，决不可輕易失掉。不論和鸞应許与否，他心里早有成見。他說：“小姐，你說的虽然有理，但是革命党一起事，或者国家也要招兵来对付，不如讓我先上省去瞧瞧，再行定規一下。你以为怎样呢？我想若是不走这一条路，就永無出头之日啦。”和鸞說：“那么，你就去瞧瞧罢。事情如何，总得先回来告訴我。”当下和鸞为他預备些路上应用的东西，第二天就和亚权一同上省城去了。

祖鳳一去，已有三个月的工夫。和鸞在小屋里独自一人頗覚寂寞。他很信祖鳳那副好身手，将来必有出人头地的日子。現时在穷困之中，他能尽力去工作。同在一个屋子住着，对于自己也不敢無礼。反想啓禎鎮日里只会蹴毽、弄鳥、賭牌、喝酒以及等等虛华的事，实在叫她越發看重祖鳳。一想起他底服从、崇敬和求功名的願望，就減少了好些思家的苦痛。她每日望着祖鳳回来报信，望来望去，只是沒有消息。悶極的时候，就弹着琵琶来破她底憂愁和寂寞。因为她爱粵謳，所以把从前所学的詞曲忘了一大半。她所弹的差不多都是粵調。

無边的黑暗把一切东西埋在里面。和鸞所住房子只有一点豆粒大的灯光。她从屋里踱出来，瞧瞧四围山林和天

空的分别，只在黑色的浓淡。那是摇光从东北渐移到正东，把全座星斗正横在天頂。她信口唱几句歌詞，回头把門关好，端坐在一张竹椅上头，好像有所思想的样子。不一会，她走到桌边，把一枝禿笔拿起来，写着：

諸天尽黝暗，
　　曷有众星朗？
林中劳意人，
　　独坐听山响。

山响复何为？
　　欲惊獅子夢。
磨牙嗜虎狼，
　　永祓腹心痛。

她写完这两首正要往下再写，門外急声叫着："小姐，我回来了。快来替我开門。"她認得是祖鳳底声音，喜欢到了不得，把笔搁下，速速地跑去替他开門。一見祖鳳，就問："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哎呀，你底辮子那里去了？"祖鳳說："現在都是时兴这个样子。我是从北街来的，所以到得晚一点。我一去，倒就被編入伍，因此不能立刻回来。我所投的是民軍。起先他們說要北伐，后来也沒有打仗就贏了。听說北京底皇帝也投降了，現在的皇帝就是大总統，省城底制台和将軍也沒了，只有一个都督是最大的，他底下屬全是

武官。这时候要發达是很容易的。小姐，你别再愁我不长进啦。"和鸞說："这豈不是換了朝代嗎？""可不是。""那么，你老爷底下落你知道不？"祖鳳說："我沒有打听这个，我想还是做他底官罢。"和鸞哭着說："不一定的。若是換了朝代，我就永無見我父母之日了。縱使他們不遇害，也沒有留在这里的道理。"祖鳳瞧她哭了。忙安慰說："請不要过于伤心。明天我回到省城再替你打听打听。現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呢，何必哭。"他好容易把和鸞劝过来。又談些别后的話，就各自将息去了。

早晨底日光照着一对久别的人。被朝霧压住的树林里断断續續發出几只蜩螗底声音。和鸞一听这种声音，就要引起她無穷的感慨。她只对祖鳳說："又是一年了。"她底心事早被祖鳳看出，就說："小姐，你又想家了。我見这样，就舍不得讓你自己住着，沒人服侍。我实在苦了你。"和鸞說："我并不是为沒人服侍而愁，瞧你去那么久，我还是自自然然地过日子就可以知道。只要你能得着一个小差事，我就不愁了。"祖鳳說："我实在不敢辜負小姐底好意。这次回来無非是要瞧瞧你。我只告一礼拜的假，今天又得回去。論理我是不該走得那么快，無奈……"和鸞說："这倒是不妨。你瞧什么时候应当回去就回去，又何必發愁呢？"祖鳳說："那么，我待一会，就要走啦。"他抬头瞧見那只琵琶挂在墙上，說笑着对和鸞說："小姐，我許久不听你弹琵琶了。現在請你随便弹一支給我听，好不好？"和鸞也很喜欢地說："好。我就弹一枝粤謳当做給你送行的歌兒罢。"她抱着乐器，定

神想了一会，就唱道：

暫时嘅离别，犯不着短嘆长噓，
　　君若嗟嘆就唔配称做黛眉。
劝君莫因穷困就添愁緒，
　　因为好多古人都系出自寒微。
你睇樊噲当年曾与屠夫为伴侶；
　　和尙为君重有个位老朱。
自古話事唔怕难为，只怕人有志，
　　重任在身，切莫辜負你个堂堂七尺軀。
今日送君說不尽千万語，
　　只願你时常寄我好音書。
唉！我記住远地烟树，就系君去处。
　　劝君就动身罢，唔使再躊躇。

五　山大王

在那似烟非烟、似树非树的地平綫上，仿佛有一个人影在那里走动。和鸞正在竹林里望着，因为祖鳳好几个月沒有消息了，她瞧着那人越来越近，心里以为是給她送信来的。她迎上去，却是祖鳳。她問："怎么又回来呢？"祖鳳說："民軍解散了。"他說的时候，脸上显出很不快的样子，接着說："小姐，我实在辜負了你底盼望。但这次銷差的不止我一人，連亚权一班的朋友都回来了。"和鸞見他發愁，就安慰他說："不要着急，大器本来是晚成的。你且休息一下，过些日

再設法罢。"她伸手要替祖鳳除下背上底包袱，却被祖鳳止住。二人携手到小屋里，和鸞还对他說了好些安慰的話。

时光一天一天地过去，祖鳳在家里很覺厭膩，可巧他底机会又到了。亚权到他那里，把他叫出来，同在竹林底下坐着。亚权問："你还記得金成么？"祖鳳說："为什么記不得，他現在怎样啦？"亚权說："革命的时候，他从监里逃出来。一向就在四邑一带打劫。現时他在百峰山附近的山寨住着；要多招几个人入伙，所以我特地来召你同行。"祖鳳沈思了一会，就說："我不能去。因为这事一說起来，我底小姐必定不乐意。这杀头的事誰还敢去干呢？"亚权說："唉，你这人眞笨！若是会死，連我也不敢去，还敢来招你嗎？現在的官兵未必能比咱們强，他們一打不过，就会設法招安；那时我們可又不是好人、軍官么？你不曾說过你底小姐要等你做到軍官的时候才許你成婚嗎？現在有那么好机会不投，还等什么时候呢？从前要做武官是考武秀、武举；現在只要先上梁山做大王，一招安至小也有排长、連长。你瞧亚成有好几个朋友从前都是山寨里底八拜兄弟，現在都做了什么司令、什么鎮守使了。听說还有想做督軍的哪。……"祖鳳插嘴說："督軍是什么？"亚权答道："哎，你还不知道嗎？督軍就是总督和将軍合成一个的意思；是全国最大的官。我想做官的道路，再沒有比这条簡捷的了。当兵和做强盜本来沒有什么分别；不过他們底招牌正一点，敢青天白日地搶人；我們只在暗里胡搕就是了。你就同我去罢，一定沒有伤害的。"祖鳳說："你說的虽然有理，但这些話决不能对小姐

說起的。我还是等着别的机会罢。"亚权說："呀，你眞呆！对付女人是一桩極容易的事情，你何必用眞实的話对她說呢？往时你有聪明騙她出来，現在就不能再哄她一次嗎？我想你可以对她說現在各处底人民都起了勤王的兵，你也要投軍去。她听了一定很喜欢，那就沒有不放你去的道理。"祖鳳給他劝得活动起来，就說："对呀！这法子稍微可以用得。我就相机行事罢。"亚权說："那么，我先回去候你底信。"他說完，走几步，又回头說："你可不要对她提起亚成底名字。"

祖鳳进去和和鸞商量妥当，第二天和亚权一同搬到亚成那里。他們走了两三天才到山麓。祖鳳扶着和鸞一步一步地上去，歇了好几次才到山頂。那山上有几間破寨，亚成就讓他們二人同在一間小寨住着。他們常常下山，有时几十天也不回来一次。和鸞在那里越覚寂寞，因为从前还有几个邻村底妇人来談談，現在山上只有她和几个守寨的老賊。她每日有这几个人服侍，外面虽覚好些，但精神底苦痛是比从前厉害得多。她正在那里悶着，老賊亚照跑进来說："小姐，他們回来了，現在都在亚权寨里哪。亚鳳叫我来問小姐要穿的还是要戴的，請告訴他，他可以給小姐拿来。"他底口音不大清楚，所以和鸞听不出什么意思来。和鸞說："你去叫他来罢。我不明白你所說的是什么意思。"亚照只得就去叫祖鳳来。和鸞說："亚照来說了大半天，我总听不出什么意思。到底問我要什么？"祖鳳从口袋里掏出几只戒指和几串珠子，笑着說："我問你是要这个，或是要衣服。"和鸞詫异到了不得，注目在祖鳳脸上說："呀呀！这是从那里得来的？

你莫不是去打劫么？"祖鳳从容地說："那里是打劫，不过咱們底兵現在沒有正餉，暫时向民間借用。可幸乡下底紳士們都很仗义，他們捐的錢不够，連家里底金珠宝貝都拿出来。这是發餉时剩下的。还有好些綢緞哪。你若要时，我叫人拿来給你挑选几件。"和鸞說："这些东西，現时在我身上都沒有什么用处。你下次出差去的时候，記得給我带些書籍来，我可以借此解解心悶。"祖鳳笑說："哈哈，誰願意带那些笨重的东西上山呢？現在的上等女人都不兴念書了。我在省城，瞧見許多太太、夫人們都是这样。她們只要粉擦得白，头梳得光，衣服穿得漂亮就够了。不就女人，連男子也是如此。前几年，我們的营扎在省城一間什么南强公学，里头底書籍很多，听說都是康聖人的。我們兄弟們嫌那些东西多占地位，一担只卖一塊錢，不到三天，都讓那班小販买去包东西了。况且我們走路要越輕省越好；若是带書籍，不上三五本就很麻煩啦。好罢，你若是一定要时，我下次就給你带几本来。"說話时，亚权又来把他叫去。

祖鳳跑到亚成寨里，瞧見三四个娄罗坐在那里，早猜着好事又来了。亚成起来对祖鳳說道："方才欽哥和琉哥来报了两宗肥事：第一，是梁老太爷过几天要出門，我們可以把他拿回来。他兒子現时在京做大官，必定要拿好些錢財来贖回去；第二件是宁陽鉄路这几个月常有金山丁（美洲及澳洲华侨）往来。我想找一个好日子，把他們全冈打来。我且問你办那一样最好？劫火車虽說富足一点，但是要用許多手脚。若是劫梁老太爷，只須五六个人就够了。"祖鳳沈吟

半响說："我想劫火車好一点。若要多用人，我們可以招聚些。"亚成說："那么，你就先到各山寨去招人罢。約好了，我們再出發。"

六　他底生活

那日下午，火車从北街开行。搭客約有二百余人，亚成、祖鳳和好些娄罗都扮做搭客，分据在二、三等車里。祖鳳拿出时計来一看，低声对坐在身边的同伴說："三点半了，快預备着。"他說完把窗門托下来，往外直望。那时火車快到汾水江地界，正在蒲葵园或芭蕉园中穿行。从窗一望都是綠色的叶子，連人影也不見。走的时候，車忽然停住。祖鳳、亚成和其余的都拿出手槍来，指着搭客說："是伶俐人就不要下車。个个人都得坐定，不許站起来。"他們說的时候，好些賊从蒲葵园里鑽出来，各人都有凶器在手里。那班賊上了車，就对亚成說："先把头、二等車封鎖起来，我們再来驗这班孤寒鬼。"他們分头挡住头、二等底車門，把那班三等客逐个驗过。教每人都伸手出来給他們瞧。若是手长得幼嫩一点的就把他留住。其余粗手、赤脚、肩上有瘢和皮膚粗黑的人，都讓他們下車。他們对那班人說："饒了你們这些穷鬼罢。把东西留下，快走。不然，要你們底命。"祖鳳把客人所看的書报、小說胡乱搶了几本藏在自己怀中，然后押着那班被擄的下車。

他們把留住的客人，一个夹一个下来。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金山丁、官僚、学生、工人和管車的，一共有九十六

人。那里离河不远，娄罗們早已預备了小汽船在河边等候。他們将这九十六人赶入船里，一个挨一个坐着。且用槍指着，不許客人声张。船走了約有二点鐘的光景，才停了輪，那时天已黑了。他們上岸，穿过几丛树林，到了一所荒寨。亚成吩咐众娄罗說："你們先去弄东西吃。今晚就讓这些貨在这里。挑两三个女人送到我那里去，再問鳳哥、权哥們要不要。若是有剩就随你們的便。"娄罗們都遵着命令，各人办各人底事去了。

第二天早晨，众賊都围在亚成身边，听候調遣。亚成对亚权說："女人都讓你去办罢。有錢的叫她家里来贖；其余的，或是放回或是送到澳門去，都随你的便。"他又把那些男子底姓名、住址問明白，派娄罗各处去打听，預备向他們家里拿相当的金錢来贖回去。娄罗們带了几个外省人来到他跟前。他一問了，知道是做官、当委員的，就大罵說："你們这些該死的人，只会鏟地皮，和与我們作对头；今天到我手里，别再想活着。人来，把他們捆在树上，槍毙。"众娄罗七手八脚，不一会都把他們打死了。

三五天后，被派出去的娄罗都回来报各人家里底景况。亚成叫各人写信回家取錢，叫祖鳳检閱他們底書信。祖鳳在信里瞧見一句"被綠林之豪擄去……七月三十日以前……"和"六年七月十九"，就叫那写信的人来說："你这信，到底包藏些什么暗号？你要請官兵来拿我們嗎？"他指着"綠林"、"擄"、"六年七月"等字，問說："这些是什么字？若說不出来，就要你底狗命。現在明明是六月，为何写六年七月？"祖鳳

不認得那些字，思疑里面有别的意思。所以对着那人說："凡我不認得的字都不許写，你就改作'被山大王捉去'和'丁巳六月'罢。以后再这样，可就不饒你了。晓得么？"检閱时，亚权带了两个人来，說："这两个人实在是穷，放了他們罢。"祖鳳說："亚成說放就放，我不管。"他就跑到亚成那里說："放了他們罢。"亚成說："不。咱們决不能白放人。他們虽然穷，命还是有用的。咱們就要他們底命来警戒那些有錢而不肯拿出来的人。你且把他們捆在那边，再叫那班人出来瞧。"亚成瞧那些俘虏出来，就对他們說："你們都瞧那两个人就是有錢不肯花的。你們若不赶快叫家里拿錢来，我必要一天把你們当中的人槍毙两个，像他們現在一样。"众人見他們二人死了，都吓得抖擻起来。祖鳳說："你們若是精乖，就得速速拿錢来，省得死在这里。"

他們在那寨里正摆布得有条有理，一个娄罗来回报說："官軍已到北街了。"亚成說："那么，我們就把这些人分开罢。我和亚鳳、亚权同在一处，将二十人給我們带去。剩下的叫亚球和亚胜分头带走。"祖鳳把四个司机人带来，說："这四个是工人，家里也沒有什么錢，不如放了他們罢。"亚成說："鳳哥，你底打算差了。咱們时常要在鉄路上往来，若是放他們回去，将来的祸根不小。我想还是請他們去見閻王好一点。"

他們把那几个司机人杀掉以后，各头目带着自己底俘虏分头逃走。亚成、祖鳳和亚权带着二十人，因为天气尚早，先叫他們伏在蒲葵园底叶下，到晚上才把他們带出来。他

走了一夜才到山寨。上山后，祖鳳拿几本書赶紧跑到自己底寨里，对和鸞說："我給你带書来了。我們撾了好些违抗王师的人回来，現在滿山寨都是人哪。"和鸞接过書来瞧一瞧，說："这有什么用？"他悻悻地說："你瞧！正經給你带来，你又說沒用处。我早說了，倒不如多撾几个人回来更好哪。"和鸞問："怎么說？""我們撾人回来可以得着他們家里底取贖錢。"和鸞又問："怎样叫他們来贖，若是不肯来，又怎办？"亚鳳說："若是要贖回去的話，他們家里底人可以到澳門我們底店里，拿二三斤鴉片或是几箱好烟叶做开門礼，我們才和他講价。若不然，就把他們治死。"和鸞說："这可不是近于强盜底行为么？"他心里暗笑，口里只答应說："这是不得已的。"他恐怕被和鸞問住，就托故到亚成寨里去了。

过不多的日子，那班俘虏已經被人贖回一大半。那晚該祖鳳底班送人下山。他用手巾把那几个俘虏底眼睛縛住，才叫娄罗們扶他們下山，自己在后头跟着。他去后不到三点鐘的工夫，忽然山后一陣槍声越响越近。亚成和剩下的娄罗各人携着槍械下山迎敌。槍声一呼一应，沒有片刻停止。和鸞吓得不敢睡，眼瞧着天亮了，那槍声还是不息。她瞧見山下一枝人馬向山頂奔来；一枝旗飄蕩着，却認不得是那一国底旗帜。她害怕得很，要跑到山洞里躲藏。一出門，已有两个兵追着她。她被迫到一个断崖上头，听見一个兵說："吓，这里还有那么好的貨，咱們上前把她摟过来受用。"那兵方要进前，和鸞大声喝道："你們这些作乱的人，休得無礼！"二人不理会她，还是要进步。一个兵說："呀，你会

飞！”他們撾不着和鸞，正在互相埋怨。一个軍官来到，喝着說：“你們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跟我到处搜去。”

从这軍官底服装看来，就知道他是一位少校。他底行动十分敏捷，像很能干似的。他搜到和鸞所住的寨里，無意中搜出她底衣服。又把壁上底琵琶拿下来，他見上面貼着一张紅紙条，写着：“表寸心”，底下还写了她自己底名字。軍官就很是詫异，說：“哼，原来你在这里！”他回头对众兵丁說：“拿住多少賊啦？”都說：“沒有。”“女人呢？”“也沒有。”他把衣物交給兵丁，叫他們先下山去，自己还在那里找寻着。

唉！他底寻找是白費的。他回到营里，天色已是不早，就叫衛兵拿了一盞油灯来，把所得的东西翻来复去地瞧着。他嘆息几声，把东西擱下，起来，在屋里蹀来蹀去。半晌的工夫，他就拿起笔来写一封信：

賢妻如面：此次下乡围捕，于賊寨中搜出令姊衣物多件，然余遍索山中，了無所得，寸心为之悵然。忆昔年之事，余犹以虐謔为咎，今而后知其为賊所擄也。茲命衛卒将衣物数事，先呈妆次，俟余回时，再为卿詳道之。　　夫禎白

他把信封好，叫一个兵来将信件拿去。自己眼瞪瞪坐在那里，把手向腿上一拍。門外底崗兵順着响处一望，仿佛听着他底长官說：“啊，我現在才明白你底意思。只是你害杀婢而了。”

（原載 1921 年《小說月报》12 卷 5 号）

黄昏后

承欢、承懽两姊妹在山上采了一簍羊齿类的干草，是要用来編造果筐和花篮的。她們从那条崎岖的山径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刚到山腰，已是喘得很厉害；二人就把簍子放下，歇息一会。

承欢底年紀大一点，所以她底精神不如妹妹那么活泼，只坐在一根横露在地面的榕树根上头；一手拿着手巾不歇地望脸上和頸項上揩拭。她底妹妹坐不一会，已經跑入树林里，低着头，慢慢找她心識中底宝貝去了。

喝醉了的太陽在临睡时，虽不能發出他固有的本領，然而还有余威把他底妙光长箭射到承欢这里。滿山底岩石、树林、泉水，受着这妙光底賞賜，越覚得秋意闌珊了。汐涨的声音，一陣一陣地从海岸送来，远地的归鳥和落叶混着在树林里乱舞。承欢当着这个光景，她底眉、目、唇、舌也不覚跟着那些动的东西，在她那被日光熏黑了的面庞飞舞着。她高兴起来，心中底意思已經禁止不住，就順口念着："碧海無風涛自語；丹林映日叶思飞！……"还沒有念完，她底妹妹就来到跟前，衣裾里兜着一堆的叶子，說："姊姊，你自己坐在这里，和誰說話来？你也不去帮我撿撿叶子，那边还有許

多好看的哪。”她說着，順手把所得的枯叶一片一片地拿出来，說：“这个是蚶壳……这是海星……这是沒脊鰭的翻車魚……这捲得更好看，是爸爸吸的淡芭蕉……这是……”她还要将那些受她想像变化过的叶子，一一給姊姊說明；可是这样的講解，除她自己以外，是沒人願意用工夫去領教的。承欢不耐煩地說：“你且把它們擱在簍里罢，到家才听你的，現在我不願意听咧。”承懽斜着眼瞧了姊姊一下，一面把叶子装在簍里，說：“姊姊不晓得又想什么了。在这里坐着，願意自己喃喃地說話，就不願意听我所說的！”承欢說：“我何嘗說什么，不过念着爸爸那首《秋山晚步》罢了。”她站起来，說：“时候不早了，咱們走罢。你可以先下山去，讓我自己提这簍子。”承懽說：“我不，我要陪着你走。”

二人順着山径下来，从秋的夕陽渲染出来等等的美丽已經布滿前路：霞色、水光、潮音、谷响、草香等等更不消說；即如承欢那副不白的脸庞也要因着这个就增了几分本来的姿色。承欢虽是走着，脚步却不肯放开，生怕把这样晚景錯过了似的。她無意中說了声：“呀！妹妹，秋景虽然好，可惜太近残年咧。”承懽底年紀只十岁，自然不能懂得这位十五岁的姊姊所說的是什么意思。她就接着說：“挨近残年，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越近残年越好，因为残年一过，爸爸就要給我好些东西玩，我也要穿新做的衣服——我还盼望它快点过去哪。”

她們底家就在山下，門前朝着南海。从那里，有时可以望見远地里一两艘法国巡艦在广州灣駛来駛去。姊妹們也

說不清她們所住的到底是中国地，或是法国領土；不过时常理会那些法国水兵爱来村里胡鬧罢了。刚进門，承懽便叫一声："爸爸，我們回来了！"平常她們一回来，父亲必要出来接她們；这一次不見他出来，承欢以为她父亲底注意是貫注在書本或雕刻上头，所以教妹妹不要声张，只好靜靜地走进来。承欢把籃子放下，就和妹妹到父亲屋里。

她們底父亲关怀所住的是南边那間屋子，靠壁三五架書籍。又陈設了許多大理石造像——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自己創作的。从这技术室进去就是臥房。二人进去，見父亲不在那里。承欢向壁上一望，就对妹妹說："爸爸又拿着基达尔出去了。你到媽媽坟上，瞧他在那里不在。我且到厨房弄飯，等着你們。"

她們母亲底坟墓就在屋后自己底荔枝园中。承懽穿过几棵荔枝树，就听見一陣基达尔底乐音，和着她父亲底歌喉。她知道父亲在那里，不敢惊动他底弹唱，就躡着脚步上前。那里有一座大理石的坟头，形式虽和平常一样，然而西洋底風度却是很浓的。瞧那建造和雕刻的工夫，就知道平常的工匠决做不出来；一定是关怀亲手所造的。那墓碑上不記年月，只刻着"佳人关山恒媚"，下面一行小字是"夫关怀手勘"。承懽到时，关怀只管弹唱着，像不理会他女兒站在身旁似的。直等到西方底迴光消灭了，他才立起来，一手挟着乐器，一手牵着女兒，从园里慢慢地走出来。

一到門口，承懽就嚷着："爸爸回来了！"她姊姊走出来，把父亲手里底乐器接住，且說："飯快好啦，你們先到厅里等

一会，我就端出来。”关怀牵着承懽到厅里，把头上底义辮脫下，挂在一个衣架上头，回头他就坐在一张睡椅上和承懽談話。他底外貌像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日本人，因为他底头髮很短，两撇鬍子也是含着外洋底神气。停一会，承欢端飯出来，关怀說：“今晚上咱們都回得晚。方才你妹妹說你在山上念什么詩；我也是在書架上偶然检出十几年前你媽媽写給我的《自君之出矣》，我曾把这十二首詩入了乐譜，你媽媽在世时很喜欢听这个；到現在已經十一二年不弹这調了。今天偶然被我翻出来，所以拿着乐器走到她坟上再唱給她听；唱得高兴，不覚反复了几遍，連时間也忘記了。”承欢說：“往时爸爸到墓上奏乐，从沒有今天这么久；这詩我不曾听过……”承懽插嘴說：“我也不曾听过。”承欢接着說：“也許我在当时年紀太小不懂得。今晚上的飯后談話，爸爸就唱一唱这詩，且給我們說說其中底意思罢。”关怀說：“自你四岁以后，我就不弹这調了，你自然是不曾听过的。”他撫着承懽底头，笑說：“你方才不是听过了嗎？”承懽摇头說：“那不算，那不算。”他說：“你媽媽这十二首詩沒有什么可說的，不如給你們說咱們在这里住着的緣故罢。”

吃完飯，关怀仍然倚在睡椅上头，手里拿着一枝雪茄，且吸且說。这老人家在灯光之下說得眉飞目舞，教姊妹們底眼光都貫注在他脸上，好像藏在叶下的猫兒凝神守着那翩飞的蚨蝶一般。

关怀說：“我常願意給你們說这事，恐怕你們不懂得，所以每要說时，便停止了。咱們住在这里，不但邻舍覚得奇

怪，連阿欢，你底心里也是很詫异的。現在你底年紀大了，也懂得一点世故了，我就把一切的事告訴你們罢。

"我从法国回到香港，不久就和你媽媽結婚。那时刚要和东洋打仗，邓大人聘了两个法国人做顧問，請我到兵船里做通譯。我想着，我到外洋是学雕刻的，通譯，那里是我做得来的事，当时就推辞他。無奈邓大人一定要我去，我碍于情面也就允許了。你媽媽虽不願意，因为我已允許人家，所以不加拦阻。她把脑后底头髮截下来，为我做成那条假辮。"他說到这里，就用雪茄指着衣架，接着說："那辮子好像叫卖的幌子，要当差事非得带着它不可。那东西被我用了那么些年，已修理过好几次，也許現在所有的头髮沒有一根是你媽媽的哪。

"到上海的时候，那两个法国人見势不佳，沒有就他底聘。他还劝我不用回家，日后要用我做别的事，所以我就暫住在上海。我在那里，时常听見不好的消息，直到邓大人在威海衛陣亡时，我才回来。那十二首詩就是我入門时，你媽媽送給我的。"

承欢說："詩里說的都是什么意思？"关怀說："互相贈与的詩，無論如何，第三个人是不能理会，連自己也不能解释給人听的。那詩还擱在書架上，你要看时，明天可以拿去念一念。我且給你說此后我和你媽媽底事。

"自那次打敗仗，我自己覚得很羞耻，就立意要隔絕一切的亲友，跑到一个孤島里居住，为的是要避掉种种不体面的消息，教我底耳朵少一点刺激。你媽媽只劝我回廈州去，

但我很不願意回那里去；以后我們就定意要搬到这里来。这里离碙州虽是不远，乡里底人却沒有和我往来，我想他們必是不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們买了这所房子，連后边的荔枝园。二人就在这里过很欢乐的日子。在这里住不久，你就出世了。我們給你起个名字叫承欢……"承懽紧接着問："我呢？"关怀說："还沒有說到你咧。你且听着，待一会才給你說。"

他接着說："我很不願意雇人在家里做工，或是請别人种地給我收利。但耨田插秧的事都不是我和你媽媽做得来的；所以我們只好买些果树园来做生产底源头；西边那丛椰子林也是在你一周岁时买来做紀念的。那时你媽媽每日的功課就是乳育你；我在技术室做些經常的生活以外，有工夫还出去巡視园里底果树。好几年的工夫，我們都是这样地过，实在快乐啊！

"唉，好事是無常的！我們在这里住不上五年，这一片地方又被法国占据了！当时我又想搬到别处去，为的是要迴避这种羞耻，誰知这事不能由我做主，好像我底命运就是这样，要永远住在这蒙羞的土地似的。"关怀說到这里，声音漸漸低微，那憂憤的情緒直把眼瞼捱下一半；同时他底視綫从女兒底臉上移开，也被地心引力吸住了。

承懽不明白父亲底心思，尽說："这地方很好，为什么又要搬呢？"承欢說："啊，我記得爸爸給我說过，媽媽是在那一年去世的。"关怀說："可不是！从前搬来这里的时候，你媽媽正怀着你；因为風波的顛簸，所以临产时很不順利。这次

可巧又有了阿懽，我不願意像从前那么唐突，要等她产后才搬。可是她自从得了租借条約签押的消息以后，已經病得支持不住了。"那声音底顫动，早已把承欢底眼泪震蕩出来。然而这老人家却沒有显出什么激烈的情緒，只皺一皺他底眉头而已。

他往下說："她产后不上十二个时辰就……"承懽急急地問："是养我不是？"他說："是。因为你出世不久，你媽媽便撇掉你，所以給你起个名字做阿懽，懽就是憂而無告的意思。"

这时，三个人緘默了一会。門前底海潮音，后园底蟋蟀声，都順着微風从窗戶間送进来。桌上那盞油灯本来被灯花堵得火焰如豆一般大，这次因着微風，更是閃爍不定，几乎要熄灭了。关怀說："阿欢，你去把窗戶关上，再将油灯整理一下。……小妹妹也該睡了，回头就同她到臥房去罢。"

不論什么人都喜欢打听父母怎样生育他，好像念历史的人爱讀开天辟地的神話一样；承懽听到这个去处，精神正在活泼，那里肯去安息。她从小凳子站起来，順势跑到父亲面前，且坐在他底膝上，尽力地搖头說："爸爸还沒有說完哪。我不困，快往下說罢。"承欢一面关窗，一面說："我也願意再听下去，爸爸就接着說罢。今晚上迟一点睡也無妨。"她把灯心弄好，仍回原位坐下，注神瞧着她底父亲。

油灯經过一番收拾，越显得十分明亮，关怀底眼睛忽然移到屋角一座石像上头。他指着对女兒說："那就是你媽媽去世前两三点鐘的样子。"承懽說："姊姊也曾給我說过那是

媽媽，但我准知道爸爸屋里那个才是。我不信媽媽底脸难看到这个样子。"他撫着承懽底顱頂說："那也是好看的。你不懂得，所以說她不好看。"他越說越远，几乎把方才所說的忘掉；幸亏承欢再用話語提醒他，那老人家才接續地說下去。

他說："我底搬家計划，被你媽媽这一死就打消了。她底身体已藏在这可羞的土地，而且你和阿懽年紀又小，服事你們两个小姊妹还忙不过来，何况搬东挪西地往外去呢？因此，我就定意要終身住在这里，不想再搬了。

"我是不願意雇人在家里为我工作的。就是乳母，我也不願意雇一个来乳育阿懽。我不信男子就不会养育嬰孩，所以每日要亲自尝試些乳育的工夫。"承懽問："爸爸，当时你有奶子給我喝嗎？"关怀說："我只用牛乳喂你。然而男子有时也可以生出乳汁的。……阿欢，我从前不曾对你說过孟景休底事么？"承欢說："是，他是一个孝子，因为母亲死掉，留下一个幼弟；他要自己做乳育工夫，果然有乳浆从他底乳房溢出来。"关怀笑說："我当时若不是一个書呆子，就是这事一定要孝子才办得到，貞夫是不許做的。我每每抱着阿懽，讓她啜我底乳头，看看能够溢出乳浆不能；但試来試去，都不成功。养育底工夫虽然是苦，我却以为这是父母二人应当共同去做的事情，不該讓为母的独自担任这番劳苦。"

承欢說："可是这事要女人去做才合宜。"

"是的。自从你媽媽沒了以后，别样事体倒不甚棘手，对于你所穿的衣服总覺得肮脏和破裂得非常的快。我自己也不会做針黹，整天要为你求别人縫补，这几乎又要把我所不

求人的理想推翻了！当时有些邻人劝我为你們續娶一个……"

承欢說："我們有一位后娘倒好。"

那老人家瞪着眼，口里尽力地吸着雪茄，少停，他底声音就和青烟一齐冒出来。他郑重地說："什么？一个人能像禽兽一样，只有生前的恩爱，沒有死后的情愫嗎？"

从他口里吐出来的青烟早已触得承懽嗽嗽地咳嗽起来。她断續地說："爸爸底口直像王家那个破灶，悶得人家底眼睛和喉嚨都不爽快。"关怀拍着她底背說："你眞会用比方！……这是从外洋带回来的習慣，不吸它也罢，你就拿去擱在烟盂里罢。"承懽拿着那枝雪茄，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她走到屋里把所撿的树叶拿出来，对父亲說："爸爸吸这一枝罢，这比方才那枝好得多。"她父亲笑着把叶子接过去，仍教承懽坐在膝上，眼睛望着承欢說："阿欢，你以再婚为是么？"他底女兒自然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这重要的問題。她只嘿嘿地望着父亲两只灵活的眼睛，好像要听那两点微光底回答一样。那回答底声音果如从父亲底眼光中發出来——他凝神瞧着承欢說："我想你也不以为然。一个女人再醮，若是人家要輕看她；一个男子續娶，难道就不应当受輕視嗎？所以当时凡有劝我續弦的，都被我拒絕了。我想你們沒有母亲虽是可哀，然而有一个后娘更是不幸的。"

門前底海潮音，后园底蟋蟀声，加上檐牙底鉄馬和树上底夜啼鳥，这几种声音直像强盜一样，要从門縫窗隙間闖进来搗乱他們底夜談。那两个女孩子虽不理会，关怀底心却

被它們搶掠去了。他底眼睛注視着窗外那似树如山的黑影；耳中听着那种錚錚鐺鐺、嘶嘶嗒嗒、汩汩潑潑的杂响；口里說："我一听見鉄馬底音响，就回想到你媽媽做新娘时，在洞房里走着，那脚釧鈴鐺的声音。那声音虽有大小的分别，風味却差不多。"

他把射到窗外的目光移到承欢身上，說："你媽媽姓山，所以我在日間或夜間偶然瞧見尖錐形的东西就想着山，就想着她。在我心目中的感覚，她实在沒死，不过是怕遇見更大的羞耻，所以躲藏着；但在人靜的时候，她仍是和我在一处的。她来的时候，也去瞧你們，也和你們談話，只是你們都像不大認識她一样，有时还不瞅睬她。"承懽說："媽媽一定是在我們睡熟时候来的，若是我醒时，断沒有不瞅睬她的道理。"那老人家撫着这幼女底背說："是的。你媽媽常夸奖你，說你聰明，喜欢和她談話，不像你姊姊越大就越發和她生疏起来。"承欢知道这話是父亲造出来教妹妹喜欢的，所以她笑着說："我心里何常不时刻惦念着媽媽呢？但她一来到，我怎么就不知道，这眞是怪事！"

关怀对着承欢說："你和你媽媽离别时年紀还小，也許記不清她底模样；可是你須知道，不論要認識什么物体都不能以外貌为准的，何况人面是最容易变化的呢？你要認識一个人，就得在他底声音、容貌之外找寻，这形体不过是生命中極短促的一段罢了。树木在春天發出花叶，夏天結了果子，一到秋冬，花、叶、果子多半失掉了；但是你能說沒有花、叶的就不是树木么？池中底蝌蚪，漸漸长大成为一只虾蟆，

你能說蝌蚪不是小虾蟆么？無情的东西变得慢，有情的东西变得快。故此，我常以你媽媽底坟墓为她底变化身；我覚得她底身体已經比我长得大，比我长得坚强；她底声音，她底容貌，是遍一切处的。我到她底坟上，不是盼望她那臥在土中的肉身从墓碑上挺起来；我瞧她底身体就是那个坟墓，我对着那墓碑就和在这屋对你們說話一样。”

承懽說：“哦，原来媽媽不是死，是变化了。爸爸，你那么爱媽媽，但她在这变化的时节，也知道你是疼爱她的么？”

“她一定知道的。”

承懽說：“我每到爸爸屋里，对着媽媽底造像叫喚、撫摩，有时还敲打她几下。爸爸，若是那像眞是媽媽，她肯讓我这样撫摩和敲打么？她也能疼爱我，像你疼我一样么？”

关怀回答說：“一定很喜欢。你媽媽連我这么高大，她还十分疼爱，何况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子！媽媽底疼爱比爸爸大得多。你睡覚的时候，爸爸只能給你垫枕、盖被；若是媽媽，一定要将她那只滑腻而温暖的手臂給你枕着，还要摟着你，教你不惊不慌地安睡在她怀里。你吃飯的时候，爸爸只能給你預备小碗、小盘；若是媽媽，一定要把她那輭和而常摇动的膝头給你做凳子，还要亲手遞好吃的东西到你口里。你所穿的衣服，爸爸只能为你买些时式的和貴重的；若是媽媽，一定要常常給你換新样式，她要亲自剪裁，亲自刺綉，要用最好看的顏色——就是你最喜欢的顏色——給你做上。媽媽底疼爱实在比爸爸底大得多！”

承懽坐在父亲膝上，一听完这段話，她底身体底跳蕩好

像騎在馬上一样。她一面搖着身子，一面拍着自己两只小腿，說："眞的嗎？她为何不对我这样做呢？爸爸，快叫媽媽从坟里出来罢。何必为着这蒙羞的土地就藏起来，不教她亲爱的女兒和她相会呢？从前我以为媽媽底脾气老是那个样子：两只眼睛瞧着人，許久也不轉一下；和她說話也不答应；要送东西給她，她两只手又不知道往那里去，也不会伸出来接一接；所以我想她一定是不懂人情的。現在我就知道她不是無知的。爸爸，你为我到坟里把媽媽請出来罢；不然，你就把前头那扇石門挪开，讓我进去找她。爸爸曾說她在晚間常来，待一会，她会来么？"

关怀把她亲了一下，說："好孩子，你方才不是說你曾叫过她、摩过她，有时还敲打她么？她現在已經变成那个样子了，縱使你到坟墓里去找她也是找不着的。她常在我屋里，常在那里（他指着屋角那石像），常在你心里，常在你姊姊心里，常在我心里。你和她說話或送东西給她时，她虽像不理你，其实她疼爱你，已經領受你底敬意。你若常常到她面前，用你底孝心、你底誠意供献給她，日子久了，她心喜欢讓你見着她底容貌。她要用嫵媚的眼睛瞧着你，要开口对你發言，她那坚硬而白的皮膚要化为柔輭娇嫩，好像你底身体一样。待一会，她一定来，可是不讓你瞧見她，因为她先要瞧瞧你对于她的愛心怎样，然后教你瞧見她。"

承欢也随着对妹妹証明說："是，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也很願意見媽媽一面。后来我照着爸爸底話去做，果然媽媽从石像座兒走下来，摟着我和我談話，好像現在爸爸摟着

你和你談話一样。"

承懽把右手底食指含在口里，一双伶俐的小眼射在地上，不歇地轉动，好像了悟什么事体，还有所發明似的。她抬头对父亲說："哦，爸爸，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要格外地尊敬媽媽那座造像，盼望她也能下来和我談話。爸爸，比如我用尽我底孝敬心来服事她，她准能知道么？"

"她一定知道的。"

"那么，方才所撿那些叶子，若是我好好地把它們藏起来，一心供养着，将来它們一定也会变成活的海星、瓦楞子或翻車魚了。"关怀听了，莫名其妙。承欢就說："方才妹妹撿了一大堆的乾叶子，內中有些像魚的，有些像螺貝的，她問的是那些东西。"关怀說："哦，也許会，也許会。"承懽要立刻跳下来，把那些叶子搬来給父亲瞧，但她底父亲說："你先别拿出来，明天我才教給你保存它們的方法。"

关怀生怕他底爱女晚間說話过度，在睡眠时作梦，就劝承懽說："你該去睡覚啦。我和你到屋里去罢。明早起来，我再給你說些好听的故事。"承懽說："不，我不。爸爸还沒有說完呢，我要听完了才睡。"关怀說："媽媽底事长着呢，若是要說，一年也說不完，明天晚上再接下去說罢。"那小女孩于是从父亲膝上跳下来，拉着父亲底手，說："我先要到爸爸屋里瞧瞧那个媽媽。"关怀就和她进去。

他把女兒安頓好，等她睡熟，才回到自己屋里。他把外衣脫下，手里拿着那个靈鼬囊，和腰間底玉佩，把玩得不忍撒手，料想那些东西一定和他底亡妻关山愠媚很有关系。他

們底恩爱公案必定要在临睡前复訊一次。他走到石像前，不歇用手去摩弄那坚实而無知的物体，且說："多謝你为我留下这两个女孩，教我底晚景不至过于慘淡。不晓得我这残年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去，速速地和你同住在一处。唉！你底女兒是不忍离开我的，要她們成人，总得在我們再会之后。我現在正浸在父亲的情爱中，实在难以解决要怎样經过这衰弱的残年，你能为我和从你身体分化出来的女兒們打算么？"

他靜靜地站在那里，好像很注意听着那石像底回答。可是那用手造的东西怎样發出她底意思，我們底耳根太鈍，实在不能听出什么話来。

他站了許久，回头瞧見承欢还在北边的厅里編織花籃，两只手不停地动来动去，口里还低唱着她底工夫歌。他从窗門对女兒說："我兒，时候不早了，明天再編罢。今晚上妹妹話說得过多，恐怕不能好好地睡，你得留神一点。"承欢答应一声，就把那个未做成的籃子擱起来，把那盞小油灯拿着到自己屋里去了。

灯光被承欢带去以后，滿屋都被黑暗充塞着。秋螢一只两只地飞入关怀底臥房，有时歇在石像上头。那光底閃爍，可使关山恒媚底脸对着她底爱者發出一度一度的流盼和微笑。但是从外边来的，还有汩灕的海潮音，嘶嗓的蟋蟀声，錚鐺的鉄馬响，那可以說是关山恒媚为这位老鰥夫唱的催眠歌曲。

（原載1921年《小說月报》第12卷7号）

綴网劳蛛

“我像蜘蛛，
　　命运就是我底网。”
我把网結好，
　　还住在中央。

呀，我底网甚时节受了損伤！
　　这一坏，教我怎地生长？
生的巨灵說：“补綴补綴罢，”
　　世間沒有一个不破的网。

我再結网时，
　　要結在玳瑁梁栋
　　　珠璣帘櫳；
或結在断井頹垣
　　荒烟蔓草中呢？
生的巨灵按手在我头上說：
　　“自己选择去罢，
　　你所在的地方無不兴隆亨通。”

虽然，我再結的网还是像从前那么脆弱，
　　敌不过外力冲撞；
我网底形式还要像从前那么整齐——
　　平行的絲連成八角、十二角的形状嗎？
他把"生的万花筒"交給我，說：
"望里看罢，
　　你爱怎样，就結成怎样。"

呀，万花筒里等等的形状和顏色
　　仍与从前沒有什么差别！
求你再把第二个給我，
　　我好謹愼地选择。
"咄咄！貪得而無智的小虫！
　　自而今回溯到濛鴻，
　　从沒有人說过里面有个形式与前相同。
去罢，生的結构都由这几十顆'彩琉璃屑'幻成种种，
　　不必再看第二个生的万花筒。"

那晚上底月色格外明朗，只是不时来些微風把滿园底花影移动得不歇地作响。素光从椰叶下来，正射在尙潔和她底客人史夫人身上。她們二人底容貌，在这时候自然不能認得十分清楚，但是二人对談的声音却像幽谷底回响，沒

有一点模糊。

周围的东西都沈默着，像要讓她們密談一般：树上底鳥兒把喙插在翅膀底下；草里底虫兒也不敢做声；就是尙潔身边那只玉貍，也当主人所發的声音为催眠歌，只管齁齁地沈睡着。她用纖手撫着玉貍，目光注在她底客人身上，懶懶地說："夺魁嫂子，外間的閑話是听不得的。这事我全不計較——我虽不信定命的說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預先謀定什么方法。"

她底客人听了这場冷靜的話，心里很是着急，說："你对于自己底前程太不注意了！若是一个人沒有长久的顧虑，就免不了遇着危險，外人底話虽不足信，可是你得把你底态度显示得明了一点，教人不疑惑你才是。"

尙潔索性把玉貍抱在怀里，低着头，只管摩弄。一会兒，她才冷笑了一声，說："嚇嚇，夺魁嫂子，你底話差了，危險不是顧虑所能閃避的。后一小时的事情，我們也不敢說准知道，那里能顧到三四个月、三两年那么长久呢？你能保我待一会不遇着危險，能保我今夜里睡得平安么？縱使我准知道今晚上会遇着危險，現在的謀虑也未必来得及。我們都在云霧里走，离身二三尺以外，誰还能知道前途的光景呢？經里說：'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尙且不能知道。'这句話，你忘了么？……唉，我們都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若是怕在这条云封霧鎖的生命路程里走动，莫如止住你底脚步；若是你有漫游的兴趣，縱然前途和四围的光景曖昧，不能使你滿心快意，你也是要走

的。横竪是往前走，顧虑什么？

“我們从前的事，也許你和一般侨寓此地的人都不十分知道。我不願意破坏自己底名誉，也不忍教他出丑。你既是要我把态度显示出来，我就得略把前事說一点給你听，可是要求你暫时守这个秘密。

“論理，我也不是他底……”

史夫人沒等她說完，早把身子挺起来，作很惊訝的样子，回头用焦急的声音說：“什么？这又奇怪了！”

“这倒不是怪事，且听我說下去。你听这一点，就知道我底全意思了。我本是人家底童养媳，一向就不曾和人行过婚礼——那就是說，夫妇底名分，在我身上用不着。当时，我并不是爱他，不过要仗着他底帮助，救我脫出残暴的婆家。走到这个地方，依着时势的境遇，使我不能不認他为夫……”

“原来你們底家有这样特别的历史。……那么，你对于长孙先生可以說沒有精神的关系，不过是不自然的結合罢了。”

尙潔庄重地回答說：“你底意思是說我們沒有爱情么？誠然，我从不曾在别人身上用过一点男女底爱情；别人給我的，我也不曾辨别过那是眞的，这是假的。夫妇，不过是名义上的事；爱与不爱，只能稍微影响一点精神底生活，和家庭底組織是毫無关系的。

“他怎样想法子要奉承我，凡認識我的人都覚得出来。然而我却沒有領他底情，因为他从沒有把自己底行为检点

一下。他底嗜好多，脾气坏，是你所知道的。我一到会堂去，每听到人家說我是长孙可望底妻子，就非常的慚愧。我常想着从不自愛的人所給的愛情都是假的。

"我虽然不愛他，然而家里的事，我認为应当替他做的，我也乐意去做。因为家庭是公的，愛情是私的。我們两人底关系，实在就是这样。外人說我和譚先生的事，全是不对的。我底家庭已經成为这样，我又怎能把它破坏呢？"

史夫人說："我現在才看出你們底眞相，我也回去告訴史先生，教他不要多信閑話。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一个純良的女子，神必保佑你。"說着，用手輕輕地拍一拍尙潔底肩膀，就站立起来告辞。

尙潔陪她在花陰底下走着，一面說："我很願意你把这事底原委单說給史先生知道。至于外間传說我和譚先生有秘密的关系，說我是淫妇，我都不介意。連他也好几天不回来啦。我估量他是为这事生气，可是我并不辯白。世上沒有一个人能够把眞心拿出来給人家看；縱然能够拿出来，人家也看不明白，那么，我又何必多費唇舌呢？人对于一件事情一存了成見，就不容易把眞相观察出来。凡是人都有成見，同一件事，必会生出歧异的評判，这也是难怪的。我不管人家怎样批評我，也不管他怎样疑惑我，我只求自己無愧，对得住天上底星辰和地下底螻蚁便了。你放心罢，等到事情临到我身上，我自有方法对付。我底意思就是这样，若是有工夫，改天再談罢。"

她送客人出門，就把玉狸抱到自己房里。那时已經不

早，月光从窗戶进来，歇在椅桌、枕席之上，把房里的东西染得和鉛制的一般。她伸手向床边按了一按鈴子，須臾，女佣妥娘就上来。她問："佩荷姑娘睡了么？"妥娘在門边回答說："早就睡了。消夜已預备好了，端上来不？"她說着，順手把电灯擰着，一时滿屋里都著上顏色了。

在灯光之下，才看見尙潔斜倚在床上。流动的眼睛，軟潤的頷頰，玉葱似的鼻，柳叶似的眉，桃綻似的唇，衬着蓬乱的头髮……凡形体上各样的美都湊合在她头上。她底身体，修短也很合度。从她口里發出来的声音，都合音节，就是不懂音乐的人，一听了她底話語，也能得着許多默感。她見妥娘把灯擰亮了，就說："把它擰灭了吧。光太强了，更不舒服。方才我也忘了留史夫人在这里消夜。我不覚得十分飢餓，不必端上来，你們可以自己方便去。把东西收拾清楚，随着給我点一枝洋烛上来。"

妥娘遵从她底命令，立刻把灯灭了，接着說："相公今晚上也許又不回来，可以把大門扣上嗎？"

"是，我想他永远不回来了。你們吃完，就把門关好，各自歇息去罢，夜很深了。"

尙潔独坐在那間充滿月亮的房里，桌上一枝洋烛已燃过三分之二，輕風頻拂火焰，眼看那枝發光的小东西要泪尽了。她于是起来，把烛火移到屋角一个窗戶前头的小几上。那里有一个軟垫，几上擱几本經典和祈祷文。她每夜睡前的功課就是跪在那垫上默記三两节經句，或是誦几句祷詞。别的事情，也許她会忘記，惟独这聖事是她所不敢忽略的。

她跪在那里冥想了許久，瞬眼一看，火光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烛台上逃走了。

她立起来，把臥具整理妥当，就躺下睡覚。可是她怎能睡着呢？呀，月亮也循着宾客底礼，不敢相扰，慢慢地辞了她，走到园里和它底花草朋友、木石知交周旋去了！

月亮虽然辞去，她还不轉眼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像要訴她心中底秘密一般。她正在床上輾来轉去，忽听园里"嚦啤"一声，响得很厉害。她起来，走到窗边，往外一望，但見一重一重的树影和夜霧把园里盖得非常严密，教她看不見什么。于是她躡步下楼，喚醒妥娘，命她到园里去察看那怪声底出处。妥娘自己一个人那里敢出去；她走到門房把团哥叫醒，央他一同到圍墻边察一察。团哥也就起来了。

妥娘去不多会，便进来回話。她笑着說："你猜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蹇运的窃賊摔倒在我們底墻根。他底腿已摔坏了，脑袋也撞伤了，流得滿地都是血，动也动不得了。团哥拿着一枝荆条正在抽他哪。"

尙潔听了，一霎时前所有的恐怖情緒一时尽变为慈祥的心意。她等不得回答妥娘，便跑到墻根。团哥还在那里，"你这該死的东西……不知厉害的坏种！……"一句一鞭，打駡得很高兴。尙潔一到，就止住他，还命他和妥娘把受伤的賊扛到屋里来。她吩咐讓他躺在貴妃榻上。僕人們都显出不願意的样子，因为他們想着一个賊人不应該受这么好的待遇。

尙潔看出他們底意思，便說："一个人走到做賊的地步

是最可怜憫的，若是你們不得着好机会，也許……"她說到这里，覚得有点失言，教她底佣人听了不舒服，就改过一句說話："若是你們明白他底境遇，也許会体貼他。我見了一个受伤的人，無論如何，总得救护的。你們常常听見'救苦救难'的話，遇着憂患的时候，有时也会脫口地說出来，为何不从'他是苦难人'那方面体貼他呢？你們不要怕他底血沾脏了那垫子，尽管扶他躺下罢。"团哥只得扶他躺下，口里沈吟地說："我們还得为他請医生去嗎？"

"且慢，你把灯移近一点，待我来看一看。救伤的事，我还在行。妥娘，你上楼去把我們那个'常备藥箱'捧下来。"又对团哥說："你去倒一盆清水来罢。"

僕人都遵命各自干事去了。那賊虽閉着眼，方才尙潔所說的話，却能听得分明。他心里底感激可使他自忘是个罪人，反覚他是世界里一个最能得人愛惜的青年。这样的待遇，也許就是他生平第一次得着的。他呻吟了一下，用低沈的声音說："慈悲的太太，菩薩保佑慈悲的太太！"

那人底太陽边受了一伤很重，腿部倒不十分厉害。她用藥棉蘸水輕輕地把伤处周围的血迹滌净，再用綳带裹好。等到事情做得清楚，天早已亮了。

她正轉身要上楼去換衣服，驀听得外面敲門的声很急，就止步問說："誰这么早就来敲門呢？"

"是警察罢。"

妥娘提起这四个字，教她很着急。她說："誰去告訴警察呢？"那賊躺在貴妃榻上，一听見警察要来，恨不能立刻起

来跪在地上求恩。但这样的行动已从他那双劳倦的眼睛表白出来了。尙潔跑到他跟前，安慰他說："我沒有叫人去报警察……"正說到这里，那从門外来的脚步已經踏进来。

来的并不是警察，却是这家底主人长孙可望。他見尙潔穿着一件睡衣站在那里和一个躺着的男子說話，心里底無明業火已从身上八万四千个毛孔里發射出来。他第一句就問："那人是誰？"

这个問实在教尙潔不容易回答，因为她从不曾問过那受伤者的名字，也不便說他是賊。

"他……他是受伤的人……"

可望不等說完，便拉住她底手，說："你办的事，我早已知道。我这几天不回来，正要偵察你底动靜，今天可給我撞見了。我何尝辜負你呢？……一同上去罢，我們可以慢慢地談。"不由分說，拉着她就往上跑。

妥娘在旁边，看得情急，就大声嚷着："他是賊！"

"我是賊，我是賊！"那可怜的人也嚷了两声。可望只对着他冷笑，說："我明知道你是賊。不必报名，你且歇一歇罢。"

一到臥房里，可望就說："我且問你，我有什么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要入学堂，我便立刻送你去；要到礼拜堂听道，我便特地为你預备車馬。現在你有学問了，也入教了；我且問你，学堂教你这样做，教堂教你这样做么？"

他底話意是要詰問她为什么变心，因为他許久就听見人說尙潔嫌他鄙陋不文，要离弃他去嫁給一个姓譚的。夜間的事，他一概不知，他进門一看尙潔底神色，老以为她所

做的是一段爱情把戏。在尙潔方面，以为他是不喜欢她这样待遇窃贼。她底慈悲性情是上天所賦的，她也覚得这样办，于自己底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沒有冲突，就回答說："是的，学堂教我这样做，教会也教我这样做。你敢是……"

"是嗎？"可望喝了一声，猛将怀中小刀取出来向尙潔底肩膀上一击。这不幸的妇人立时倒在地上，那玉白的面庞已像漬在胭脂膏里一样。

她不說什么，但用一种沈靜的和無抵抗的态度，就足以感动那愚頑的凶手。可望当此情景，心中恐怖的情緒已把凶猛的怒气克服了。他不再有什么动作，只站在一边出神。他看尙潔动也不动一下，估量她是死了；那时，他覚得自己底罪恶压住他，不許再逗留在那里，便溜烟似地望外跑。

妥娘見他跑了，知道楼上必有事故，就赶紧上来。她看尙潔那样子，不由得"啊，天公！"喊了一声，一面上去，要把她搀扶起来。尙潔这时，眼睛略略睜开，像要对她說什么，只是說不出。她指着肩膀示意，妥娘才看見一把小刀插在她肩上。妥娘底手便即酥軟，周身發抖，待要扶她，也沒有气力了。她含泪对着主妇說："容我去請医生罢。"

"史……史……"妥娘知道她是要請史夫人来，便回答說："好，我也去請史夫人来。"她教团哥看門，自己雇一輛車找救星去了。

医生把尙潔扶到床上，慢慢施行手术；赶到史夫人来时，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啦。医生对史夫人說："长孙夫人底伤不甚要紧，保养一两个星期便可复元。幸而那刀从肩

胛骨外面脫出来，沒有伤到肺叶——那两个創口是不要紧的。”

医生辞去以后，史夫人便坐在床沿用法子安慰她。这时，尙潔底精神稍微恢复，就对她底知交說：“我不能多說話，只求你把底下那个受伤的人先送到公医院去；其余的，待我好了再給你說。……唉，我底嫂子，我現在不能离开你，你这几天得和我同在一塊兒住。”

史夫人一进門就不明白底下为什么躺着一个受伤的男子。娑娘去时，也沒有对她詳細地說。她看見尙潔这个样子，又不便往下問。但尙潔底穎悟性从不会被刀所伤，她早明白史夫人猜不透这个悶葫蘆，就說：“我現在沒有气力給你細說，你可以向娑娘打听去。就要速速去办，若是他回来，便要害了他底性命。”

史夫人照她所吩咐的去做；回来，就陪着她在房里，沒有回家。那四岁的女孩佩荷更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啼啼笑笑，过她底平安日子。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在她病中嘿嘿地过去。她也漸次复元了。她想許久沒有到园里去，就央求史夫人扶着她慢慢走出来。她們穿过那晚上談話的柳蔭，来到園边一个小亭下，就歇在那里。她們坐的地方滿开了玫瑰，那清靜温香的景色委实可以消灭一切憂悶和病害。

“我已忘了我們这里有这么些好花，待一会，可以折几枝带回屋里。”

“你且歇歇，我为你选择几枝罢。”史夫人說时，便起来

折花。尙潔見她脚下有一朵很大的花，就指着說："你看，你脚下有一朵很大、很好看的，为什么不把它摘下？"

史夫人低头一看，用手把花提起来，便嘆了一口气。

"怎么啦？"

史夫人說："这花不好。"因为那花只剩地上那一半，还有一边是被虫伤了。她怕說出伤字，要伤尙潔底心，所以这样回答。但尙潔看的明明是一朵好花，直教遞过来給她看。

"夺魁嫂，你說它不好么？我在此中找出道理咧！这花虽然被虫伤了一半，还开得这么好看，可見人底命运也是如此——若不把他底生命完全夺去，虽然不完全，也可以得着生活上一部分的美滿，你以为如何呢？"

史夫人知道她連想到自己底事情上头，只回答說："那是当然的，命运底偃蹇和亨通，于我們底生活沒有多大关系。"

談話之間，妥娘領着史夺魁先生进来。他向尙潔和他底妻子問过好，便坐在她們对面一张凳上。史夫人不管她丈夫要說什么，头一句就問："事情怎样解决呢？"

史先生說："我正是为这事情来給长孙夫人一个信。昨天在会堂里有一个很激烈的紛爭，因为有些人說可望底举动是长孙夫人迫他做成的，应当剝夺她赴聖筵的权利。我和我奉眞牧师在席間極力申辯，終归無效。"他望着尙潔說："聖筵赴与不赴也不要紧。因为我們底信仰决不能为仪式所束縛；我們底行为，只求对得起良心就算了。"

"因为我沒有把那可怜的人交給警察，便責罰我么？"

史先生摇头說："不，不，現在的問題不在那事上头。前天可望寄一封长信到会里，說到你怎样对他不住，怎样想弃絕他去嫁給别人。他对于你和某人、某人往来的地点、时間都說出来。且說，他不願意再見你底面；若不与你离婚，他永不回家。信他所說的人很多，我們怎样申辯也挽不过来。我們虽然知道事实不是如此，可是不能找出什么憑据来証明。我現在正要告訴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話，我可以帮你底忙。这里不像我們祖国，公庭上沒有女人說話的地位。况且他底买卖起先都是你拿資本出来；要离异时，照法律，最少总得把財产分一半給你。……像这样的男子，不要他也罢了。"

尙潔說："那事实現在不必分辯，我早已对嫂子說明了。会里因为信条底緣故，說我底行为不合道理，便禁止我赴聖筵——这是他們所信的，我有什么可說的呢！"她說到末一句，声音便低下了。她底顏色很像为同会底人誤解她和誤解道理惋惜。

"唉，同一样道理，为何信仰的人会不一样？"

她听了史先生这話，便兴奋起来，說："这何必問？你不常听見人說：'水是一样，牛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便成毒液'嗎？我管保我所得能化为乳汁，那能干涉人家所得的变成毒液呢？若是到法庭去的話，倒也不必。我本沒有正式和他行过婚礼，自毋須乎在法庭上公布离婚。若說他不願意再見我底面，我尽可以搬出去。財产是生活的贅瘤，不要也罢，和他爭什么？……他賜給我的恩惠已是不少，留着給

他……”

“可是你一把财产全部讓給他，你立刻就不能生活。还有佩荷呢？”

尙潔沈吟半晌便說：“不妨，我私下也曾积聚些少，只不能支持到一年罢了。但不論如何，我总得自己掙扎。至于佩荷……”她又沈思了一会，才續下去說：“好罢，看他底意思怎样，若是他願意把那孩子留住，我也不和他爭。我自己一个人离开这里就是。”

他們夫妇二人深知道尙潔底性情，知道她很有主意，用不着别人指导。并且她在無論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底精神去安排。她底态度常显出十分冷靜和沈毅，做出来的事，有时超乎常人意料之外。

史先生深信她能够解决自己将来的生活，一听了她底話，便不再說什么，只略略把眉头皺了一下而已。史夫人在这两三个星期間，也很为她費了些筹划。他們有一所别業在土华地方，早就想教尙潔到那里去养病；到現在她才开口說：“尙潔妹子，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主意，不过你底身体还不甚复原，不能立刻出去做什么事情，何不到我們底别庄里靜养一下，过几个月再行打算？”史先生接着对他妻子說：“这也好。只怕路途远一点，由海船去，最快也得两天才可以到。但我們都是慣于出門的人，海涛底顚簸当然不能制服我們。若是要去的話，你可以陪着去，省得寂寞了长孙夫人。”

尙潔也想找一个靜养的地方，不意他們夫妇那么仗义，

所以不待躊躇便应許了。她不願意为自己底緣故教别人麻煩，因此不讓史夫人跟着前去。她說："寂寞的生活是我尝慣的。史嫂子在家里也有許多当办的事情，那里能够和我同行？还是我自己去好一点。我很感謝你們二位底高誼，要怎样表示我底謝忱，我却不懂得；就是懂，也不能表示得万分之一。我只說一声'感激莫名'便了。史先生，煩你再去問他要怎样处置佩荷，等这事弄清楚，我便要动身。"她說着，就从方才摘下的玫瑰中間选出一朵好看的遞給史先生，教他插在胸前底鈕門上。不久，史先生也就起立告辞，替她办交涉去了。

土华在馬来半島底西岸，地方虽然不大，風景倒还幽致。那海里出的珠宝不少，所以住在那里的多半是搜宝之客。尙潔住的地方就在海边一丛樧林里。在她底門外，不时看見采珠底船往来于金的塔尖和銀的浪头之間。这采珠底工夫賜給她許多教訓。因为她这几个月来常想着人生就同入海采珠一样；整天冒险入海里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采珠者一点把握也沒有。但是这个感想决不会妨害她底生命。她見那些人每天迷蒙蒙地搜求，不久就理会她在世間的历程也和采珠底工作一样。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虽然不在她底权能之下，可是她每天总得入海一遭，因为她底本分就是如此。

她对于前途不但沒有一点灰心，且要更加奋勉。可望虽是剝夺她們母女的关系，不許佩荷跟着她，然而她仍不忍

弃掉她底責任，每月要托人暗地里把吃的用的送到故家去給她女兒。

她現在已变主妇底地位为一个珠商底記室了。住在那里的人，都說她是人家底弃妇，就看輕她，所以她所交游的都是珠船里的工人。那班沒有思想的男子在休息的时候，便因着她底姿色爭来找她开心。但她底威仪常是調伏这班人的邪念，教他們轉过心来承認她是他們底师保。

她一連三年，除干她底正事以外，就是教她那班朋友說几句英吉利語，念些少經文，知道些少常識。在她底团体里，使令、供养，無不如意。若說过快活日子，能像她这样，也就不劣了。

虽然如此，她还是有缺陷的。社会地位，沒有她底分；家庭生活，也沒有她底分；我們想想，她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覚？前一項，于她是不甚重要的；后一項，可就繚乱她底衷腸了！史夫人虽常寄信給她，然而她不見信則已，一見了信，那种說不出来的伤感就加增千百倍。

她一想起她底家庭，每要在树林里徘徊，树上底紹螂常要幻成她女兒底声音对她說："母思兒耶？母思兒耶？"这本不是奇迹，因为發声者無情，听音者有意；她不但对于那些小虫底声音是这样，即如一切的声音和顏色，偶一触着她底感官，便幻成她底家庭了。

她坐在林下，遙望着無涯的波浪，一度一度地掀到岸边，常覚得她底女兒踏着浪花踊躍而来，这也不止一次了。那天，她又坐在那里，手拿着一张佩荷底小照，那是史夫人

最近給她寄来的。她翻来翻去地看，看得眼昏了。她猛一抬头，又得着常时所現的异象。她看見一个人携着她底女兒从海边上来，穿过林樾，一直走到跟前。那人說："长孙夫人，許久不見，貴体康健啊！我領你底女兒来找你哪。"

尙潔此时，展一展眼睛，才理会果然是史先生携着佩荷找她来。她不等回答史先生底話，便上前用力摟住佩荷；她底哭声从她爱心的深密处殷雷似地震發出来。佩荷因为不認得她，害怕起来，也放声哭了一場。史先生不知道感触了什么，也在旁边只尽管擦眼泪。

这三种不同情緒的哭泣止了以后，尙潔就嗚咽地問史先生說："我实在喜欢。想不到你会来探望我，更想不到佩荷也能来！……"她要問的話很多，一时摸不着头緒。只摟定佩荷，眼看着史先生出神。

史先生很庄重地說："夫人，我給你报好消息来了。"

"好消息？"

"你且鎮定一下，等我細細地告訴你。我們一得着这消息，我底妻子就教我和佩荷一同来找你。这奇事，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到前十几天才听見我奉眞牧师說的。我牧师自那年为你底事卸职后，他底生活，你已經知道了。"

"是，我知道。他不是白天做裁縫匠，晚間还做制餅师嗎？我信得过，神必要帮助他，因为神底兒子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底事業还順利嗎？"

"倒沒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不但日夜劳动，在合宜的时候，还到处去传福音哪。他現在不用这样地吃苦，因为

他底老教会看他底行为，請他回国仍旧当牧师去，在前一个星期已經动身了。”

“是嗎！謝謝神！他必不能长久地受苦。”

“就是因为我牧师回国的事，我才能到这里来。你知道长孙先生也受了他底感化么？这事詳細地說起来，倒是一种神迹。我現在来，也是为告訴你这件事。

“前几天，长孙先生忽然到我家里找我。他一向就和我們很生疏，好几年也不过訪一次，所以这次的来，教我們很詫异。他第一句就問你底近况如何，且訴說他底懊悔。他說这反悔是忽然的，是我牧师警醒他的。現在我就将他底話，照样地說一遍給你听——

“‘在这两三年間，我牧师常来找我談話，有时也請我到他底面包房里去听他講道。我和他来往那么些次，就覚得他是我底好师傅。我每有难决的事情或疑虑的問題，都去請教他。我自前年生事，二人分离以后，每疑惑尙潔官底操守，又常听見家里佣人思念她的話，心里就十分懊悔。但我总想着，男人說話将軍箭，事已做出，那里还有脸皮收回来？本是打算給它一个錯到底的。然而日子越久，我就越覚得不对。到我牧师要走，最末次命我去領教訓的时候，講了一章經，教我很受感动。散会后，他对我說，他盼望我做的是請尙潔官回来。他又念《馬可福音》十章給我听，我自得着那教訓以后，越覚得我很卑鄙、凶残、淫秽，很对不住她。現在要求你先把佩荷带去見她，盼望她为女兒的緣故赦免我。你們可以先走，我随后也要亲自前往。’

"他說懊悔的話很多，我也不能細說了。等他来时，容他自己对你細說罢。我很奇怪我牧师对于这事，以前一点也沒有对我說过，到要走时，才略提一提；反教他来到我那里去，这不是神迹嗎？"

尙潔听了这一席話，却沒有显出特别愉悅的神色，只說："我底行为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为要得人家的怜恤和贊美；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計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饒恕，何况是他呢？他知道自己底卤莽，是一件極可喜的事。——你願意到我屋里去看一看嗎？我們一同走走罢。"

他們一面走，一面談。史先生問起她在这里的事業如何，她不願意把所經历的种种苦处尽說出来，只說："我来这里，几年的工夫也不算浪費，因为我已找着了許多失掉的珠子了！那些異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去探求那么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顆。此外，沒有什么可以告訴你。"

尙潔把她底事情結束停当，等可望不来，打算要和史先生一同回去。正要到珠船里和她底朋友們告辞，在路上就遇見可望跟着一个本地人从对面来。她認得是可望，就堆着笑容，搶前几步去迎他，說："可望君，平安哪！"可望一見她，也就深深地行了一个敬礼，說："可敬的妇人，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伤害我底身体，和你我二人底感情，此后我再不敢了。我知道我多多地得罪你，实在不配再見你底面，盼望你不要把我底过失記在心中。今天来到这里，为的是要表明我悔改底行为；还要請你回去管理一切所有的。你現在

要到那里去呢？我想你可以和史先生先行动身，我随后回来。”

尙潔見他那番誠恳的态度，比起从前，簡直是两个人，心里自然滿是愉快，且暗自謝她底神在他身上所显的奇迹。她說：“呀！往事如梦中之烟，早已在虛幻里消散了，何必重行提起呢？凡人都不可积聚日間的怨恨、怒气和一切伤心的事到夜里，何况是隔了好几年的事？請你把那些事情擱在脑后罢。我本想到船里去，向我那班同工底人辞行。你怎样不和我們一起回去，还有别的事情要办么？史先生現时在他底别業——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們一同到那里去罢，待一会，再出来辞行。”

“不必，不必。你可以去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可以。因为我还有些正当的事情要办。恐怕不能和你們一同回去；什么事，以后我才教你知道。”

“那么，你教这土人領你去罢，从这里走不远就是。我先到船里，回头再和你細談。再見哪！”

她从土华回来，先住在史先生家里，意思是要等可望来到，一同搬回她底旧房子去。誰知等了好几天，也不見他底影。她才知道可望在土华所說的話意有所含蓄。可是他到那里去呢？去干什么呢？她正想着，史先生拿了一封信进来对她說：“夫人，你不必等可望了，明后天就搬回去罢。他寄給我这一封信說，他有許多对不起你的地方，都是出于激烈的爱情所致，因他爱你的緣故，所以伤了你。現在他要把从前邪恶的行为和暴躁的脾气改过来，且要偿还你这几年

来所受的苦楚，故不得不暫时离开你。他已經到檳榔屿了。他不直接写信給你的緣故，是怕你伤心，故此写給我，教我好安慰你；他还說从前一切的产業都是你的，他不应独自霸占了許久，要求你尽量地享用，直等到他回来。

"这样看来，不如你先搬回去，我这里派人去找他回来如何？唉，想不到他一会兒就能悔改到这步田地！"

她遇事本来很沈靜，史先生說时，她底顏色从不曾显出什么变态，只說："为愛情么？为愛而离开我么？这是当然的，愛情本如極利的斧子，用来剝削命运常比用来整理命运的时候多一些。他既然規定他自己底行程，又何必費工夫去寻找他呢？我是沒有成見的，事情怎样来，我怎样对付就是。"

尙潔搬回来那天，可巧下了一点雨，好像上天使园里的花木特地沐浴得很妍凈来迎接它們底旧主人一样。她进門时，娑娘正在整理厅堂，一見她来，便嚷着："奶奶，你回来了！我們很想念你哪！你底房間乱得很，等我把各样东西安排好再上去。先到花园去看看罢，你手植各样的花木都长大了。后面那棵释迦头长得像罗伞一样，結果也不少，去看看罢。史夫人早和佩荷姑娘来了，他們現时也在园里。"

她和娑娘說了几句話，便到园里。一拐弯，就看見史夫人和佩荷坐在树蔭底下一张凳上——那就是几年前，她要被刺那夜，和史夫人坐着談話的地方。她走来，又和史夫人并肩坐在那里。史夫人說来說去，無非是安慰她的話。她像不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論底

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滿足。然而她一时不能說出合宜的話，教史夫人明白她心中毫無憂郁在內。她無意中一抬头，看見佩荷拿着树枝把結在玫瑰花上一个蜘蛛网撩破了一大部分。她注神許久，就想出一个意思来。

她說："呀，我給这个比喻，你就明白我底意思。

"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組織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絲，不晓得要被風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底网便成了。

"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暫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結一个好的。

"它底破网留在树梢上，还不失为一个网。太陽从上头照下来，把各条細絲映成七色；有时粘上些少水珠，更显得灿烂可愛。

"人和他底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組織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史夫人还要說时，妥娘来說屋子已收拾好了，請她們进去看看。于是，她們一面談，一面离开那里。

园里沒人，寂靜了許久。方才那只蜘蛛悄悄地从叶底出来，向着网底破裂处，一步一步，慢慢补綴。它补这个干什么？因为它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原載1922年《小說月报》13卷2号）

無法投遞之邮件

給誦幼

▲不能投遞之原因——地址不明，退發信人写明再遞。

誦幼，我許久沒見你了。我近来患失眠症。梦魂呢，又常困在躯壳里飞不到你身边，心急得很。但世間事本無容人着急的余地，越着急越不能到，我只得听其自然罢了。你总不来我这里，也許你怪我那天藏起来，沒有出来帮你忙的緣故。呀，誦幼，若你因那事怪了我，可就冤枉極了！我在那时，全身已抛在煩恼的海中，自救尚且不暇，何能顧你？今天接定慧底信，說你已經被释放了，我实在欢喜得很！呀，誦幼，此后須要小心和男子相往来。你們女子常說"男子坏的很多"，这話誠然不錯。但我以为男子底坏，并非他生来就是如此的，是跟女子学来的。誦幼，我說这話，請你不要怪我。你底事且不提，我拿文錦底事来說罢。他对于尚素本来是很誠实的，但尚素要将她和文錦底交情变为更亲密的交情，故不得不胡乱献些殷勤。呀，女人底殷勤，就是使男子变坏的砒石喲！我并不是說女子对于男子要很森严、冷

酷，像怀霄待人一样；不过說沒有智慧的殷勤是危险的罢了。

我盼望你今后的景况像湖心底白鵠一样。

給貞棻

▲不能投遞之原因——此人已离广州。

自走馬营一别，至今未得你底消息。知道你底生活和行脚僧一样，所以沒有破旅愁的書信給你念。昨天从杭香处听見你底近况，且知道你現在住在这里，不由得我不写这几句話給你。

我底朋友，你想北極底冰洋上能够长出花菖蒲，或开得像尼罗河边底王蓮来么？我劝你就回家去罢。放着你清凉而恬淡的生活不享，飄零着找那不知心的"知心人"，为何自找这等刑罰？縱說是你当时得罪了他，要找着他向他謝罪，可是罪过你已認了，那温潤不挠、如玉一般的情好豈能弥补得毫無瑕疵？

我底朋友，我常想着我曾用过一管笔，有一天無意中把笔尖誤燒了（因为我要学篆書，听人說燒尖了好写），就不能再用它。但我很爱那笔，用尽許多法子，也补救不来；就是拿去找笔匠，也不能出什么主意，只是教我再換过一管罢了。我对于那天天接触的小宝貝，虽舍不得扔掉，也不能不把它藏在笔囊里。人情虽不能像这样換法，然而，我們若在不能換之中，姑且当做能換，也就安慰多了。你有心牺牲你

底命运，他却無意成就你底願望，你又何必！我劝你早一点回去罢，看你年少的容貌或逃鏡影中，在你背后的黑影快要闖入你底身里，把你青春一切活泼的風度赶走，把你光艳的躯壳夺去了。

我再三叮嚀你，不知心的"知心人"，縱然找着了，只是加增懊恼，毫無用处的。

給小辮

▲不能投遞之原因——此人已入疯人院。

綠綺湖边底夜談，是我們所不能忘掉的。但是，小辮，我要告訴你，迷生决不能和我一样，常常惦念着你，因为他底心多用在那恋爱底遺骸上头。你不是教我探究他的意思嗎？我昨天一早到他那里去，在一件事情上，使我理会他还是一个爱底坟墓底守护者。若是你願意听这段故事，我就可以告訴你。

我一进門时，他垂着头好像很悲伤的样子，便問："迷生，你又想什么来？"他嘆了一声才說："她織給我底領带坏了！我身边再也沒有她底遺物了！人丢了，她底东西也要陆續地跟着她走，眞是难解！"我說："是的，太陽也有破坏的日子，何况一件小小东西，你不許它坏，成么？"

"为什么不成！若是我不用它，就可以保全它，然而我怎能不用？我一用她給我留下的器用，就借那些东西要和她交通，且要得着無量安慰。"他低垂的視綫牵着手里底旧

領带，接着說："唉，現在她底手澤都完了！"

小辮，你想他这样还能把你惦記在心里么？你太輕于自信了。我不是使你失望，我很了解他，也了解你；你們固然是亲戚，但我要提醒除你疏淡的友誼外，不要多走一步。因为，凡最終的地方，都是在对岸那很高、很远、很暗、且不能用平常的舟車达到的。你和迷生底事，据我現在的观察，縱使蜘蛛底絲能够織成帆，蜣螂底甲能够装成船，也不能渡你过第一步要过的心意底濶洋。你不要再發癡了，还是迴向蓮台，拜你那低头不語的偶像好。你常說我給麻醉剂你服，不錯的！若是我給一毫一厘的兴奋剂你服，恐怕你要起不来了。

答劳云

▲不能投遞的原因——劳云已投金光明寺，在岭上，不能遞。

中夜起来，月还在座，渴鼠躡上桌子偷我笔洗里底墨水喝，我一下床它就吓跑了。它惊醒我，我吓跑它，也是公道的事情。到窗边坐下，且不点灯，回想去年此夜，我們正在了因底园里共談，你說我們在万本芭蕉底下直像草根底下斗鳴的小虫。唉，今夜那园里底小虫必还在草根底下叫着，然而我們呢？本要独自出去一走，爭奈院里鬼影历乱，又沒有侶伴，只得作罢了。睡不着，偏想茶喝，到后房去，見我底小丫头被慵睡鎖得很牢固，不好解放她，喝茶底念头，也得作罢了。回到窗边坐下，摩摩窗欞，無意摩着你前月的信，

就仗着月灯再念了一遍。可幸你底字比我写得还要粗大，念时尚不費劲。在这时候，只好給你写这封回信。

劳云，我对了因所說，那得天下荒山，重叠围合，做个大监牢——野兽当邏卒，古树作栅栏，烟云拟桎梏，蔦蘿为索炼，——閑散地囚尽你这流动人愁怀的詩犯？不想你眞要自首去了！去也好，但我只怕你一去到那里便成詩境，不是詩牢了。

你問我为什么叫你做詩犯，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我覚得你底詩虽然很好，可是你心里所有的和手里写出来的总不能适合；不如把笔摔掉，到那只許你心兒領会的詩牢去更妙。遍世間尽是詩境，所以詩人易做。詩人無論遇着什么，总不肯蓦嘿着，非發出些愁苦的詩不可，眞是难解。譬如今夜夜色，若你在时，必要把院里所有的調戏一番，非教它們都哭了，你不甘心。这便是你底过犯了。所以我要叫你做詩犯，很盼望你做个詩犯。

一手按着手电灯，一手写字，很容易乏，不写了。今夜起来，本不是为給你写回信，然而在不知不覚中，就誤了我半小时，不能和我那个"月"嘿談。这又是你底罪过！

院里底虫声直如鬼哭，听得我毛髮尽竦。还是埋头枕底，讓那只小鼠暢飲一場罢。

給琰光

▲不能投遞之原因——琰光南归就婚，囑所有男友来書均退回。

你在我心中始終是一个生面人，彼此間再也不能有什么微妙深沈的認識了。这也是难怪的。白孔雀和白熊虽是一样清白，而性情底冷暖各不相同，故所住的地方也不相同。我看出来了！你是白熊，只宜徘徊于古冰峥嶸的岩壑間，当然不能与我这白孔雀一同飞翔于纓藤縷縷、繁花树树的森林里。可惜我从前对你所有意緒，到今日落得寸断毫分，流离到踪迹都無。我終恨我不是創作者呀！怎么連这剎那等速的情愛时間也做不来？

我热極了，躺在病床上，只是同冰作伴。你底情愫也和冰一样，我愈热，你愈融，結果只使我戴着一头冷水。就是在手中的，也消融尽了。人間第一痛苦就是無情的人偏会装出多情的模样，有情的倒是緘口束手，無所表示！啓芳說我是泛爱者，劳生說我是兼爱者，但我自己却以为我是困爱者。我实对你說，我自己实不敢作，也不能作爱恋業，为困于爱，故鎮日顚倒于这甜苦的重围中，不能自行救度。爱底沉淪是一切救主所不能救的。爱底迷蒙是一切"天人師"所不能訓誨开示的。爱底刚愎是一切"調御丈夫"所不能降伏的。

病中总希望你来看看我，不想你影兒不露，連信也不来！似游絲的情緒只得因着記忆底風挂搭在西园西篱，晚霞現处。那里站着我兒时曾爱、現在犹爱的邕。她是我这一生第一个女伴，二十四年的别离，我已成年，而心象中底邕还是两股小辮垂在綠衫兒上。畢竟是别离好呵！别离的人总不会老的，你不来也就罢了，因为我更喜欢在旧梦中寻找你。

你去年对我說那句話，这四百日中，我未尝忘掉要給你一个解答。你說爱是你的，你要予便予，要夺便夺。又說要得你底爱須付代价，咦，你老脫不掉女人底驕傲！無論是誰，都不能有自己底爱。你未生以前，爱恋早已存在，不过你偷了些少来眩惑人罢了。你到底是个爱底小窃；同时是个爱底典質者。你何尝花了一絲一忽的財宝，或費了一言一动的劳力去索取爱恋，你就想便宜得来，高貴地售出？人間第二痛苦就是出無等的代价去买不用劳力得来的爱恋。我实在告訴你，要代价的爱情，我买不起。

焦把紙笔拿到床边，迫着我写信給你，不得已才写了这一套話。我心里告訴我說，从誠实心表見出来的言語，永不致于得罪人，所以我想上头所說的不会动你底怒。

給懨然三姑

▲不能投遞之原因——本宅并無"三姑"称謂。

我来找你，并不是不知道你已嫁了，怎么你总不敢出来和我叙叙旧話？我一定要認識你底"天"以后才可以見你么？三千里的海山，十二年的隔絕，此間：每年、每月、每个时辰、每一念中都盼着要再会你。一踏入你底大門，我心便摆得如秋千一般，几乎把心房上底大脉震断了。誰知坐了半天，你总不出来！好容易見你出来，客气話說了，又坐我背后。那时許多人要与我談話，我怎好意思回过脸去向着你？

合卺酒是女人底忘兜湯，一喝便把兒女旧事都忘了；所

以你一見了我，只似曾相識，似不相識，似怕人知道我們曾相識，两意三心，把旧时的好話都撇在一边。

那一年底深秋，我們同在昌华小榭賞残荷。我底手誤触在竹栏边底仙人掌上，竟至流血不止。你从你底鏡囊取出些粉紙，又拔两根你香柔而黑甜的头髮，为我裹纏伤处。你記得那时所說的話么？你說："这头髮虽然不如弦底靱，用来纏伤，足能使得，就是用来系爱人底爱也未必不能胜任。"你含羞說出的話眞果把我心系住，可是你底記忆早与我底伤痕一同丧失了。

又是一年底秋天，我們同在屋頂放一只心形紙鳶。你扶着我底肩膀看我把綫放尽了。紙鳶騰得很高，因为風力过大，扯得綫兒欲断不断。你記得你那时所說的話么？你說："这也不是'紅綫'，容它断了罢。"我說："你想我舍得把我偷閑做成的'心'放弃掉么？縱然沒有紅綫，也不能容它流落。"你說："放掉假心，还有眞心呢。"你从我手里把白綫夺过去，一撒手，紙鳶便翻了無数的筋斗，带着墮綫飞去，挂在皇覚寺塔頂。那破心底纖維也許还存在塔上，可是你底記忆早与当时的風一样地不能追寻了。

有一次，我們在流花桥上听鷓鴣，你底白袜子給道傍底曼陀罗花汁染汙了。我要你脫下来，讓我替你洗凈。你記得当时你說什么来？你說："你不怕人笑話么，——豈有男子給女人洗袜子的道理？你忘了我方才用梔子花蒂在你掌上写了我底名字么？一到水里，可不把我底名字从你手心洗掉，你怎舍得？"唉，現在你底記忆也和写在我掌上的名字

一同消灭了！

眞是！合卺酒是女人底忘魂汤，一喝便把兒女旧事都忘了。但一切往事在我心中都如残机底綫，綫綫都相連着，一时还不能断尽。我知道你現在很快活，因为有了許多子女在你膝下。我一想起你，也是和你对着兒女时一样地喜欢。

給爽君夫妇

▲不能投遞之原因——爽君逃了，不知去向。

你底問題，实在是时代問題，我不是先知，也不能决定說出其中底秘奥。但我可以把几位朋友所說的話介紹給你知道，你定然要很乐意地念一念。

我有一位朋友說："要双方發生誤解，才有愛情。"他底意思以为相互的誤解是愛情底基础。若有一方面了解，一方面誤解，愛也無从悬挂的。若两方面都互相了解，只能發生更好的友誼罢了。愛情底發生，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若彼此都知道很透澈，那时便是愛情底老死期到了。

又有一位朋友說："愛情是彼此底帮助；凡事不顧自己，只顧人。"这句話，据我着来，未免广泛一点。我想你也知道其中不尽然的地方。

又有一位朋友說："能够把自己的人格忘了，去求两方更高的共同人格便是愛情。"他以为愛情是無我相的，有"我"的执着不能愛，所以要把人格丢掉；然而人格在人間生

活的期間內是不能抛弃的，为这緣故，就不能不再找一个比自己人格更高尙的东西。他說这要找的便是共同人格。两方因为再找一个共同人格，在某一点上相遇了，便連合起来成为爱情。

此外有許多陈腐而很新鮮的論調我也不多說了。总之，爱情是非常神秘，而且是一个人一样的。近时的作家每要夸炫說："我是不写爱情小說，不做爱情詩的。"介紹一个作家，也要說："他是不写爱情的文艺的。"我想这就是我們不能了解爱情本体的原因。爱情就是生活，若是一个作家不会描写，或不敢描写，他便不配写其余的文艺。

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願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願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立这志願，为的是安慰一般互相誤解、不明白的人。你能不駡我是爱情牢獄底广告人么？

这信写来答复爽君。亦雄也可同念。

复調幼

▲不能投遞之原因——該处并無此人。

"是神造宇宙、造人間、造人、造爱；还是爱造人、造人間、造宇宙、造神"？这实与"是男生女，是女生男"的旧謎一般难决。我总想着人能造的少，而能破的多。同时，这一方面是造，那一方面便是破。世間本沒有"無限"。你破璞来造

你底玉簪，破貝来造你底珠珥，破木为梁，破石为墙，破蚕、棉、麻、麦、牛、羊、魚、鱉底生命来造你底日用飲食，乃至破五金来造貨幣、槍弹，以残害同类、异种的生命。这都是破造双成的。要生活就得破。就是你現在的"室家之乐"也从破得来。你破人家亲子之爱来造成的配偶，又何尝不是破？破是不坏的，不过現代的人还找不出破坏量少而建造量多的一个好方法罢了。

你問我和她底情誼破了不，我要誠实地回答你說：誠然，我們底情誼已經碎为流塵，再也不能复原了；但在清夜中，旧誼底鬼灵曾一度躡到我記忆底倉庫里，悄悄把我伐情的斧——怨恨——拿走。我揭开被褥起来，待要追它，它已乘着我眼中底毛輪飞去了。这不易寻覓的鬼灵只留它底踪迹在我書架上。原来那是伊人底文件！我伸伸腰，揉着眼，取下来念了又念，伊人底冷面复次显現了。旧的情誼又从字里行間复活起来。相怨后的复和，总解不通从前是怎么一回事，也訴不出其中的甘苦。心面上底青紫惟有用泪洗濯而已。有涩泪可流的人还算不得是悲哀者。所以我还能把壁上底琵琶抱下来弹弹，一破清夜底岑寂。你想我对着这归来的旧好必要弹些高兴的調子。可是我那夜弹来弹去只是一闋《长相忆》，总弹不出《好事》！这奈何，奈何？我理会从記忆底坟里复現的旧誼，多年总有些分别。但玉在她底信里附着几句短詞嘲我說：

噫，說到相怨总是表面事，

心里的好人兒仍是旧相識。
是爱是憎本容不得你做主，
你到底是个爱恋底奴隶！

她所嘲于我的未免太过。然而那夜底境遇实是我破从前一切情愫所建造的。此后，縱然表面上極淡的交誼也沒有，而我們心心底理会仍可以来去自如。

你說爱是神所造，劝我不要拒絕，我本沒有拒絕，然而憎也是神所造，我又怎能不承納呢？我心本如香水海，只任輕浮的慈惠船載着喜爱的花果在上面游蕩。至于滿載癡石嗔火的筏筏，終要因它底危險和沉重而消沒净尽，焚毀净尽。爱憎既不由我自主，那破造更無消說了。因破而造，因造而破，緣因更迭，你那能說这是好，那是坏？至于我底心迹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又怎能名其奥妙？人到無求，心自清宁，那时既無所造作，亦無所破坏。我只覚我心还有多少欲念除不掉，自当勇敢地破灭它至于無余。

你，女人，不要和我講哲学，我不懂哲学。我劝你也不要希望你脑中有百"論"、千"說"、亿万"主义"，那由他"派别"，辯来論去，逃不出鷄子方圓的爭执。縱使你能証出鷄子是方的，又将如何？你还是給我講講音乐好。近来造了一闋《暖云烘寒月》琵琶譜，順抄一份寄給你。这也是破了許多工夫造得来的。

复眞龄

▲不能投遞之原因——眞龄去国，未留住址。

自与那人相怨后，更覚此生不乐。不过旧时的爱好，如潔白的寒鷺，三两时間飞来歇在我心中泥濘的枯塘之岸，有时漫涉到将乾未乾的水中央，还能使那寂靜的平面随着她底步履起些微波。

唉，爱姊姊和病弟弟总是孿生的呵！我已經百夜沒睡了。我常說，我底爱如香冽的酒，已經被人飲尽了，我哀伤的金罍里只剩些残冰底融液，既不能醉人，又足以冻我齿牙。你試想，一个百夜不眠的人，若渴到極地，就禁得冷飲么？

"为爱恋而去的人終要循着心境底爱迹归来"，我老是这样地顚倒梦想。但两人之中，誰是为爱恋先走开的？我說那人，那人說我。誰也不肯循着誰底爱迹归来。这委是一件胡卢事！玉为这事也和你一样写信来呵責我，她眞和她眼中底瞳子一样，不用鏡子就映不着自己。所以我給她寄一面小鏡去。她說"女人总是要人爱的"，难道男子就不是要人爱的？她当初和球一自相怨后，也是一样蒙起各人底面具，相逢直如不識。他們两个复和，还是我底工夫，我且写給你看。

那天，我知道球要到帝室之林去賞秋叶，就慫恿她与我同去。我远地看見球从溪边走来，借故撇开她，留她在一棵

枫树底下坐着，自己藏在一边静观。人在落叶上走是秘不得的。球底足音，諒她听得着。球走近树边二丈相离的地方也就不往前进了。他也在一根横臥的树根上坐下，拾起枯枝只顧揮拨地上底敗叶。她偷偷地看球，不做声，也不到那边去。球底双眼有时也从假意低着的头斜斜地望她。他一望，玉又假做看别的了。誰也不願意表明誰看着誰来。你知道这是很平常的事。由爱至怨，由怨至于假不相識，由假不相識也許能回到原来的有情境地。我見如此，故意走回来，向她說："球在那边哪！"她回答："看見了。"你想这話若多两个字"欤此"，豈不成这娘娘底懿旨？我又大声嚷球。他底回答也是一样地庄严，几乎带上"欤此"二字。我跑去把球揪来，对他們說："你們彼此相对道道歉，如何？"到底是男子容易劝。球到她跟前說："我也不知道怎样得罪你。他迫着我向你道歉，我就向你道歉罢。"她望着球，心里愉悅之情早破了她底双頰冲出来。她說："人为什么不能自主到这步田地？連道个歉也要朋友迫着来。"好了，他們重新說起話来了！

她是要男子爱的，所以我能給她办这事。我是要女人爱的，故毋需去瞅睬那人，我在情誼底道上非常誠实，也沒有变动，是人先离开的。誰离开，誰得循着自己心境底爱迹归来。我那能长出千万翅膀飞入蒼茫里去找她？再者，他們是醉于爱的人，故能一說再合。我又無爱可醉，犯不着去討当头一棒底冷話。您想是不是？

給怀霽

▲不能投遞之原因——此信遺在道旁，由陈斋夫拾回。

好几次写信給你都从火爐里捎去。我希望当你看見从我信笺上出来那几縷烟在空中飄揚的时候，我底意見也能同时印入你底网膜。

怀霽，我不願意写信給你的緣故，因为你只当我是有情的人，不当我是有趣的人。我尝对人說，你是可爱的，不过你游戏天地的心比什么都强，人还够不上爱你。朋友們都說我爱你，連你也是这样想，眞是怪事！你想男女得先定其必能相爱，然后互相往来么？好人甚多，怎能个个爱恋他？不过这样的成見不止你有，我很可以原諒你。我底朋友，在爱底田园中，当然免不了三風四雨。从来沒有不变化的天气能教一切花果开得斑烂，結得磊砢的。你連种子还沒下，就想得着果实，便是办不到的。我告訴你，眞能下雨的云是一声也不响的。不掉点兒的密云，雷电反發射得弥滿天地。所以人家底話，不一定就是事实，請你放心。

男子願意做女人底好伴侶、好朋友，可不願意当她們底奴才，供她們使令。他願意帮助她們，可不喜欢奉承諂媚她們，男子就是男子，媚是女人的事。你若把"女王"、"女神"底尊号暫时收在鏡囊里，一定要得着許多能帮助你的朋友。我知道你底性地很冷酷，你不但不願意得几位新的好友，或極疏淡的学問之交，連旧的你也要一个一个弃絕掉。嫁了

的女朋友，和做了官的男相識，都是不念旧好的。与他們見面时，常竟如路人。你还未嫁，还未做官，不該施行那样的事情。我不是呵責你，也不是生气，——就使你侮辱我到極点，我也不生气。我不过尽我底情劝告你罢了。說到劝告，也是不得已的。这封信也是在万不得已的境遇底下写的。写完了，我还是盼望你收不到。

复少覚

▲不能投遞之原因——受信人地址为墨所汚，無法投遞。

同年的老弟：我知道怀書多病，故月来未尝發信問候，恐惹起她底悲怨。她自說："我有心事万縷，总不願写出、說出；到無可奈何时节，只得由它化作血絲飄出来。"所以她也不写信告訴我她到底是害什么病。我想她現时正躺在病榻上呢。

唉，怀書底病是难以治好的。一个人最怕有"理想"。理想不但能使人病，且能使人放弃他底性命。她甚至抱着理想的理想，怎能不每日病透二十四小时？她常对我說："有而不完全，宁可不有。"你想"完全"眞能在人間找得出来的么？就是遍游亿万塵沙世界，經过庄严劫、賢劫、星宿劫，也找不着呀！不完全的世界怎能有完全的人？她自己也不完全，怎配想得一个完全的男子？縱使世間眞有一个完全的男子，与她理想的理想一样，那男子对她未必就能起敬愛。罢了！这又是一种渴鹿趋陽焰的事，即令它有千万蹄，每蹄

各具千万翅膀，飞跑到旷野尽处，也不能得点滴的水；何况她还盼望得到綠洲做她底憩息飲食处？朋友們說她是"愚拙的聪明人"，誠然！她眞是一个万事伶俐、一时懵懂的女人。她总沒想到"完全"是由妖魔画空而成，本来無东西，何能捉得住？多才、多艺、多色、多意想的人最容易犯理想病。因为有了这些，魔便乘隙于她心中画等等極乐；飾等等庄严；造等等偶像；使她这本来辛苦的身心更受造作安乐的刑罰。这刑罰，除了世人以为愚拙的人以外，誰也不能免掉。如果她知道这是魔底詭計，她就泅近解脫底岸边了。"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三家村女也知道开美丽的花的多是毒草，总不敢取来做肴饌，可見眞正聪明人还数不到她。自求辛螫的人除用自己底泪来調反省底藥餌以外，再沒有别样灵方。医生說她外表似冷，內里却中了很深的繁花毒。由毒生热恼，恼極成劳，故呕心有血。我早知她底病源在此，只恨沒有神变威力，幻作大白香象，到阿耨达池去，吸取些清凉水来与她灌頂，使她表里俱冷。虽然如此，我还尽力向她劝說，希望她自己能調伏她理想底热毒。我写到这里，接朋友底信說她病得很凶，我得赶紧去看看她。

（原載1923年《小說月报》14卷4、5号）

海世間

我們底人間只有在想像或淡梦中能够实現罢了。一离了人造的上海社会，心里便想到此后我們要脫离等等社会律底桎梏，来享受那乐行憂违的潜龙生活；誰知道一上船，那人造人間所存的受、想、行、識，都跟着我們入了这自然底海洋！这些东西，比我們底行李还多，把这一万二千吨的小船压得两边摇蕩。同行的人也知道船載得过重，要想一个好方法，教它底負担减輕一点；但誰能有出众的慧思呢？想来想去，只有吐些出来，此外更無何等妙計。

这方法虽是很平常，然而船却輕省得多了。这船原是要到新世界去的喲，可是新世界未必就是自然底人間。在水程中，虽然把衣服脫掉了，跳入海里去学大魚的游泳，也未必是自然。要是閉眼悶坐着，还可以有一点勉强的自在。

船离陆地远了，一切远山疏树尽化行云。割不断的輕烟，縷縷絲絲从烟筒里舒放出来，慢慢地往后延展。故国里，想是有人把这烟揪住罢。不然就是我們之中有些人底离情凝結了，乘着輕烟家去。

呀！他底魂也随着輕烟飞去了！輕烟載不起他，把他摔下来。堕落的人連浪花也要欺負他，将那如弹的水珠一

顆顆射在他身上。他几度随着波涛浮沉，气力有点不足，眼看要沉沒了，幸而得文鰩底哀怜，展开了帆鰭搭救他。

文鰩說："你这人太笨了，热火燃尽的冷灰，豈能載得你这焰紅的情怀？我知道你們船中定有許多多情的人兒，动了乡思。我們一队队跟船走又飞又泳，指望能为你們服劳，不料你們反拍着掌笑我們，驅逐我們。"

他說："你底話我們怎能懂得呢？人造的人間的人，只能懂得人造的語言罢了。"

文鰩搖着他口边那两根短鬚，裝作很老成的样子，說："是誰給你分別的，什么叫人造人間，什么叫自然人間？只有你心里妄生差別便了。我們只有海世間和陆世間的分別，陆世間想你是經历慣的；至于海世間，你只能从想像中理会一点。你們想海里也有女神，五官六感都和你們一样，戴的什么珊瑚、珠貝，披的什么鮫紗、昆布。其实这些东西，在我們这里并非希奇难得的宝貝。而且一說人底形态便不是神了。我們沒有什么神，只有这蔚蓝的盐水是我們生命底根源。可是我們生命所从出的水，于你們反有害处。海水能夺去你們底生命。若說海里有神，你应当崇拜水，毋需再造其他的偶像。"

他听得呆了，双手扶着文鰩底帆鰭，請求他領他到海世間去。文鰩笑了，說："我明說水中你是生活不得的，你不怕丢了你底生命么？"

他說："下去一分时間，想是無妨的。我常想着海神底清潔、温柔、嫻雅等等美德；又想着海底底花园有許多我不

曾見过的生物和景色，恨不得有人領我下去一游。”

文鰩說：“沒有什么，沒有什么，不过是咸而冷的水罢了；海底美丽就是这么簡单——冷而咸。你一眼就可以望見了。何必我領你呢？凡美丽的事物，都是这么簡单的。你要求它多么繁复、热烈，那就不对了。海世間的生活，你是受不慣的，不如送你回船上去罢。”

那魚一振鰭，早离了波皋，飞到舷边。他还舍不得回到这眞是人造的陆世界来，眼巴巴只悵望着天涯，不信海就是方才所听情况。从他想像里，試要构造些海底世界底光景。他底海中景物眞个实現在他梦想中了。

（原載1923年《小說月报》14卷11号）

海角底孤星

一走近舷边看浪花怒放的时候，便想起我有一个朋友曾从这样的花丛中隐藏他底形骸。这个印象，就是到世界底末日，我也忘不掉。

这桩事情离现在已經十年了。然而他在我底記忆里却不像那么久远。他是和我一同出海的。新婚的妻子和他同行，他很穷，自己买不起头等舱位。但因新人不慣行旅的緣故，他乐意把平生的蓄积尽量地傾泻出来，为他妻子定了一間头等舱。他在那头等船票的佣人格上塡了自己底名字，为的要省些資財。

他在船上那里像个新郎，簡直是妻底奴隶！旁人底議論，他总是不理会的。他沒有什么朋友，也不願意在船上認識什么朋友，因为他覚得同舟中只有一个人配和他說話。这冷僻的情形，凡是带着妻子出門的人都是如此，何况他是个新婚者？

船向着赤道走，他們底热爱，也随着增长了。东方人底恋爱本带着几分爆發性，縱然遇着冷气，也不容易收縮。他們要去的地方是檳榔屿附近一个新辟的小埠。下了海船，改乘小舟进去。小河边滿是椰子、棕枣和树胶林。輕舟載着

一对新人在这神秘的綠陰底下經过，赤道下底陽光又送了他們許多热情、热覚、热血汗。他們更覚得身外無人。

他对新人說："这样深茂的林中，正合我們幸运的居处。我願意和你永远住在这里。"

新人說："这綠得不見天日的林中，只作浪人底坟墓罢了……"

他赶快截住說："你老是要說不吉利的話！然而在新婚期間，所有不吉利的語言都要变成吉利的。你沒念过書，那里知道这林中底树木所代表的意思。書里說：'椰子是得子息的徽識树，'因为椰子就是'逐子'。棕枣是表明愛与和平。树胶要把我們的身体粘得非常牢固，至于分不开。你看我們在这林中，好像双星悬在洪蒙的穹蒼下一般。双星有时被雷电吓得躲藏起来，而我們常要聞見許多歌禽底妙音和無量野花底香味。算来我們比双星还快活多了。"

新人笑說："你們念書人底能干只会在女人面前掀唇弄舌罢。好听極了！听你的話語，也可以不用那發妙音的鳥兒了。有了别的声音，倒嫌噪杂咧！……可是，我的人哪，設使我一旦死掉，你要怎办呢？"

这一問，眞个是平地起雷咧！但不晓得新婚的人何以常要發出这样的問。不錯的，死底恐怖，本是和快乐底願望一齐来的呀。他底眉不由得不皺起来了，酸楚的心却拥出一副笑脸，說："那么，我也可以做个孤星。"

"咦，恐怕孤不了罢。"

"那么，我随着你去，如何？"他不忍看着他底新人，掉头

出去向着流水，两行热泪滴下来，正和船头激成的水珠結合起来。新人見他如此，自然要后悔，但也不能对她丈夫懺悔，因为这种悲哀底霉菌，众生都曾由母亲底胎里传染下来，誰也沒法医治的。她只能說："得啦，又伤心什么？你不是說我們在这时間里，凡有不吉利的話語，都是吉利的么？你何不当作一种吉利話听？"她笑着，举起丈夫底手，用他底袖口，帮助他擦眼泪。

他急得把妻子底手摔开說："我自己会擦。我底悲哀不是你所能擦，更不是你用我底手所能灭掉的，你容我哭一会罢。我自己知道很穷，将要养不起你，所以你……"

妻子忙杀了，急掩着他底口，說："你又来了。誰有这样的心思？你要哭，哭你的，不許再往下說了。"

这对相对無言的新夫妇，在沈嘿中随着流水灣行，一直駛入林蔭深处。自然他們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們何从知道他們底光景？

三年的工夫，一点消息也沒有！我以为他們已在林中做了人外的人，也就漸漸把他們忘了。这时，我底旅期已到，买舟从檳榔屿回来。在二等艙上，我遇見一位很熟的旅客。我左右思量，总想不起他底名姓，幸而他还認識我，他一見我便叫我說："落君，我又和你同船回国了！你还記得我嗎？我想我病得这样难看，你决不能想起我是誰。"他說我想不起，我倒想起来了。

我很惊訝，因为他实在是病得很厉害了。我看見他妻子不在身边，只有一个咿哑学舌的小嬰孩躺在床上。不用

問，也可断定那是他底子息。

他倒把别来的情形給我說了。他說："自从我們到那里，她就病起来。第二年，她生下这个女孩，就病得更厉害了。唉，幸运只許你空想的！你看她沒有和我一同回来，就知道我現在确是成为孤星了。"

我看他憔悴的病容，委实不敢往下动問，但他好像很有精神，願意把一切的情节都說給我听似的。他說話时，小孩子老不容他暢快地說。沒有母亲的孩子，格外愛哭，他又不得不撫慰她。因此，我也不願意扰他，只說："另日你精神清爽的时候，我再来和你談罢。"我說完，就走出来。

那晚上，經过馬来海峽，船震蕩得很。滿船底人，多犯了"海病"。第二天，浪平了。我見管艙的侍者，手忙脚乱地拿着一个麻袋，往他底艙里进去。一問，才知道他已經死了。侍者把他底尸洗净，用細台布裹好，拏了些废鉄、几塊煤炭，一同放入袋里，縫起来。他底小女兒还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咿哑地說了一两句不相干的話。她会叫"爸爸"、"我要你抱"、"我要那个"等等簡单的話。在这时，人們也沒工夫理会她、調戏她了，她只独自說自己的。

黃昏一到，他底丧礼，也要預备举行了。侍者把麻袋拿到船后底舷边。燒了些楮錢，口中不晓得念了些什么，念完就把麻袋推入水里。那时船底推进机停了一会，隆隆之声一时也靜嘿了。船中知道这事的人都远远站着看，虽和他沒有什么情誼，然而在那时候却不免起敬的。这不是从友誼来的恭敬，本是非常难得，他竟然承受了！

他底海葬礼行过以后，就有許多人談到他生平的历史和境遇。我也鑽入队里去听人家怎样說他。有些人說他妻子怎样好，怎样可爱。他的病完全是因为他妻子底死，积哀所致的。照他底話，他妻子葬在万綠丛中，他却葬在不可測量的碧晶岩里了。

傍边有个印度人，拈着他那一大縷紅鬍子，笑着說："女人就是悲哀底萌蘖，誰叫他如此？我們要避掉悲哀，非先避掉女人底糾纏不可。我們常要把小女兒献給殑迦河神，一来可以得着神惠，二来省得她长大了，又成为一个使人悲哀的恶魔。"

我摇头說："这只有你們印度人办得到罢了，我們可不願意这样办。誠然，女人是悲哀底萌蘖，可是我們宁願悲哀和她同来，也不能不要她。我們宁願她嫁了才死，虽然使她丈夫悲哀至于死亡，也是好的。要知道丧妻底悲哀是極神聖的悲哀。"

日落了，蔚蓝的天多半被淡薄的晚云塗成灰白色。在云縫中，隐約露出一两顆星星。金星从东边底海涯升起来，由薄云里射出它底光輝。小女孩还和平时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可悲的事。她只顧抱住一个客人底腿，綿軟的小手指着空外底金星，說："星！我要那个！"她那副嬉笑的面庞，迥不像个孤兒。

（原載1923年《小說月报》14卷11号）

醍醐天女

相传乐斯迷是从醍醐海升起来的。她是爱神底母亲，是保护世間的大神衛世奴底妻子。印度人一談到她，便發出非常的欽贊。她底化身依婆罗門人底想像，是不可用算数語言表出的。人想她底存在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然而我生在世間的年紀也不算少了，怎样老見不着她底影兒？我在印度洋上曾将这个疑問向一两个印度朋友說过。他們都笑我沒有智慧，在这有情世間活着，还不能辨出人和神底性格来。准陀罗是和我同舟底人，当时他也沒有对我說什么，只管凝神向着天际那現吉祥相的海云。

那晚上，他教我和他到舵上底輪机旁边。我們底眼睛都望下看着推进机激成的白浪。准陀罗說："那么大的洋海，只有这几尺地方，像醍醐海底顏色。"这話又触动我对于乐斯迷的疑問。他本是很喜欢講故事的，所以我就央求他說一点乐斯迷底故事給我听。

他对着蒼茫的洋海，很高兴地發言。"这是我自己底母亲！"在很庄严的言語中，又显出他有資格做个女神底兒子，我倒詫异起来了。他說："你很以为希奇么？我給你解释罢。"

我静坐着，听这位自以为乐斯迷兒子底朋友說他父母底故事。

我底家在旁遮普和迦湿弥罗交界地方。那里有很暢茂的森林。我母亲自十三岁就嫁了。那时我父亲不过是十四岁。她每天要同我父亲跑入森林里去，因为她喜欢那些参天的树木，和不羈的野鳥和昆虫底歌舞。他們实在是那森林底心。他們常进去玩，所以树林里底禽兽都和他們很熟悉。鸚鵡銜着果子要吃，一見他們来，立刻放下，發出和悅的声問他們好。孔雀也是如此，常在林中展开它們底尾扇，欢迎他們。小鹿和大象有时嚼着食品走近跟前讓他們撫摩。

树林里底路，多半是我父母开的。他們喜欢做开辟道路的人。每逢一条旧路走熟了，他們就想把路边底藤蘿荆棘扫除掉，另开一条新路进去。在沒有路或不是路的树林里走着，本是非常危险的。他們冒得险多，危险眞个教他們遇着了。

我父亲拿着木棍，一面拨，一面往前走；母亲也在后头跟着。他們从一顆滿了气根的榕树底下穿过去。乱草中流出一条小溪，水浅而清，可是很急。父亲喊着"看看"！他扶着木棍对母亲說："眞想不到这里头有那么清的流水，我們坐一会玩玩。"于是他們二人摘了两扇檨櫚叶，鋪在水边，坐下，四只脚插入水中，任那活流洗濯。

父亲是一时也靜不得的。他在不言中，涉过小溪，試要探那边底新地。母亲是女人，比較起来，总軟弱一点。有时

父亲往前走了很远，她还在歇着，喘不过气来。所以父亲在前头走得多么远，她总不介意。她在叶上坐了許久，只等父亲回来叫她，但天色越来越晚，总不見他来。

催夕陽西下的鳥歌、兽吼，一陣陣地兴起了，母亲慌慌张张涉过水去找父亲。她从藤蘿底断处，丛莽底傾倒处，或林樾底婆娑处找寻。在万綠底下，黑暗格外来得快。这时，只剩下几点螢火和叶外底霞光照顧着这位森林底女人。她底身体虽然弱，她底胆却是壯的。她一見父亲倒在地上，凝血聚在身边，立即走过去。她見父亲底脚还在流血，急解下自己底外衣在他腿上紧紧地絞。血果然止住，但父亲已在死底門外候着了。

母亲这时虽然無力也得駝着父亲走。她以为躺在这用虎豹做看护的森林病床上，倒不如早些离开为妙。在一所沒有路的新地，想要安易地回到家里，虽不致如煮沙成飯那么难，可也不容易。母亲好容易把父亲駝过小溪，但找来找去总找不着原路。她知道在急忙中走錯了道，就住步四围张望，在無意間把父亲撂在地上，自己来回地找路。她心越乱，路越迷，怎样也找不着。回到父亲身边，夜幕已漸次落下来了！她想無論如何，不能在林里过夜，总得把父亲駝出来。不幸这次她底力量完全丢了，怎么也举父亲不起，这教她进退两难了。守着呢？丈夫底伤势像很沉重，夜来若再遇見毒蛇猛兽，那就同归于尽了。走呢？自己一个又忍不得离开。絞尽脑髓，終不能想出何等妙計。最后她决定自己一个人找路出来。她摘了好些叶子，折了好些小树枝

把父亲遮盖着。用了一刻功夫，居然堆成一丛小林。她手里另抱着許多合欢叶，走几步就放下一枝，有时插在别的树叶上，有时結在草上，有时塞在树皮里，为要做回来的路标。她走了約有五六百步，一弯新月正压眉梢，距离不远，已隐約可以看見些村屋。

她出了林，望有房屋的地方走。可惜这不是我們底村，也不是邻舍；是树林别一方面底村庄，我母亲不曾到过的。那时已經八九点了。村人怕野兽，早都关了門。她拍手求救，总不見有慷慨出来帮助的。她跑到村后，挨那篱笆向里瞻望。

那一家底篱笆里，在淡月中可以看見两三个男子坐在树下吸烟、閑談。母亲合着掌从篱外伸进去，求他們說："諸位好邻人，赶快帮助我到树林里扶我丈夫出来罢。"男子們听見篱外發出哀求的声，不由得走近看看。母亲接着央求他們說："我丈夫在树林里，負伤很重，你們能帮助我进去把他扶出来么？"內中有个多髭的人問母亲說："天色这么晚，你怎么知道你丈夫在树林里？"母亲回答說："我是从树林出来的。我和他一同进去，他在中途負伤。"

几个男子好像审案一般，这个一言，那个一語，只顧盘問。有一个說："既然你和他一同进去，为什么不会扶他出来？"有一个說："你看她連外衣也沒穿，那里像是出去玩的样子！想是在林中另有别的事罢。"又有一个說："女人底話信不得，她不晓得是个什么人。那有一个女人，昏夜从树林跑出的道理？"

在昏夜中，女人底話有时很有力量，有时她底声音直像向沒有空气的地方發出，人家总不理会。我母亲用尽一个善女人所能說的話对他們解释，爭奈那班心硬的男子們都覚得她在那里饒舌。她最好的方法，只有离开那里。

她心中惦念林中的父亲，說話本有几分恍惚，再加上那几个男子底搶白，更是羞急万分。她实在不認得道回家，縱然認得，也未必敢走。左右思量，还是回到树林里去。

在向着树林底归途中，朝霞已从后面照着她了。她在一个道途不熟的黑夜里，移步固然很慢，而废路又走了不少，繞了几个弯，有时还回到原处。这一夜的步行，足够疲乏了。他踱到人家一所菜圃，那里有一张空凳子，她顧不得什么，只管坐下。

不一会，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定睛看着她，好像很詫异似的。母亲知道他是这里的小主人，就很恭敬地对他說明。孩子底心比那班男子好多了。他对母亲說："我背着我媽同你去罢。我們牢里有一匹白母牛，天天我們要从它榨出些奶子，現在我正要牵它出来。你候一候罢，我教它讓你騎着走，因为你乏了。"孩子牵牛出来，也不榨奶，只讓母亲騎着，在朝陽下，随着路标走入林中。

母亲在牛背上，眼看快到父亲身边了。昨夜所堆的叶子，一叶也沒剩下。精神慌张的人，連大象站在旁边也不理会，眞奇怪呀！她起先很害怕，以为父亲底身体也同叶子一同消灭了。后来看見那只和他們很要好的象正在咀嚼夜間她所預备的叶子，心才安然一些。

下了牛背，孩子扶她到父亲安臥的地方，但是人已不在了。这一吓，非同小可，簡直把她苦得欲死不得。孩子底眼快一点，心地又很安宁，父亲一下子就讓他找到了。他指着那边树根上那人說："那个是不是？"母亲一看，速速地扶着他走过去。

母亲喜出望外，問說："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怎么看見我們来了，也不作一声？"

父亲沒有回答她的話，只說："我渴得很。"

孩子搶着說："挤些奶子他喝。"他摘一片光面的叶子到母牛腹下挤了些来給父亲喝。

父亲底精神漸次回复了，对母亲說："我是被大象搖醒的。醒来不見你，只見它在旁边，吃叶子。为何这里有那么些叶子，是你預备的罢？……我記得昨天受伤的地方不是在这里。"

母亲把情形告訴他，又問他为何伤得那么厉害。他說是無意中触着毒刺，折入脛里，他一拔出来血就随着流，不忍教母亲知道，打算自己治好再出来。誰知越治血流得越多，至于暈过去，醒来才知道替他止血的还是母亲。

父亲知道白母牛是孩子的，就对他說了些感謝的話，也感激母亲說："若不是你去带这匹母牛来，恐怕今早我也起不来。"

母亲很誠恳地回答："溪水也可以喝的，早知道你要醒过来，我当然不忍离开你。眞对不住你了。"

"誰是先知呢？刚才給我喝的奶子，实在胜过天上醍

醐，多亏你替我找来！”父亲說时，挺着身子想要起来，可是他底气力很弱，动弹得不大灵敏。母亲向孩子借了母牛讓父亲騎着。于是孩子先告辞回去了。

父亲贊美她底忠心，說她比醍醐海出来的乐斯迷更好，母亲那时也覚得昨晚上备受苦辱，該得父亲底贊美的。她也很得意地說：“权当我为乐斯迷罢！”自那时以后，父亲常叫她做乐斯迷。

（原載1923年《小說月报》14卷11号）

枯楊生花

秒，分，年月，
　是用机械算的时間。
白头，皺皮，
　是时間栽培的肉身。
誰曾見过心生白髮？
　　起了皺紋？

心花無时不开放，
　虽寄在愁病身、老死身中，
也不減他底輝光。
　那么，誰說枯楊生花不久长？

“身不过是糞土”，
　是栽培心花的糞土。
汚秽的土能养美丽的花朵，
　所以老死的身能結长寿的心果。

在这漁村里，人人都是慣于海上生活的。就是女人們

有时也能和她們底男子出海打魚，一同在那漂蕩的浮屋过日子。但住在村里，还有許多願意和她們底男子过这样危險生活也不能的女子們；因为她們底男子都是去国的旅客，許久許久才随着海燕一度归来，不到几个月又轉回去了。可羡燕子底归来都是成双的；而背离乡井的旅人，除了他們底行李以外，往往还还，終是非常孤另。

小港里，榕蔭深处，那家姓金的，住着一个老婆子云姑和她底媳妇。她底兒子是个远道的旅人，已經許久沒有消息了。年月不歇地奔流，使云姑和她媳妇底身心滿了煩悶、苦惱，好像溪边底岩石，一方面被这时間的水沖刷了她們外表的光輝，一方面又从上流带了許多垢秽来停滯在她們身边。这两位憂郁的女人，为她們底男子不晓得費了許多無用的希望和探求。

这村，人烟不甚稠密，生活也很相同，所以測驗命运的瞎先生很不輕易来到。老婆子一听見"报君知"底声音，沒一次不赶快出来候着，要問行人底气运。她心里底想念比媳妇还切。这緣故，除非自己說出来，外人是难以知道的。每次来，都是这位瞎先生。每回的卦，都是平安、吉利；所短的只是时运来到。

那天，瞎先生又敲着他底"报君知"来了。老婆子早在門前等候。瞎先生是慣在这家測算的，一到，便問："云姑，今天还問行人么？"

"他一天不回来，終是要煩你的。不过我很怀疑你底占法有点不灵驗。这么些年，你总是說我們能够会面，可是現

在連書信底影兒也沒有了。你最好就是把小鉦給了我，去干別的营生罢。你这不灵驗的先生！”

瞎先生陪笑說：“哈哈，云姑又和我开玩笑了。你兒子底时运就是这样，——好的要等着；坏的……”

“坏的怎样？”

“坏的立刻驗。你底卦既是好的，就得等着。縱然把我底小鉦摔破了，也不能教他底好运早进一步的。我告訴你，若要相見，倒用不着什么时运，只要你肯去找他就可以，你不是去过好几次了么？”

“若去找他，自然能够相見，何用你說？啐！”

“因为你心急，所以我又提醒你，我想你还是走一趟好。今天你也不要我算了。你到那里，若見不着他，回来再把我底小鉦取去也不迟。那时我也要承認我底占法不灵，不配干这营生了。”

瞎先生这一番話虽然带着搭趾的意味，可把云姑远行寻子的念头提醒了。她說：“好罢，过一两个月再沒有消息，我一定要去走一遭。你且候着，若再找不着他，提防我摔碎你底小鉦。”

瞎先生連声說：“不至于，不至于。”扶起他底竹杖，順着池边走。“报君知”底声音漸漸地响到榕蔭不到的地方。

一个月，一个月，又很快地过去了。云姑見他老沒消息，径同着媳妇从乡間来。路上底風波，不用說，是受够了。老婆子从前是来过三两次的，所以很明白往兒子家里要望那

方前进。前度曾来的門墻依然映入云姑底瞳子。她覚得今番的顔色比前輝煌得多。眼中底瞳子好像对她說："你看兒子發財了！"她早就疑心兒子發了財，不顧母亲。一触这鮮艳的光景，就带着呵責对媳妇說："你每用話替他粉飾，現在可給你亲眼看見了。"她見大門虛掩，順手推开，也不打听，就望里迈步。

媳妇說："这怕是别人底住家；娘敢是走錯了。"

她索性拉着媳妇底手，回答說："那会走錯？我是来过好几次的。"媳妇才不做声，随着她走进去。

嫣媚的花草各立定在門內底小园，向着这两个村婆装腔作势。路边两行千心妓女从大門达到堂前，剪得齐齐地。媳妇从不曾見过这生命的扶檻，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在上头捋来捋去。云姑說："小奴才，很会享福呀！怎么从前一片瓦砾場，今兒能长出这般烂漫的花草？你看这奴才又为他自己花了多少錢。他总不想他娘底田产，都是为他念書用完的。念了十几二十年書，还不会剩錢；刚会剩錢，又想自己花了。哼！"

說話間，已到了堂前。正中那幅拟南田的花卉仍然挂在壁上。媳妇認得那是家里带来的，越發安心坐定。云姑只管望里面探望，望来望去，总不見兒子底影兒。她急得嚷道："誰在里头？我来了大半天，怎么沒有半个人影兒出来接应？"这声浪拥出一个小廝来。

"你們要找誰？"

老妇人很气地說："我要找誰！难道我来了，你还装做不

認識么？快請你主人出来。”

小厮看見老婆子生气，很不好惹，遂恭恭敬敬地說：“老太太敢是大人底亲眷？”

“什么大人？在他娘面前也要排这样的臭架。”这小厮很詫异，因为他主人底母亲就住在楼上，那里又来了这位母亲。他說：“老太太莫不是我家萧大人底……”

“什么萧大人？我兒子是金大人。”

“也許是老太太走錯門了。我家主人并不姓金。”

她和小厮一句来，一句去，說的怎么是，怎么不是——鬧了一陣还分辨不清，鬧得里面又跑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却認得她，一見便說：“老太太好呀！”她見是兒子成仁底厨子，就对他說：“老宋你还在这里。你听那可恶的小厮硬說他家主人不姓金，难道我底兒子改了姓不成？”

厨子說：“老太太那里知道，少爷自去年年头就不在这里住了。这里的东西都是他卖給人的。我也許久不吃他底飯了。現在这家是姓萧的。”

成仁在这里原有一条謀生底道路，不提防年来光景变迁，弄得他朝暖不保夕寒；有时两三天才見得一点炊烟从屋角冒上来。这样生活既然活不下去，又不好坦白地告訴家人。他只得把房子交回东主；一切家私能变卖的也都变卖了。云姑当时听見厨子所說，便問他現在的住址。厨子說：“一年多沒見金少爷了；我实在不知道他現在在那里。我記得他对我說过要到别的地方去。”

厨子送了她們二人出来，还給她們指点道途。走不远，

她們也就沒有主意了。媳妇含泪低声地自問："我們現在要往那里去？"但神經过敏的老婆子以为媳妇奚落她，便使气說："望去处去！"媳妇不敢再做声，只嘿嘿地扶着她走。

这两个村婆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亲人既找不着，道途又不熟悉，各人提着一个小包袱，在街上只是来往地踱。老人家走到極疲乏的时候，才对媳妇說道："我們先找一家客店住下罢。可是……店在那里，我也不熟悉。"

"那怎么办呢？"

她們倆站在街心商量，可巧一輛摩托車从前面慢慢地駛来。因为警号底声音，使她們靠里走，且注意那坐在車上的人物。云姑不看則已，一看便呆了大半天。媳妇也是如此，可惜那車不等她們覷出来，已直駛过去了。

"方才在車上的，豈不是你底丈夫成仁？怎么你这样呆头呆脑，也不会叫他底車停一会？"

"呀，我实在看呆了！……但我怎好意思在街上随便叫人？"

"哼！你不叫，看你今晚上往那里住去。"

自从那摩托車过去以后，她們心里各自怀着一个意思。做母亲的想她底兒子在此地享福，不顧她，教人瞞着她說他穷。做媳妇的以为丈夫是另娶城市底美妇人，不要她那样的村婆了。所以她暗地也埋怨自己底命运。

前后無尽的道路，眞不是容人想念或埋怨的地方呀。她們倆，無論如何，总得找个住宿所在；眼看太陽快要平西，若还犹豫，便要露宿了。在她們心緒紊乱中，一个巡捕弄着

手里底大黑棍子，撮起嘴唇，优悠地吹着些很鄙俗的歌調走过来。他看見这两个妇人，形迹异常，就向前盘問。巡捕知道她們是要找客店的旅人，就遙指着远处一所栈房說："那間就是客店。"她們也不能再走，只得听人指点。

她們以为大城里底道路也和村庄一样簡单，人人每天都是走着一样的路程。所以第二天早晨，老婆子顧不得梳洗，便跑到昨天她們与摩托車相遇的街上。她又不大認得道，好容易才給她找着了。站了大半天，虽有許多摩托車从她面前經过；然而她心意中底兒子却不在各輛車上坐着。她站了一会，再等一会，巡捕当然又要上来盘問。她指手画脚，尽力形容，大半天巡捕还不明白她說的是什么意思。巡捕只好教她走；劝她不要在人馬扰攘的街心站着。她沉吟了半响，才一步一步地踱回店里。

媳妇挨在門框旁边也盼望許久了。她热望着婆婆給她好消息来，故也不歇地望着街心。从早晨到晌午，总沒离开大門；等她看見云姑还是独自回来，她底双眼早就嵌上一層玻璃罩子。这样的失望并不希奇，我們在每日生活中有时也是如此。

云姑进門，坐下，喘了几分鐘，也不說話，只是搖头。許久才說："無論如何，我总得把他找着。可恨的是人一發达就把家忘了；我非得把他找来清算不可。"媳妇虽是伤心，还得掙扎着安慰别人。她說："我們至終要找着他。但每日在街上候着，也不是个办法，不如雇人到处打听去更妥当。"婆婆动怒了，說："你有錢，你雇人打听去。"靜了一会，婆婆又

說："反正那条路我是認得的，明天我还得到那里候着。前天我們是黃昏时节遇着他的，若是晚半天去，就能遇得着。"媳妇說："不如我去。我健壯一点，可以多站一会。"婆婆搖头回答："不成，不成。这里人心極坏，年青的妇女少出去一些为是。"媳妇很失望，低声自說："那天呵責我不拦車叫人。現在又不許人去。"云姑翻起脸来說："又和你娘拌嘴了。这是什么时候？"媳妇不敢再做声了。

当下她們說了些找寻底方法。但云姑是非常固执的，她非得自己每天站在路旁等候不可。

老妇人天天在路边候着，总不見从前那輛摩托車經过。倏忽的光陰已过了一个月有余，看来在店里住着是支持不住了。她想先回到村里，往后再作計較。媳妇又不大願意快走，爭奈婆婆底性子，做什么事都如箭在弦上，發出的多，挽回的少；她底話虽在喉头，也得从容地再吞下去。

她們下船了。舷边一間小艙就是她們底住处。船开不久，浪花已順着風势頻頻地打击圓窗。船身又来回簸蕩，把她們都蕩暈了。第二晚，在眠梦中，忽然"花拉"一声，船面随着起一陣恐怖的呼号。媳妇忙掙扎起来，开門一看，已見客人拥挤着，窜来窜去，像老鼠入了吊籠一样。媳妇忙退回艙里，搖醒婆婆說："阿娘，快出去罢！"老婆子忙爬起来，紧拉着媳妇望外就跑。但船上底人你挤我，我挤你；船板又湿又滑；恶風怒涛又不稍減；所以搭客因摔倒而滾入海的很多。她們二人出来时，也摔了一交；婆婆一撒手，媳妇不瞧

得又被人挤到什么地方去了。云姑被一个青年人扶起来，就紧揪住一条桅索，再也不敢动一动。她在那里只高声呼唤媳妇，但在那时，不要說千呼万唤，就是雷音獅吼也不中用。

天明了，可幸船还沒沉，只搁在一塊大礁石上，后半截完全泡在水里。在船上一部分人因为慌张拥挤的緣故，反比船身沉沒得快。云姑走来走去，怎也找不着她底媳妇。其实夜間不晓得丢了多少人，正不止她媳妇一个。她哭得死去活来，也沒人来劝慰。那时节誰也有悲伤，哀哭并非希奇难遇的事。

船搁在礁石上好几天，風浪也漸漸平复了。船上死剩的人都引領盼顧，希望有船只經过，好救度他們。希望有时也可以实現的，看天涯一縷黑烟越来越近，云姑也忘了她底悲哀，随着众人吶喊起来。

云姑随众人上了那只船以后，她又想念起媳妇来了。無知的人在平安时的回忆总是这样。她知道这船是向着来处走，并不是望去处去的；于是她底心緒更乱。前几天因为到無可奈何的时候才离开那城，現在又要折回去；她一想起来，更不能制止泪珠底乱墜。

現在船中只有她是悲哀的。客人中，很有几个走来安慰她，其中一位朱老先生更是殷勤。他問了云姑一席話；很怜憫她，教她上岸后就在自己家里歇息，慢慢地寻找她底兒子。

慈善事業只合淡泊的老人家来办的；年少的人办这事，多是为自己的愉快，或是为人間的名誉恭敬。朱老先生很誠

恳地带着老婆子回到家中，見了妻子，把情由說了一番。妻子也很仁惠，忙給她安排屋子，凡生活上一切的供养都为她預备了。

朱老先生用尽方法替她找兒子，总是沒有消息。云姑覚得住在别人家里有点不好意思。但現在她又回去不成了。一个老妇人，怎样营独立的生活！从前还有一个媳妇将养她，現在媳妇也沒有了。晚景朦朧，的确可怕，可伤。她青年时又很要强、很独断，不肯依賴人，可是現在老了。两位老主人也乐得她住在家里，故多用方法使她不想。

人生总有多少难言之隱，而老年的人更甚。她虽不慣居住城市，而心常在城市。她想到城市来見見她兒子底面是她生活中最要紧的事体。这緣故，不說她媳妇不知道，連她兒子也不知道。她隱秘这事，似乎比什么事都严密。流离的人既不能滿足外面的生活，而內心的隱情又时时如毒蛇围繞着她。老人底心还和青年人一样，不是离死境不远的。她被思惟底毒蛇咬伤了。

朱老先生对于道旁人都是一样爱惜，自然給她张罗医葯，但世間还沒有葯能医治想病。他沒有法子，只求云姑把心事說出，或者能得一点医治底把握。女人有話总不輕易說出来的。她知道說出来未必有益，至終不肯吐露絲毫。

一天，一天，很容易过，急他人之急的朱老先生也急得一天厉害过一天。还是朱老太太聪明，把老先生提醒了，說："你不是說她从滄海来的呢？四妹夫也是滄海姓金的，也許他們是同族，怎不向他打听一下？"

老先生說："据你四妹夫說，滄海全村都是姓金的，而且出門的很多，未必他們就是近亲；若是远族，那又有什么用处？我也曾問过她認識思敬不認識，她說村里并沒有这个人。思敬在此地四十多年，总沒回去过；在理，他也未必認識她。"

老太太說："女人要記男子底名字是很难的。在村里叫的都是什么"牛哥"、"猪郎"；一出来，把名字改了，叫人怎能認得？女人底名字在男子心中总好記一点。若是滄海不大，四妹夫不能不認識她。看她現在也六十多岁了；在四妹夫来时，她至少也在二十五六岁左右。你說是不是？不如你試到他那里打听一下。"

他們商量妥当，要到思敬那里去打听这老妇人底来历。思敬与朱老先生虽是連襟，卻很少往来。因为朱老太太底四妹很早死，只留下一个兒子礪生。亲戚家中既沒有女人，除年节底遺贈以外，是不常往来的。思敬底心情很坦蕩，有时也很詼諧，自妻死后，便将事業交給那年青的兒子，自己在市外盖了一所别庄，名做滄海小浪仙館；在那里已經住过十四五年了。白手起家的人，像他这样知足，会享清福的很少。

小浪仙館是藏在万竹参差里。一灣流水围繞林外，儼然是个小洲，須过小桥方能达到館里。朱老先生順着小桥过去。小林中养着三四只鹿，看見人在道上走，都搶着跑来。深秋的昆虫，在竹林里也不少，所以这小浪仙館都滿了虫声、鹿迹。朱老先生不常来，一見这所好园林，就和拜見

了主人一样；在那里盘桓了多时。

思敬底别庄并非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只是几間复茅的小屋。屋里也沒有什么希世的珍宝，只是几架破書，几卷残画。老先生进来时，精神怡悅的思敬已笑着出来迎接。

“襟兄少会呀！你在城市总不輕易到来，今日是什么兴头使你老人家光临？”

朱老先生說：“自然，‘沒事就不登三宝殿’，我来特要向你打听一件事。但是你在这里很久沒回去，不一定就能知道。”

思敬問：“是我家乡底事么？”

“是，我总沒告訴你我这夏天从香港回来，我們底船在水程上救济了几十个人。”

“我已知道了，因为碼生告訴我。我还教他到府上請安去。”

老先生詫异說：“但是碼生不曾到我那里。”

“他一向就沒去請安么？这孩子越学越不懂事了！”

“不，他是很忙的，不要怪他。我要給你說一件事：我在船上带了一个老婆子。……”

詼諧的思敬狂笑，拦着說：“想不到你老人家底心总不会老！”

老先生也笑了，說：“你还沒听我說完哪。这老婆子已六十多岁了，她是为找兒子来的；不幸找不着，带着媳妇要回去。風浪把船打破，連她底媳妇也打丢了。我見她很零丁，就带她回家里暫住。她自己說是从滄海来的。这几个月

中，我們夫妇为她很担心，想她自己一个人再去，又沒依靠的人；在这里，又找不着兒子；自己也急出病来了。問她底家世，她总說得含含糊糊，所以特地来請教。”

“我又不是滄海底乡正，不一定就能認識她。但六十左右的人，多少我还認識几个。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做云姑。”

思敬注意起来了。他問：“是嫁給日騰的云姑么？我認得一位日騰嫂，小名叫云姑。但她不致有个兒子到这里来，使我不知道。”

“她一向就沒說起她是日騰嫂；但她兒子名叫成仁，是她亲自对我說的。”

“是呀，日騰嫂底兒子叫阿仁是不錯的。这，我得去見見她才能知道。”

这回思敬倒比朱老先生忙起来了。談不到十分鐘，他便催着老先生一同进城去。

一到門，朱老先生对他說：“你且在書房候着，待我先进去告訴她。”他跑进去，老太太正陪着云姑在床沿坐着。老先生对她說：“你底妹夫来了。这是很湊巧的，他說認識她。”他又向云姑說：“你說不認得思敬，思敬倒認得你呢。他已經来了，待一回，就要进来看你。”

老婆子始終还是說不認識思敬。等他进来，問她：“你可是日騰嫂？”她才惊訝起来。怔怔地望着这位灰白眉髮的老人。半晌，才問：“你是不是日輝叔？”

“可不是！”老人家底白眉望上动了几下。

云姑底精神这回好像比沒病时还健壯。她坐起来，两只眼睛凝望着老人，搖搖头嘆說："呀，老了！"

思敬笑說："老么？我还想活三十年哪。沒想到此生还能在这里見你！"

云姑底老泪流下来，說："誰想得到！你出門后总沒有信。若是我知道你在这里，仁兒就不致于丢了。"

朱老先生夫妇們眼对眼在那里猜哑謎；正不晓得他們是怎么一回事。思敬坐下，对他們說："想你們二位要很詫异我們底事。我們都是亲戚，年紀都不小了，少年时事，說說也無妨。云姑是我一生最喜欢、最敬重的。她底丈夫是我同族底哥哥，可是她比我少五岁。她嫁后不过一年，就守了寡——守着一个遺腹子。我于她未嫁时就認得她的，我們常在一处。自她嫁后，我也常到她家里。

"我們住的地方只隔一条小巷，我出入总要由她門口經过。自她寡后，心性变得很浮躁，喜怒又無常，我就不常去了。

"世間凑巧的事很多！阿仁长了五六岁，偏是很像我。"

朱老先生截住說："那么，她說在此地見过成仁，在摩托車上的定是碼生了。"

"你見过碼生么？碼生不認識你，見着也未必理会。"他向着云姑說了这話，又轉过来对着老先生，"我且說村里底人很沒知識，又很爱說人閑話，我又是弱房底孤兒，族中人总想找机会来欺負我。因为阿仁；几个坏子弟常来勒索我，一不依，就要我見官去，說我'盜嫂'破寡妇底貞节。我为两

方的完全，带了些少金錢，就跑到这里来。其实我并不是个商人，赶巧又能在这里成家立業。但我終不敢回去，恐怕人家又来欺負我。

"好了，你既然来到，也可以不用回去。我先給你預备住处，再想法子找成仁。"

思敬并不多談什么話，只讓云姑歇下，同着朱老先生出外厅去了。

当下思敬要把云姑接到别庄里，朱老先生因为他們是同族底嫂叔，当然不敢强留。云姑虽很喜欢，可躺病在床，一时不能移动，只得暫时留在朱家。

在床上的老病人，忽然給她見着少年时所恋、心中常想而不能見的爱人，已是無上的藥餌足能治好她。此刻她底眉也不皺了。旁边人总不知她心里有多少愉快，只能从她面部底变动測驗一点。

她躺着翻开她心史最有趣的一頁。

記得她丈夫死时，她不过是二十岁；虽有了孩子，也是难以守得住；何况她心里又另有所恋。日日和所恋的人相見，实在教她忍不得去过那孤寡的生活。

邻村底天后宫，每年都要演酬神戏。村人借着这机会可以消消閑，所以一演剧时，全村和附近的男女都来聚在台下，从日中看到第二天早晨。那夜底戏目是《杀子报》，云姑也在台下坐着看。不到夜半她已看不入眼，至終給心中底煩悶催她回去。

回到家里，小婴兒还是靜靜地睡着；屋里很热，她就依習慣端一张小凳子到偏門外去乘凉。这时巷中一个人也沒有。近处只有印在小池中的月影伴着她。远地底鑼鼓声、人声又时时送来攪扰她底心怀。她在那里，对着小池暗哭。

巷口，脚步底回声令她轉过头来視望。一个人吸着旱烟筒从那边走来。她認得是日輝，心里頓然安慰。日輝那时是个斯文的学生；所住的是在村尾，这巷是他往来必經之路。他走近前，看見云姑独自一人在那里，从月下映出她双頰上几行泪光。寡妇底哭本来就很难劝。他把旱烟吸得嗅嗅有声，站住說："还不睡去；又伤心什么？"

她也不回答，一手就把日輝底手攉住，沒經驗的日輝这时手忙脚乱，不曉得要怎样才好。許久，他才說："你把我攉住，就能使你不哭么？"

"今晚上，我可不讓你回去了。"

日輝心里非常害怕，血脉动得比常时快；烟筒也攉得不牢，落在地上。他很郑重地对云姑說："諒是今晚上底戏使你苦恼起来。我不是不依你，不过这村里只有我一个是'讀書人'，若有三分不是，人家总要加上七分譴謫。你我底名分已是被定到这步田地，族人对你又怀着很大的希望，我心里即如火焚燒着，也不能用你这点清凉水来解救。你知道若是有父母替我做主，你早是我底人；我們就不用各受各底苦了。不用心急，我总得想方法安慰你。我不是怕破坏你底貞节，也不怕人家罵我乱倫，因为我們从少时就在一处长大的，我們底心腸比那些还要紧。我怕的是你那兒子还小，

若是什么風波，豈不白害了他？不如再等几年，我有多少长进的时候，再……”

屋里底小孩子醒了，云姑不得不松了手，跑进去招呼他。日輝乘隙走了。妇人出来，看不見日輝，正在悵望，忽然有人拦腰抱住她。她一看，却是本村底坏子弟臭狗。

“臭狗，为什么把人抱住？”

“你們底話我都听見了。你已經留了他，何妨再留我？”

妇人急起来，要嚷。臭狗說：“你一嚷，我就去把日輝揪来对質，一同上祠堂去；又告訴稟保，不保他赴府考，叫他秀才也做不成。”他嘴里說，一只手在女人头面身上自由摩挲，好像乩在沙盘上乱动一般。

妇人嚷不得，只能用最后的手段，用極甜輭的話向着他：“你要，总得人家願意；人家若不願意，就許你抱到明天，那有什么用处？你放我下来，等我进去把孩子挪过一边……”

性急的臭狗还不等她說完，就把她放下来。一副諂媚如小鬼的脸向着妇人說：“这回可願意了。”妇人送他一次媚視，轉身把門急掩起来。臭狗見她要逃脫，赶紧插一只脚进門限里。这偏門是独扇的，妇人手快，已把他底脚夾住，又用全身底力量頂着。外头，臭狗求饒的声，叫不絕口。

“臭狗，臭狗，誰是你占便宜的，臭虾蟆。臭虾蟆要吃肉也得想想自己沒翅膀！何况你这臭狗，还要跟着凰凰飞，有本領，你就进来罢。不要脸！你这臭鬼，眞臭得比死狗还臭。”

外头直告饒，里边直嘗駡，直堵。妇人力尽的时候才把他放了。那夜底好教訓是她应受的。此后她总不敢于夜中在門外乘凉了。臭狗吃不着"天鵝"，只是要找机会复仇。

过几年，成仁已經四五岁了。他长得实在像日輝，村中多事的人——無疑臭狗也在內——硬說他底来历不明。日輝本是很顧体面的；他禁不起千口同声硬把事情擱在他身，使他清白的名字被塗得漆黑。

那晚上，雷雨交集。妇人怕雷，早把窗門关得很严，同那孩子伏在床上。子刻已过，当巷的小方窗忽然霍霍地响。妇人害怕不敢問。后来外头叫了一声"騰嫂"，她認得这又斯文又惊惶的声音，才把窗門开了。

"原来是你呀！我以为是誰。且等一会，我把灯点好，給你开門。"

"不，夜深了，我不进去。你也不要点灯了，我就站在这里給你說几句話罢。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这时电光一閃，妇人看見日輝脸上、身上滿都湿了。她还沒工夫辨别那是雨是泪，日輝又接着往下說："因为你，我不能再在这村里住，反正我底前程是無望的了。"

妇人嘿嘿地望着他，他从袖里掏出一卷地契出来，由小窗送进去，說："嫂子，这是我現在所能給你的。我将契写成卖給成仁的字样，也給县里底房吏說好了。你可以收下，将来給成仁做書金。"

他将契交給妇人，便要把手縮回。妇人不顧接契，忙把他底手攥住。契落在地上，妇人好像不理会，双手捧着日輝

底手往复地摩挲，也不言語。

"你忘了我站在深夜底雨中么？該放我回去啦，待一会有人来，又不好了。"

妇人仍是不放，停了許久，才說："方才我想問你什么来，可又忘了。……不錯，你还沒告訴我你要到那里去咧。"

"我实在不能告訴你，因为我要先到厦門去打听一下再定規。我从前想去的是长崎，或是上海，現在我又想向南洋去，所以去处还沒一定。"

妇人很伤悲地說："我現在把你底手一撒，就像把風箏底綫放了一般，不知此后要到什么地方找你去。"

她把手撒了，男子仍是呆呆地站着。他又像要說話的样子；妇人也嘿嘿地望着。雨水欺負着外头的行人，閃电专要吓里头的寡妇；可是他們都不介意。在黑暗里，妇人只听得一声："成仁大了，务必叫他到書房去。好好地栽培他，将来給你請封誥。"

他沒容妇人回答什么，担着破伞走了。

这一别四十多年，一点音信也沒有。女人底心現在如失宝重还，什么音信、消息、兒子、媳妇，都不能动她底心了。她底愉快足能使她不病。

思敬于云姑能起床时，就为她預备車輛，接她到别庄去。在那虫声高低、鹿迹零乱的竹林里，这对老人起首过他們曾希望过的生活。云姑呵責思敬，說他总沒音信。思敬說："我并非不願給你知道我离乡后的光景；不过那时，縱然

給你知道了，也未必是你我两人底利益。我想你有成仁，别后已是閑話滿嘴了；若是我回去，料想你必不輕易放我再出来。那时，若要进前，便得吃官司；要退后，那就不可設想了。

"自娶妻后，就把你忘了。我并不是眞忘了你，为常紀念你只能增我底憂悶，不如权当你不在了。又因我已娶妻，所以越不敢回去見你。"

說話时，遙見他兒子礪生底摩托車停在林外。他說："你从前遇見的'成仁'来了。"

礪生进来，思敬命他叫云姑为母亲。又对云姑說："他不像你底成仁么？"

"是呀，像得很！怪不得我看錯了。不过細看起来，成仁比他老得多。"

"那是自然的，成仁长他十岁有余咧。他現在不过三十四岁。"

現在一提起成仁，她底心又不安了。她两只眼睛望空不歇地轉。思敬劝說："反正我底兒子就是你的。成仁終归是要找着的，这事交給礪生办去，我們且寬怀过我們底老日子罢。"

和他們同在的朱老先生听了这話，在一边狂笑，說："'想不到你老人家底心，还不会老！'現在是誰老了！"

思敬也笑說："我还是小叔呀。小叔和寡嫂同过日子也是应該的。难道还送她到老人院去不成？"

三个老人在那里卖老，礪生不好意思，借故說要給他們办筵席，乘着車进城去了。

壁上自鳴鐘叮当响了几下，云姑像感得是滄海瞎先生敲着“报君知”来告訴她說：“現在你可什么都找着了！这行人卦得賞双倍；我底小鉦还可以保全哪。”

那晚上底筵席，当然不是平常的筵席。

（原載1924年《小說月报》15卷3号）

慕

爱德华路底尽头已离村庄不远，那里都是富人底别墅。路东那間聚石旧館便是名女士吳素霄底住家。館前底藤花从短墙蔓延在路边底烏桕和邻居底篱笆上，把便道装飾得更华丽。

一个夫役拉着拉圾車来到門口，按按鈴子，随即有个中年女佣捧着一畚箕的废物出来。

夫役接过畚箕来就倒入車里，一面問："陵嫣，为什么今天的废紙格外多？又有人寄东西来送你姑娘嗎？"

"那里，这些紙不过是早晨来的一封信。……"她回头看看后面，才接着說，"我們姑娘底脾气非常奇怪。看这封信的光景，恐怕要鬧出人命来。"

"怎么？"他注視車中底废紙，用手拨了几拨，他說，"这里头沒有什么，你且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們姑娘底朋友中，我眞沒見过有一位比陈先生好的。我以前不是說过他底事情嗎？"

"是，你說过他底才情、相貌和举止都不像平常人。許是你們姑娘羡慕他，喜欢他，他不願意？"

"那里！你說的正相反哪。有一天，陈先生寄一封信和

一顆很大的金刚石来，她还沒有看信，就把那宝貝从窗戶扔出去。……”

“那不太可惜嗎？”

“自然是很可惜。那金刚石現在还沉在池底底污泥中呢！”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們为何不把它淘起来？”

“呆子，你說得太容易了！那么大的池，望那里淘去？況且是姑娘故意扔下去的，誰敢犯她？”

“那么，信里說的是什么？”

“那封信，她沒看就搓了，交給我拿去燒毀。我私下把信攤起来看，可惜我認得的字不多，只能半猜半認地念。我看見那信，教我好几天坐臥不宁。……”

“你且說下去。”

“陈先生在信里說，金刚石是他父亲留下来給他的。他除了这宝貝以外沒有別的財产。因为羡慕我們姑娘的緣故，願意取出，送給她佩带。”

“陈先生眞呆呀！”

“誰能这样說？我只怪我們底姑娘……”她說到这里，又回头望。那条路本是很清靜，不妨站在一边长談，所以她又往下說。

“又有一次，陈先生又送一幅画来給她，画后面貼着一张条子。說，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画兒，曾在什么会里得过什么金牌的。因为羡慕她，所以要用自己最宝重的东西奉送。誰知我們姑娘哼了一声，随把画兒撕得稀烂！”

"你們姑娘連金刚石都不要了，一幅画兒值得什么？他豈不是輕看你們姑娘嗎？若是我做你們姑娘，我也要生气的。你說陈先生聰明，他到底比我笨。他应当拿些比金刚石更貴的东西来孝敬你們姑娘。"

"不，不然，你还不……"

"我說，陈先生何苦要这样做？若是要娶妻子，将那金刚石去換錢，一百个也娶得来，何必定要你們姑娘！"

"陈先生始終沒說要我們姑娘；他只說羡慕我們姑娘。"

"那么，以后怎样呢？"

"寄画兒，不过是前十几天的事。最后来的，就是这封信了。"

"哦，这封信。"他把車里底紙检起来，揚了一揚，翻着看，說，"这純是白紙，沒有字呀！"

"可不是。这封信奇怪極了。早晨来的时候，我就看見信面写着，'若是尊重我，就請費神拆开这信，否則請用火毀掉'。我們姑娘还是不看，教我拿去毀掉。我总是要看里头到底是什么，就把信拆开了。我拆来拆去，全是一张张的白紙。我不耐煩就想拿去投入火里，回头一想，又舍不得，于是一直拆下去。到末了是他自己画的一张小照。"她順手伸入車里把那小照翻出来，指給夫役看，她說，"你看，多么俊美的男子！"

"这脸上黑一塊，白一塊的有什俊美？"

"你眞不懂得，……你看旁边底字……"

"我不認得字，还是你說給我听罢。"

陵媽用指头指着念："尊貴的女友：我所有的都給你了；我所給你的，都被你拒絕了。現在我只剩下这一条命，可以給你，作为我最后的礼物。……"

"誰問他要命呢？你說他聪明，他簡直是一条糊塗虫！"

陵媽沒有回答，直往下念："我知道你是喜欢的。但在我归去以前，我要送你这……"

"陵媽，陵媽，姑娘叫你呢。"这声音从园里底台阶上嚷出来，把他們底偶語冲破。陵媽把小照放入車中，說："我得进去……"

"这人命底事，你得对姑娘說。"

"誰敢？她不但沒教我拆开这信，且命我拿去燒毀。若是我对她說，豈不是赶螞蚁上身！我嫌費事，沒把它燒了。你速速推走罢，待一会，她知道了就不方便。"她說完，匆匆忙忙，就把疏闌的鉄門关上。

那夫役引着拉颯車子往别家去了。方才那张小照被無意的風刮到地上，随着落花，任人践踏。然而这还算是那小照底幸运。流落在道上，也許会給往来的士女們撿去供养；就使給無知的孩子撿去，摆弄完，才把它撕破，也胜过讓夫役运去，葬在拉颯岡里。

統一書号：10019・884
定　価：0.80元